

黑城諜窟



竹友王 者譯 J. P. PRIESTLEY 著原

P. Priestley 原著
王友竹 譯

黑

城

窟

(一個描寫戰時並為戰時而寫的故事)



美
學
出
版
社

再說明一下：我的姓名是亨弗理。
年。我自認爲是加拿大人，
因此我在那裏入學讀書。

溫哥華 (Vancouver)
在祕魯和智利
格大，體重大概有一百

我性格之趨於陰沈，無疑
牙母發了一位名叫瑪拉吉

院，心裏頗覺
這是一家人的遭遇。

性格之趨向陰沈是算其的。而且亨弗理，
持久的陳跡了。因此，如讀書中所希望的是良

晨美景，賞心樂事，那是不可能的了，還是另覓高明的好。

現在我要簡略的把我加入防諜部門工作的經過解釋一下：同我一起在祕魯和智利爲西利——魏伯克工廠服務的德籍猶太人羅森達爾，和他的嬌小美麗的維也那籍妻子米齊是我的最好朋友。那地方的納粹黨員把他們夫婦殺害，我把那一羣壞蛋完全捕獲，其中祇有一個脫網，而脫網的那一個却是首領。他逃到加拿大，我跟蹤到加拿大。到了加拿大，我失掉了他的踪跡。後來戰事發生，我馬上坐船到英國，想在工兵隊裏找一個職務。我逗留在倫敦等待申請成功的期間，忽然發現我從智利跟蹤來的那個人。他現在自稱是荷蘭人。我把這個消息報告上去，接到命令去見部裏的老奧斯特威克，隨後我發現自己上了圈套，從此暫時加入防諜工作。那時陸軍部仍然不給我工兵隊裏那個位置——我現在明白此舉是由於防諜部從中作梗——因此我同意再多做點捉間諜的工作（大多在國外），我在一九四〇年的冬天回到英國，成了部裏的一個正式職員。部裏給我的任務，使我奔馳於倫敦利物浦格拉斯哥之間，頗爲忙碌。如果你以爲我把夜晚的大部份消磨於此三大城市中設備奢華的屋子裏，仔細盤詰像女電影明星一樣漂亮的女間諜上面，那麼我說你是錯了。

真的，我不大喜歡這種工作——大部份是討厭的，雖然現在我明白自己軍隊裏通過更討厭的生活——但是我忘不了羅森達爾夫婦，忘不了自己在各處看見的希姆萊的手段，並且痛恨納粹，因此種種，纔使我耐心的度過一些悠長的黑暗階段。而且我目前毫無機會可以從事於

自己的職業，在一個文明的世界上做點文明工作；但我對於格萊特里這種任務特別感覺不快。事情的起首是這樣的：不久以前，我剛回懸游赴太平洋岸的往途，心裏熱烈希望再去一次。現在在不列顛的這個島上，已開始感覺拘束與無活動餘地，總是在擁擠的火車上做著同一的單調旅行，到處聽著同一的談話，因燈火管制而黑暗的夜晚，使我覺得氣悶，我希望重新得到空間與光明。但部裏的新政策是派遣人員到他們未去過的地方，我之被派到格萊特里，正因為我不認識格萊特里，而格萊特里也不認識我。因為這樣，冒充某人而不需做一大片謊比較容易，而且工作可以一新心目。

我對於格萊特里所僅有的一點知識，不過知道那是北米德蘭一個戰前約有四萬人口的工業城市，知道從那裏嚴重的洩露軍情報，此事表示有普通第五縱隊和一個真正納粹間諜的存在；然而那裏不是一個沒有任何敵方組織順利工作的好地方，因為規模宏大的特許電氣公司設在那裏，而且目前正在出產著新式超旋風式飛機的碩大無朋的新伯爾頓——史密斯飛機製造廠就在市外，加之有幾隊重轟炸機駐在距那裏不很遠的地方。如果你曉得如何處理你的情報，那麼你在格萊特里留心察覺，眼裏看的，耳朵聽的，對於軸心都可以有很大的好處。我曉得軍事情報第五縱隊特別支部都在那個城市裏有他們自己的人员。這些人員應付著慣常工作，但是有幾分證據證明格萊特里本身或其附近地帶是給軍情報人員的傳遞機關之一，一個小的間諜總部。我當然曉得那證據，但證據雖有，而不足以憑此有所舉動。其實有此證據

，等於大海撈針，我們僅僅確知海中某處有幾根針而已。我在臨離倫敦之前，對老奧斯特威克也這樣講。

「不錯，可是你人雖不特別聰明，倪蘭」，他說，涎牙笑着，向我露出兩條黃腿。「你臉皮厚不厚乎，而且走運，辦這件事要靠運氣，而你一直就福星高照」。

「假如我真走運的話」，我對他說，「我現在早已動身到太平洋岸却不是被派定到什麼臭格萊特里去了」。

他給我一封寫給格萊特里特許電氣公司工廠廠長的介紹信。信寫得很好，但不用說信裏當然沒有提到防諜部，而且也沒想說明一個土木工程師能在一家大電氣工廠裏做什麼事情。不過部裏的主意，叫我到了之後，要早拿着那封信去見廠長。假如看情形他們似乎願用我的話（可能似乎不很大），要我要求過分的待遇和希望，如此趁公司董事會來決定之前，我可以逗留着不走。

這時是一九四二年的二月。你曉得當時的天氣如何，戰事消息如何，一般生活狀態如何。因此可以想像當我在聖班克拉斯車站上了開往格萊特里的火車的時候，感覺到一肚子的不高興。我坐的是頭等車。不久車上其他的五個座位都坐滿了人。在遠離走廊的那個角裏和我坐對臉的是個長頸的俊俏女人，穿着貴重的鑲着毛邊的靴子，戴着貴重手套，隨身帶的毯子足拱到冰天雪地的拉布刺達旅行之用。在她的下等，是個雙頰粉紅上點年紀的傢伙，大概是

幾個董事會的董事，而在暗中幫助着鬆弛國家的作戰努力。他下手是個空軍少校，正用全副精神讀一本引人入勝的廉價小說。在我這邊和他對臉的，是個尉官。像許多尉官一樣，也留着一撮看來似乎是假的小鬍子（我心裏奇怪是否所有這種整齊一律，樣子可怕的小鬍子，都是一種壞的意識，我懷疑是的）。他正在很仔細的讀晚報。在他的下手，那麼就是在中間，同時也是在我的下手，是一個黑胖子，把他所有的鑽戒一類的寶貴東西大部份都帶在身上，在人前炫耀。頭上發出高貴髮油的氣息。他或許是在一個外國政府裏做事，也許是在拍攝英國影片。車上冰冷，我們輪流的頓脚或是拍手搓手。火車開出進入凜冽的蒼茫夜色之中。

大家沉默了有一個鐘頭光景，沒有一個人講一句話。過了一個鐘頭光景之後，窗幕已經拉好，車頂的暗淡燈光照得我們個個都顯有病容，個個顯出神祕樣子。坐在我對面的那個女人，閉着眼睛，但不能讓人以為她已經睡着。我閉着眼睛，可是不能夠入睡。那個雙頰粉紅上點年紀的傢伙，開始向另外那三個男子談起話來。並沒有人問他，他自動的告訴那三個男子軍事發言人與英國廣播公司報告員對他講的話。他講這種沒有多少意義的話，還不如給他們三隻熊的兒童故事。日本人絕不會拿下星加坡，大量援軍已在途中，美國艦隊就要有驚人動作。那兩軍官很有禮貌。坐在我下手的那個剪了毛的亞述皇帝（譯者按：意即指該黑胖子，剪毛謂其面容光潔，無鬚皇帝謂其炫耀財富，亞述指其膚色或黑），顯然不以為然，但因為本身是個觀光的外國人，按照理智，便反駁諸如此類的一切無稽之談。因為你永不會

知道何時何地可以聽到這有用的消息，而且我聽得一切可以得到的消息好開始這橋樑萊特里的工作，所以我照例留心聽着，而且不久由話裏聽出，我們這班兩頰粉紅的朋友同特許電氣公司有點關係，雖然他沒有詳細說明。至於那班、紳士、軍官等人物，却一直没表白出來。大概他那大批行儀是差遣了偽造的女員來向這班紳士的訂單。但我深深曉得他，外國人味道太明顯了。因此引起我興起來。在何處如此這般實際的變遷跟法都要失敗，其中緣故僅僅因為此地的普通警察對於一切精巧手段一概不懂。因此任何過心聰明的納粹間諜，想明顯的假裝一個兇惡的外國人藉此可以混過去要下欠嚐到窗風味。不過現在差不多是我加入談話的時機了，因為依照我歷來經驗，我知道說明自己希冀旁人以爲自己做着的事情永遠是有利益的。這樣對於你要在某地扮充的人物之裝扮，縱然在你未到達某地之前也是有裨益的。

因此我在他們談話中隨便插了一兩句話之後，講明自己是剛從加拿大來，現在此行目的是謀求格萊特里一家大公司裏的一個位置。我講的時候，故意做出一點吹牛而緩慢的神氣，因爲目前差不多的人都喜歡來這一套。我問了幾個關於格萊特里的問題——有沒有一家過得去的旅館？以後能否租到房子？等等一類的話。那個粉紅臉的傢伙和那個尉官（爲了使人知道關於他家鄉的情形暫時撇開晚報）給了我需要的答覆。那個青年空軍軍官還是讀他的小說不加理會。我並不怪他。接着我注意到在我對面那個女人已不再閉着眼睛請而是直挺挺的坐着。

，那條長頸子從她的皮衣中伸出來，就好像她是一隻鳥，正在狠狠的用眼盯着我。她這樣直着身子看着我有一兩分鐘光景之後，同坐在她旁邊的那個老粉紅臉談論起他們所曉得的各色人物，依我推測，被他們所談論的，十之八九都是格萊特里當地的巨頭們。但她在談論期間，不時向我這方面投射一兩個疑惑的眼波。

時間又過了一點鐘。坐在中間的兩個年紀較大男子都已經打起瞌睡。兩個青年軍官全神貫注在書報上面。在我開始打盹的時候，對面那個女人突然大大的睜開了眼睛，臉上浮起微笑，向前俯身，輕輕的說：「你怎麼剛從加拿大來嗎？」

「是的」，我告訴她。「幹什麼？」大概我要聽她絮叨的講她那兩個現在加拿大的了不起的孩子，她或許甚至要問我看見了他們沒有（譯者按：此指大批英國兒童因避德機轟炸疏散至美加等地）。

「因為」，她聲音非常之輕的說，「我無意中注意到你，大約在半年以前，有一天晚上在格拉斯哥中央飯店的法國餐廳裏吃飯。事實上，你當時是同一個我稍微有點認識的人一起吃飯」。

當然對此問題可以有許多答復，但是我不能不選其中最妥當的，而且要選擇得快。不過我在答復之前，抽空注意到其餘同車的人沒有一個在傾聽着我們的談話。那女人仍然向前探着身子，臉上帶着微笑，兩眼盯着我，不過現在她裝出一副非常天真無邪的特別神氣；這

爵神氣我本可以與高采烈的個耳光把牠打掉。

「你敢說你沒有認錯嗎？」

「有十分把握」，她說，又加上一句帶點吹牛我不高興聽的話：「我對於記人面孔特別有本領」。

我想記起她在格拉斯哥看見我同他在一起的那個人是誰，雖然那多半不會是位什麼重要人物。同時我又閃避了她的問題。「我說我剛回來，我並沒有講什麼時候去到加拿大。現在仍然有船從格拉斯哥開，你曉得」。

「當然。你也許就在當時正預備坐船到加拿大」。

「一點不錯」。現在那人是誰是無關緊要了。

她把身子又向前探了一兩吋（現在與其說她像一隻鳥，不如說更像一隻有絲綢氣味的貓）低聲說：「可是你看我又注意到你——我不由得要注意人的面孔——在倫敦米拉白爾餐廳吃飯——欸，不到三個月之前，你那時不會在加拿大吧，是嗎？」

我搖了搖頭。「對不起！你第一次說的對，可是這一次却不對」。但是當然她是對的，而且她曉得我曉得她是對的。我對這件事應付得極不得當，雖然此事也許有莫大關係，也許毫無關係。

現在她拱起了那條長頸子把身子仰回去，同時仍然很感興趣的注視着我。我目不轉睛的

著着她。兩個人沉默了一兩分鐘，隨後她問：「你要在格萊特里久住嗎？」我告訴她我不曉得，因為那要看我是否得到所謀的位置而定。我說的無疑的是實心話，而我說時的腔調也透露其誠懇。

她點了點頭，接着掏出一張名片伸手遞過來：「我很抱歉這樣好奇，不過我注意到你在格拉斯哥之後在倫敦曾把另外一個人認成是你，這件事很使我弄不明白，這很不像俄國辦事所為。我記不得以前有過這樣事情。因此，如果你忽然想出汗個解釋的理由的話，也許你還和個電話給我，出來吃杯茶酒。我住的地方離格萊特里不遠，實際上，離柏爾頓廿一號密斯飛機製造廠很近」。

事情經過如此。她閉上眼睛，嘴角上仍然留有一個微笑的謔語遺痕。同時我把那張仍然沒有看的名片滑到背心口袋裏，穿上我的沉重大衣，心裏覺得自己對於這格萊特里的任務出焉不利，覺得或者對於自己已被賦與此種任務而感覺着如此不快，對於自己的工作失掉興味，加之那些討厭的戰事消息使自己鬱鬱不樂。縱然在你未到達某地之前就裝扮一個腳色固然可以，但在這個並非傻子而且認識當地所有的人，恐怕每天從早談到晚的女人眼裏，我已經成了一個拙笨的說謊者，而尤其糟的是成了一個神祕人物。其餘同事的人們當中，有聽到我們談話的嗎？那兩個青年仍然用心的在那裏看書看報。粉紅臉在輕和的吹着鼻息。可憐當我轉過頭去看我左邊那位黑先生的時候，剛剛趕上看見一隻滿是油光的厚實眼皮閉在他的右眼

上。如此說來，他是在偷聽了。此舉也許毫無關係，但是絲毫不能改善一個任務的惡劣開始。照此情形看，到了一個禮拜結束的時候，我勢必要嘴上戴着假黃鶯子，身上貼着告白，游行格萊特里的大街來宣佈我是防護部裏派來的了。幹得好，倪蘭！

我假裝睡覺。過了約有半個鐘頭之後，我看見對面那個女人分明同我左手那個胖外國人會心的交換了一兩眼。我自然看不到他，因為我仍然假裝睡覺；不過看見她的舉動，確信他們一定彼此認識，確信也許以後他們要在某處相會；但是他們不願其餘我們這些人聽得他們熟識。不管他們幹的什麼勾當，反正絕對不是戀愛，因為她並沒有投給他那種柔情似水的秋波，看情形倒像二人搭夥做什麼生意。黑市嗎？依我所能想到的一切，我推斷這種玩意可能性最大，我並且斷定在未出一個禮拜之前，我會收到那位女士的請柬。

我們的火車到了格萊特里。格萊特里似乎也同許多此類較小的工業城市一樣，也有那樣一個可憐的小車站。我剛能够認清路走到出口處，但出口之外是一片漆黑。現在我痛恨各地的燈火管制，這是此次戰爭的錯誤之一。燈火管制有令人虛怯，慌亂，心裏想到慕尼黑的地分。假使我能隨便的話，我寧可冒險直到敵機已降臨空的時候，也不願忍受每天這種黑暗街道無窗牆壁的痛苦。燈火管制有點令人丟臉，我們絕不應該讓那些黑心無賴們把世界的一半弄成黑暗。這不管怎麼顯示他們的威力。當那些瘋子們想到我們在暗中摸索如了他們的心願的時候，我們幾乎可以聽到他們的咯咯笑聲。我們製成一種黑暗來配合他們那些黑心爛肺

的深處的黑暗。我曾訴你，我痛恨燈火管制；但是格萊特里的燈火管制是我所見到的之中最壞的。車站差不多像用藍氈氈子裹起來的一樣，你也許會出站走了多遠而尚未發覺。

三輛汽車——我想我看見那個長頸女人跳進一輛車子裏面——迅速開走，大概走過一座橋上，所以發出一種尖銳的聲響。汽車過後就一無所有了。站上沒有一輛搭客汽車。我預先會寫信給市場街的藍坡旅館定一個房間住一兩夜，現在祇得在漆黑之中去找那家旅館。我折回站上抓住一個腳夫。他對我雖然有幫助，但總是用手東指西指，就好像我們是在一個七月的中午眺覽那不勒斯灣似的（譯者按：地中海那不勒斯灣以風景之美著稱於世）。我用心記着他所指示，提着沉重的皮包，很吃力的離開了車站。地上四下裏有雪，但雖然如此，外面仍是黑的。看天氣，雪還要下，空氣濃厚濕冷。我兩次拐錯了彎，誤入此路不通的死巷，但終於一個警察指示給我正路。

我們並不時時刻刻的面對着此次戰爭。事實上，我們大部份時光實在是在躲避此次戰爭的巨大駭人的現實，而僅僅想法同戰爭帶來的種種不便與限制妥協。但往往當我們疲乏沮喪的時候，牠的全副重量會突然壓在我們身上。到了此時，就好像你從噩夢中醒過來，發現你自己正在海陸走路一樣。我那天晚上在格萊特里往那家旅館去的路，就深深的有此時的感覺。戰爭的現實，像一座倒塌的塔似的落在我身上。我的內心有人——既不是亨弗理·倪爾，恐怕他的臭皮囊受損，也不是英國民族中之一人窺懼他的財產受損失——在戰慄驚呼，看到

面前有一個愈來愈寬的巨大幽黑陷窞，男人，女人，房子，整座城市都滑落下去。這是一個惡魔勝利的幻影，這是開放地獄的概念。在我們過去甚至連作夢也從沒有想到的宇宙之黑暗一面，有人在扯線做傀儡戲。於是我們舞蹈，而接着滑落下去。一切東西都隨同我們倒塌。禍端並不肇始於那些混帳的納粹（我固然痛恨那些藏在暗室裏的匪徒們，但不想替他們鋪張揚厲說得過甚其詞），不過納粹們僅僅最先被鉤在線上罷了。他們能够把你推進那個愈來愈寬的陷窞，那道下通地獄，熱汽蒸騰的黑暗之淵；但他們不能夠創造牠。如非我們合力把牠創造出來的話，就是有人已經擺脫枷鎖的龐大的黑暗勢力。然而不論是誰創造出來的，反正牠已經擺在那裏。而且現在我覺得已經走到牠的邊緣，全格萊特里都瀕臨牠的邊緣。格萊特里全體市民中的幾個——在街角我和他撞個滿懷的那個傢伙，也許就是其中之一——正在努力於把我們從邊緣上推下去。這裏在燈火管制的黑幕之後，潛伏着邪惡之中的邪惡。但是在什麼地方呢？

藍坡旅館是皇家砲兵隊和空軍武官（？）介紹的，而且我想旁人也不會介紹。但是這家旅館住得人滿滿的。旅客接待處的那個女人告訴我，我的房間祇能住兩夜。我看過那個房間之後，因為牠既冷又不流通空氣，覺得兩夜已經够長了。住過兩夜之後，我可以找一個人類住的地方。我剛趕上晚飯的尾巴，這頓飯似乎完全是用麵糊調製成的：有麵糊湯，裏的麵糊魚蔬菜和馬鈴薯，此外還有一個麵糊布丁。不要以為我是對戰時的訂口發糧發牢騷，我敢打賭藍坡旅館的飯食，即在平時也不會好多少。其毛病所在，是那位旅館主人卜倫伯少校，恐怕從檳榔嶼的警察界退休回來之後，不是他來維持旅館，而是讓旅館來維持他。我看到他同他太太，都是古板板的瞪着兩隻金魚眼睛，大人先生般的坐在食堂裏，假裝這旅館是他們的鄉間別墅。但按理講，他們早應該親下廚房，捲起袖子替我們做一餐道地的飯纔對。但是我不要絮絮叨叨的講英國那些卜倫伯少校一類的人物了。我不喜歡他們，同時我希望他們不要假裝開什麼旅館。

飯後我走進旅館自己附設的酒排間。那裏因為缺少飲料的緣故，要到八點纔開門，不過此時已經很熱鬧了。沒有威士忌，人們喝着紅葡萄酒、杜松子酒和啤酒。那裏有一些空軍

陸軍軍官同他們的女友，多半是四個人一桌。另有幾個安靜的中年人對着面前的啤酒在想什麼心事。此外是我馬上就看出來經常來的一羣，獨佔酒排間的一角。我要了一份啤酒，坐在那羣人的旁邊，把每個人都打量一番。其中兩個是軍官。兩個之中的一個，是個紅臉上尉，已經有點醉意。再就是一個身材細小上點年紀的平民，說話聲調高而做作，吃吃笑起來像個女子。似乎由他招待那一羣人。兩個女人：一個肥胖呆板，看樣子似乎有點忸怩不安；另外那一個比較年輕，比較伶俐，生得很好看。漂亮的那個，生着一個有點長而令人有唐突之感的鼻子，兩片豐滿的嘴唇，這兩片唇就在她不言不笑的時候，也急切地開着，準備下一次開口說話或是笑。我覺得的確我以前在什麼地方見過她，而且當時的環境和目前比非常不同；但我想不起是在什麼地方。這使我感到煩惱，而且我總是看她。她注意到我的舉動，我相信在她轉過身去又笑起來之前那短短的一剎那間，我看到他那雙無所畏懼的眼睛裏有一絲驚惶神色。那個紅臉上尉也注意到我在瞪着眼睛看，因此心裏不高興。

最初這羣人的談話中心是他們當中的一兩個——特別是那個漂亮活潑的女子——在聽起來好像是在什麼「黑花王后」的地方（大概是類似路傍旅館）參加的一個集會。談話中有打趣吃醉了酒或是有戀愛象徵的人們的一類普通笑話。此外並且稍微提到了一位霍思孟太太。據我推測，這位太太當時必是出門不在家，是一個非常機警而帶點神祕性的女人，因此我把霍思孟太太記下來。隨後那類無謂的玩笑話談得更起勁，話裏帶着「性」的含意，還是旅

館酒排開變成羣人們的特色。這羣人之中，唯一有機智的人是那個年紀稍老的三色菓（譯者按：三色菓（Tris）有紅白黃三色，此處借指白理高之紅頰白齒黃膚也），我注意到他的雙頰抹了胭脂。我並且注意到他除了表面打雜裝小丑之外，開口骨子裏總是諷刺英國的作或努力。他和當明顯的表示，我們與納粹作敵的企圖是荒謬的，雖然他所愛用的代替字眼是一「悽慘」。他並且有許多錢可以揮霍，而且他不是傻瓜，這位白理高先生——我聽見他們這樣稱過他。我開始尋思是不是自己幸運之開始進行就找到了正路，而且我以前曾在什麼地方見過那個女子呢？

「聽講」，那個紅臉廚突然轉過身來靠在我的桌子上說：「我們不是什麼棒球隊，你要曉得」

「我並沒有以為你們是棒球隊」，我對他說，心裏馬上討厭他那滿佈紅絲的豬眼瞼。
 「喂，富爾克！」那個胖胖的女人警戒他說。她對另外顯然她丈夫的那個軍官做了個姿勢。

「你已經弄得這位女士不安了——那樣陪着她看注」，弄上長精禮說。

「不，他並沒有，富爾克」，那女子說。接着對我說：「這絲毫沒有關係」。

「不，有關係，希拉。讓我來料理這件事」

「你打算料理什麼？」我問他，無畏的我臉上的神氣和心裏的感覺同樣亮不黑。」我

偶爾住在這家旅館裏，如果閣下不高興我坐在此地，那麼就請換個地方。」他媽的，我們爲什麼要換地方？」他碎的一聲打了桌子一下，把我的啤酒潑出來一些，我真想把杯子裏剩下的啤酒潑在他那張渾蛋臉上。

古怪的白理高先生當時正在不嫌麻煩的輪次替每人要各種酒。現在他注意到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向我微微一笑，露出了一疇好像磁做的白牙齒，接着在富蘭克肩上拍了一下。「喂，喂，富蘭克，你不要搗亂，否則不要再喝了。不要怪他，我的先生。他再喝一點就會覺得好點了」。

現在看我的了。因爲我也向白理高先生微笑了一笑，告訴他沒有關係。他一定要叫我加入他們一夥，因爲他當時正在付他那一輪酒的錢。旁人難於反對，雖然富蘭克那位朋友臉上仍然帶着悻悻之色。這個提議自然正中下懷，於是我加入他們一夥坐在生爐一個圓形桌子的那個女子下手。那女子的一隻眼睛是閃光的深藍色，比另一隻的顏色稍深一點，這一來更使我確信我以前在某處看見過她。她的姓名是希·拉賈賽德，是一位少校的太太。她丈夫那天早晨離家受訓去了。

「你在這裏做什麼？」她問我。她仍然保持着她那種言浪的態度。但當她向我轉過臉來的時候，我覺得我注意到她的眼睛裏露出謹慎神色。

我把先前講的那一套告訴了她。我最後說：「所以我明天下午要到特許電氣公司去看工

「廠廠長」。

「那是什麼人？我應該知道」，她嚷着說。

白理高先生曉得：「特許公司的嗎？怎麼，親愛的，是席嘉穆先生，你記得，那個煩惱的小個子。因為他永遠得不到供應部的一個答覆，他當然有理由煩惱。各種各樣的祕密東西，攔在他的工廠後面，在那裏生鏽，然而他們却拿不定主意是否叫他繼續製造還是停止製造，真慘，不是嗎？」

這個小怪物講完之後，露出他那嘴白牙向我們笑了一笑，就好像我們並不是在那裏爲生存而作戰，而是組織渾散的從事紙牌比賽。

「伯利」，那女子嚷着說，「你真糟透了。我前幾天聽見達靈頓上校對萊恩奈爾講，他以爲你是個第五縱隊」。

「希拉！」另外那個女人說，「真的！」她除了這些警戒話之外，差不多沒有講一句旁的話。

白理高先生這次面容嚴肅起來。「我反對這話。不，親愛的，我不是開玩笑。我的確反對」。

「很對」，另外那個軍官說。此時富蘭克在屋子那頭某個地方。

「僅僅因爲我想尋開心」，白理高先生悲傷的繼續說，「而不時時刻刻的假裝愛國」。

真的，這太糟糕了。我要對達靈頓上校這樣講。我們不能處處儼作出來好像我們是不列顛的兄弟。我們的外表甚而不能全體都像達靈頓一樣，他看起來又紅又白又藍的」（譯者按：紅白藍係英國國旗顏色）。

這一番話聽得希拉非常痛快。她大概有點醉了，而且無論如何，她是一定要讓大家始終保持頂熱鬧狀態的那類女子。或者她是醉了嗎？我以前在什麼地方見過她？

我作東給大家要了一輪酒，然後我問達靈頓是什麼人

「當地巨頭之一」，希拉信口的說，不再感到興趣。

「他是特公司董事會的董事」，白理高先生說。他正像我的推測，曉得每個人的一切。並且是本地保守黨的一位大人，向來一有機會就對我們講要「努力從事」一類的話。而且我想他在本地國民軍裏還擔任某項職務。但是我問你，僅僅因為我喜歡開點小玩笑就認為我是第五縱隊有沒有這個道理？」

我去訴他們我覺得此地民衆已經不再談論第五縱隊了。

「不錯，他的確已經不再談論了」，那個軍官說（他是一個蠢貨），「我要說所有的第五縱隊都已經領鑰入獄了」。

「我不這樣說」。希拉搖了搖頭，顯出一個美麗而無頭腦的人兒突然嚴肅起來時那種極端深沉的神氣。「有幾十個在各處」

「你怎麼知道，希拉？」

「不要管，可是我知道」。

當我抬起眼皮來望了白理高先生一眼，他馬上蹙了蹙眼。他的眼睛顏色非常之淡，嵌在那張皮蛋一般擦得圓臉的臉上，看着非常特別。他兩身上面的頭髮是灰的，但他戴的假髮却是純褐色。

「代瑞克和吉蒂在那裏」，希拉嚷，隨即同他們跳着跑過去。我看着她走開，心裏仍然爲着她煩悶。

「好一個嬌媚動人的女孩子」，白理高先生說，然而說時的微笑和眼睛的睨視却反駁他的話。「我們全都喜歡希拉，不是嗎，傅來思太太？這樣活潑，這樣有趣！被發配到此地來的一位文官，前幾天告訴我，有時候祇有靠偶爾能賞錢賞錢她那兩條美妙的腿纔使他不想要自殺」。

傅來思太太又來警戒人了。

「在她未嫁萊恩奈爾·賈賽德之前，很受了幾天磨難」，傅來思太太誇大的說。「小小的年紀在印度出嫁——可憐的孩子——後來她丈夫突然死了。永遠忘不了這樁事」。

「不會」，傅來思太太說，她端杯黃湯下肚之後，準備來點傷感。「我時常看見她眼裏突然含滿了淚，她說過她不由不記起在印度最後那些可怕的日子；當然她並不是目前不很快

活」

「她嫁給賈賽德少校辦得很得當」，白理高先生莊嚴的說。「他很有錢，而且當然不必講是老弗蘭西斯·賈賽德爵士的姪子。你曉得」，他對我補充說，「格羅斯志的賈賽德家」。

我告訴他們我從來沒有聽到過這家人家。格羅斯志的賈賽德家的名聲恰恰沒有傳播到美洲草原這樣遠。傳來思家夫妻倆聽到殖民地這類缺點有點促促不安，但我想白理高先生向我這方面霎了霎眼。「我以前在什麼地方見過她」，我附加了一句。

「你所以那樣狠狠的看她，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嗎？」白理高先生輕輕的問。

「是的。本來沒有關係；可是你明白這一類的事情多麼讓你煩悶」。

假如傳來思太太記不起何時何地見過一個人，那她要煩悶好多天。她要求她丈夫加以佐證，於是她丈夫告訴我們他的確見過她那樣一閃就是好多天。想起她那副樣子一定很便人生深刻印象。接着傳來思太太聲明他們該走了，我想是現在是輪到她丈夫存東請大家吃一巡酒了。他們夫婦離開了酒排間。

我正在納悶現在剩下白理高先生和我兩個人他要如何舉動。正像我所預料，現在他的態度嚴肅起來。

「幾次三番，倪蘭先生」，他開始說，「我注意到你眼光中露出懷疑我是在此地做什麼」。

的神氣。你自己是個聰明人——哦，我一見你馬上就曉得——而且你可以看出來我也是聰明的——哼？」

「是的，我看得出來」。

「所以你奇怪幹麼我對這些當然完全非同類的人們裝傻子。但實際情形是，倪蘭先生，我非鬆散鬆散精神不可，不管這種舉動多麼愚蠢，想法逃避開這個可怕的戰爭。我過去在倫敦有個小小的藝術陳列館，可是後來被炸壞了。因此我搬到此地來，因為有一位老朋友借給我他那所剛剛坐落在市外的小屋——地方當然不像話，可是當在這種時候，還能存什麼奢望？我時常賣掉一幅畫或是出銷一件古老家具這樣維持生活，但實在說起來，自然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他嘆了口氣。小說中的人物總是嘆氣，但在實際生活中人們却很少這樣，可是現在白理高先生却嘆了口氣。「所以我時常討這錢來，不然就到『黑花王后』那裏去——那裏比較有趣得多，而且飯菜和酒也好多——談一兩個鐘頭無意義的話。格萊特里是個可怕的地方。實在是見過的極糟的小地方之一。你對牠的情形完全不明顯吧？」

「是的，我還沒有看過。不過將來對我總會過得去」。

「不錯，當然哩，有工程等等類的工作。但是對於我這個一向設法在美的東西當中過生活的人，這簡直是死亡——像這個可怕的戰爭一樣，坦白的告訴我，倪蘭先生，你以為我們有勝利的萬一機會嗎？」

「我講了幾句使他大為驚訝的話：『萬一有機會，你真讓我稀奇，白理高先生。怎麼，我們不會失敗。看看我們的一切資源人力——大英帝國，英國，俄國，中國。』」

「不錯。我曉得，這是他們千篇一律的講法。但是有時候我看起來——當然我對於這件事什麼都不懂——我們忘掉在資源未變成軍火以前，資源並算不了什麼；而且甚至於已經變成軍火之後，除非用之得當，不然也沒有很大的作用。可是軸心國家的確似乎知道怎樣運用牠們的武器，不是嗎？而且他們能够組織。我們似乎已經失去了組織能力」。

「哦，我們的情形愈來愈好了」。

「是嗎？我很高興聽你這樣講。然而——」白理高先生說到這裏把聲音放低——「我在這裏或是在『黑花王后』那裏遇到這樣多的空軍陸軍軍官和參加作戰生產的人們，我聽到這樣多關於缺少效率，愚蠢，和官僚文章的可怕消息，實在有時叫我非常灰心喪氣。而現在僅僅因為我說話坦白，你就要說我是個『五線』」。

「不，這是沒有關係的，白理高先生，我用一種率直懇切的態度對他說，表示我的臉沒有一頓厚。『用不着辯解，我想我們誰都有時候那樣感覺』」。

「你的話可分發美國人的口氣」，白理高先生說。他閉緊嘴巴，不受任何人的欺騙。「那天晚上你來同我吃飯，我們把這些問題好好談一談好嗎？」

「我很願意，白理高先生。多謝。可是說起來，我認為這裏的飯菜不大高明」。

「是的，『黑花玉后』那裏的飯菜要好得多。我們將來上那裏去。一兩天之後，假如對你合適的話。唔，希拉又來了，一肚子的壞。」

希拉堅持要作東請大家吃一巡，但是白理高先生說他須要去會一個朋友，於是點頭微笑着走了。

人們同一羣人瞎說一陣之後，到了孤獨的祇剩下自己和一個不十分熟悉的人在一起的時候，差不多總是想莊嚴的。不過此時他們比在人羣裏喋喋不休的講話時更為謹慎。現在希拉就在這種狀態之下，

「他們小夥子們以為他是個老糊塗虫，然而他的確並不是。」

「不是，我曉得他不是。」

她狠狠的看了我一眼，我不能斷定她是否有點醉意，她有那種叫人難以判斷的態度。「我想你或許已經注意到了」，她慢慢的說。「但是這些小夥子們大半都這樣蠢，而且——天呀——這樣呆板。你呆板嗎？」

「是的，我呆板。」

她把一隻炙熱的手放在我的腕上。「不，你不，或者你不會說你是的。祇有令人氣悶的討厭鬼們以為他們讓你興奮的發狂。幹嘛你剛才那樣釘着看我呀？」

「我心裏奇怪以前在什麼地方見過你。」

「我也這樣想，我的意思是說，那是心裏有什麼疑惑的那種瞪眼看人法，唔，讓我們想想看好嗎？我在印度好幾年，你要曉得，我頭一個丈夫死在那邊，很突然的」。

「是在什麼時候？」

「剛剛在戰事發生之前，在賣素爾。但是我不願談論這件事。你以前到過那裏嗎？」

「沒有，」我說，「我從來沒到過印度」。

靜默了一會。「噢？」她突然憤憤的問。

我莊嚴的看了她一下。「噢什麼？」

「什麼緣故你那樣看我？你幹什麼？」她質問，聲調高起來。

「這是幹麼？」富蘭克回來了，也是滿有戰意。她很費一番心思的聳了聳肩膀，然後轉身離開我們兩個。她這樣一來似乎決定了富蘭克的舉動。顯而易見的富蘭克完全沒有考慮到他大約比我年輕十歲這一點。但在當時我自己也沒有大注意到。

「到外面來」，富蘭克說，面孔差不多已經漲得發紫。

我看到現在態度已變得溫文的希拉從櫃台後面那鏡子裏留心看著我們。她那兩隻奇特的大眼睛閃爍的發着光。眼前有熱鬧有趣的玩意可看。我覺得我把富蘭克打發了之後，真想回來狠狠的打她一個耳光，使她在那一星期餘剩的幾天裏不能出門。「當然」，我對富蘭克說

。「你前面領路」。

我們從一道後門穿出了人們停車的場子裏。場子裏多少有些燈光。「現在聽我講」，我對他嚴厲的說，「你既然這樣表示態度，好，那就這樣辦，況且你已經醉了」。

「你侮辱了一位和我在一起的女士」，他宣佈說，「而且無論如何，我討厭加拿大人！——或者隨便你是那國人」。

好，我已經過了長長的一天，心裏覺得一肚皮的不痛快。因此當他撲上來的時候，我側身一讓，緊接着用出全身力量一拳向他打去。也是我走運，一拳出去正打在他的下頰尖端，於是他應手而倒。我聽見身子後面有人倒抽了一口涼氣，是那個可愛的姑娘，希拉。

「我很高興」，她說。「我幾星期以來早就希望有人給他來那麼一下」。

「不如詳細的寫信告訴你的在印度的朋友們」，我對她說，說完之後，把她推在一邊，直接上樓到我的寢室裏。

到了寢室之後，我穿上一件化脏衣，換上拖鞋，點着煙斗，想靜靜思索一下。此時我想起了火車上那個愛問長問短的長頸女人給我那張名片。於是我立刻把牠摸出來，上面印着 G. D. 霍思需太太，印就的住址已被劃掉，上面寫着「現寓『黑花王后』」，這就是那些青年男女租白理高先生喜歡去玩的地方。在當地以有錢機警帶點神秘性出名。而我已經曉得是個有錢人去旅行，的確見聞廣博的女人霍思需太太，就住在那地方的某處。再就是關於他自己身

份請的那一套我認爲不值一笑的那位白理高先生又怎樣呢？假如他可以裝一位疏散到此地來，喜歡以作東一輪又一輪的請大家喝酒而擊散精神的藝術商人兼審美家，那麼我在此地就可以裝一位第一等的女走繩專家了。到目前爲止，我知道的還不很多！而且我甚至還沒有看到格萊特里的情形——但是我所知道的已經足以使自己覺察部裏把我派來並不是爲了一棒槌風捕影的愚蠢任務，我在上床就寢之前吸了三枝煙。

我去見特許電氣公司的席嘉穆定的約會是在下午，因此上午到城的各處蕩了一遭。街上到處是很多污穢的雪和泥，天空是灰的，因負荷着又一重量的雪而低垂下來。但出去散步還個早晨是够好的。白天的格萊特里一點沒有新奇之處。英國有些城市，似乎當初建立的目的，祇在爲那些甚至連屈尊住在那裏都不肯的人們賺錢，格萊特里就是此類城市之一。城的一邊是特許公司隱隱約約的廠基，大約佔地三十英畝，設備着各種火車護道線和一條河溝，全廠被小磚房排成的長而骯髒的街道所包圍。在城的另一面，是幾條較寬的路。街上企圖種過樹，但結果很慘，此外是雜亂無章的一片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平房。城市中心是市場街和大街，和一個兩條街交叉處的方場。如果你問我，那麼我說這一類的城市把帶有諷刺的工業把戲全部拆穿：人們以可能的最低代價草草的把牠們建築起來，作爲從來不屑於一來，而在名城巨鎮發尊處優、聲色犬馬的人們的生財工具。在其他的大多數國家之中，人們祇是不願住在一個使他們很少享受一個城市可以供給之享受的城市裏，但是英國人却可以容忍。我希望他們會繼續容忍下去，直到希特勒作最後一次尖聲喊叫的那天，我希望到了那時，他們會把這些死討厭的鬼地方拆掉，拿起磚來投那些會忽然出現告訴他們說他們又都窮起來的貧得無厭的

老騙子們。部裏叫我到什麼地方，我就到什麼地方，我每逢捉到一個納粹間諜，或是任何把自己出賣給納粹間諜的人，我就很高興，因為你用不着告訴我希特勒和希姆萊會把一個什麼樣的世界留給我們。但這並不是說我沒有我自己的見解，也不是說我不知道對於那些到這些地方來要求人們爲「我們傳統的生活方式」而奮鬥流汗的老傻瓜們應當採取何種行動。天呀！

我把大半個上午消磨在商店集地的市場上或其附近一帶。根據我的經驗，就是在注意人們出進商店的當兒，時常會心裏發生些念頭。事實上，利用一家商店作傳訊機關並不壞，而間諜工作的十分之九，並不是獲得正確情報，而是把得到的正確情報傳遞下去，往往就循着此類臨時而成的傳訊機關所組成的一條連鎖。也許我在此處應該說明我們部裏目前正對於一個大規模的間諜傳訊機關工作的成績很不壞。那個機關的負責人最近被捕，但是直到目前爲止，其餘的間諜和他們的爪牙們還是蒙在鼓裏，照舊依着原來路線傳遞情報，最後傳到我們手裏受我們檢察。當然有時候我們自己也供給情報，因此在此情報最後傳到連鎖那一頭的時候，我們對其如何傳到那裏這一層多少有些觀念。這種故意先供給情報而後加以調查的辦法，雖然麻煩，却是我們最收效的兩種辦法之一，我自己就用過多少次，而目前在格萊特里，看情勢好的要用的地方有許多。我一面心裏這樣想，一面把商店巡視了一番。

我腦子裏在想：格萊特里的人們已經受騙，得不到一個真正後樣的都市，如今商人們又把夢幻和麻醉劑賣給他們而大賺其錢。那裏有藥房，在窗上貼着奇妙靈藥的廣告；有食品雜

貨舖，裏面一盒盒擺着說明可以美髮健牙特許專賣的靛藍和緞屑；有煙酒店——但是貨已經賣完；有書店，陳設着假皮五顏六色，標頭着怪聲怪氣的廣告；有兩家電影院，化一先令就可以看人生及時行樂等一類趣味電教的片子。天氣雖然那寒冷，時間雖然那樣早，格萊特里的婦女們却已經在那裏探頭巴腦的向裏瞧了。

在一條偏僻裏，我注意到有一家名叫「馬戲場」的小小雜耍戲院，每晚表演兩次被稱爲「一九四二年偉大成功的樂劇」——「諾爾你們，游伴們」，出場演員有「你們喜愛的丑腳格斯·金波」，「無線電女歌家馬朱藍·葛羅司維諾」，「利威那德和萊利」——一對滑稽老搭檔，和「轟動兩大洲的表演家——菲芬姑娘」。在顯然地勢很偏僻的戲院當門，菲芬姑娘各種表演姿態的照片佔了大部份，她是一個寬廣高額骨的壯大的年輕女子，令人想憶她是法國旅行馬戲班裏出來的。她請你「教我身子一扭曲和轉轉」。我決定在一星期之內就接受她的請帖。我喜歡這些辛苦的小戲班，我向來覺得這種小戲班和牠們的單純觀眾中間的關係，總比倫敦和其他大城市裏的大班子好，加之有時部裏還叫我對這些不出名的旅行戲班要留點神。

我轉身回到芳場上的時候，無意中看到一家引纜未加注意的舖子。那家舖子看着比其他舖子新而鮮明，在那裏有點不調和。在牠那蘋果綠的油漆上，明顯的寫着「柏如禮品商店」——鑄着金黃的字，店門兩邊的窗子裏都陳列滿軟皮和布切成的小束假花，美術陶器，熟銅工藝品，式樣新奇的月份牌等等一類東西。這類的舖子很平常，但是我料想不到在格萊特里還

種地方會見到這樣一所鮮明新穎的舖子。我從店窗望進去，知道商店後面是個小小的借書處，這給了我一個進去一看的藉口。

一個穿着黃外衣傷着風的年輕女孩子，正在幫着一位老太太挑選一些很小的木製玩具。我安閒的穿過舖子走到後部，一看，書都是選擇不壞出版很新的東西。雖然我是做着這種工作，但還是有時候喜歡看書。我很快的選出兩本幾個月以來就打算看一書，可是我並不把牠們拿下來，而假裝沒找到一本想讀的東西：原因是現在從一道小的夜門進來了一個穿紫外衣的女人，我對她覺得有點奇怪，我以為她是柏如，因為看她的神氣態度，好像這個地方是歸她所有。柏如幫那個穿着黃外衣爲人不太聰明的女孩子的忙，一兩分鐘之後走到我面前。

「我可以幫忙嗎？」她問。

我希望看了她一眼。最初我以為她年紀比一個女孩大不了多少，然而是一個端莊漂亮身材異常高大的年輕女人；可是現在我看出來，她很可能同我自己的年齡不相上下。她是天生金髮藍睛的一個女人，看來似乎已經被包裝在防腐劑裏面過了長久時間。妥善保存一這句話，用之於她確有意義：她好像是剛從冰箱裏取出的一位上次大戰時候的妙齡美女。她的頭髮編成粗厚辮子，盤過頭頂和耳朵旁邊。一條未受年齡影響的寬大玉頸。眼睛是種極淡的藍色，冷酷而謹慎。若在近處細看，可以看出她臉上有許多極小的條紋，好像冰已解凍，使她迅速的溶化成她的實際年齡似的。她的聲音非常清晰冷淡。

我告訴她我是在找一兩本書，我問她借書的規矩。她把規矩說明，並且問我是否要在這城裏長住。

「我不曉得」，我說，心裏高興又來了做戲的機會。「我可以說是位工程師，從加拿大來，今天下午要到特許電氣公司那裏謀一個位置」。

「如果位置謀得成，那麼你就不走嗎？」

「是的，不過我懷疑不見得可以成功」，我向她微笑了一笑。「因此，如果你不在意的話，我想我還是不出什麼預定費的好；不過要借的書，當然要交押金」。

她點了點頭，問我住在什麼地方。我把住址告訴他的當兒，注意她那有點大的白手寫好一張收據。然後我把那兩本選好的書交給她，她把書名登了記。我並且告訴她我的姓名。

「順便說起來」，我說，「如果你不嫌問的話——你是那位柏如嗎？」

「不」，她回答，帶着一個隱約的微笑，「因為根本就沒有什麼柏如」。

「不過假如有的話，那麼你就是吧，唉？」

「不錯，這是我的舖子，假如你的意思是指這個的話」。

「新開的，不是嗎？」

「是的」，她說，眼睛睜大了一點，「我來到這裏不過四個月光景。到目前為止，我們的生意並不壞。就是這些人們假如有機會的話，也能欣賞小而有趣的東西。我個人帶着點買

險性到此地來，可是舖子本客很便宜，而且把牠修理起來也毫無什麼多餘的，到好全爲止，生意很不錯。當然不用說，祇是想弄到我們需要的東西却越來越困難了」

「這當然是戰事關係」。

「是的，是戰事關係」。

我狠狠看了她一眼，然後把說話聲音放低，「這是我們倆在這裏說私話，我真討厭這場該死的戰事，我認爲毫無意義」

「可是你却從加拿大跑到這裏來幫助作戰嗎？」她幾乎責備起來。

「我從加拿大到此地來」，我告訴她，「因爲那裏或這一行沒有事情可做——我是傅士米工程師，真的——因此我想不如看看此地這個戰事機關裏有沒有錢可賺。這是實話，唔——唔——小姐」。

「艾克司頓，艾克司頓小姐，然而不是柏如登斯，謝謝你」。

「謝謝你，艾克司頓小姐」，我向她露齒一笑，然後顯出一點紳士派頭的猶豫。「我曉得這未免太隨便，不過目前正是戰時，而且終歸說起來我是個加拿大人——一個——」。

「怎麼樣，倪蘭先生？」

「唔，艾克司頓小姐，我在想你是否會可憐我——我在此地還有一個人都不能認識——這幾天之中，不一定那天晚上，請來同我一起吃次晚飯。我不敢讚揚蘭坡旅館的飯菜，不過我聽說

另外有一個地方剛剛在格萊特里市外叫「黑花王后」那裏酒菜還不錯。你曉得那個地方嗎？」

「我聽見說過，她遲緩的說。」

「你覺得我的提議如何？」

現在她微笑了，帶着一種突如其來的奇異熱情。「好得很。請不必爲了這個道歉，我自己在這裏差不多還是個人地生疏的人。不過今天晚上和明天我都有約會。」

「既然那樣，此事我們以後再談。」我很懇切的說。「我以後再，再規定時間，不過或者你有電話吧？」她那裏有電話，於是我把電話號碼記下來，看情形她就住在舖子樓上。我們彼此隨便交談了幾句之後我就走了。

由這家商店再向下走，隔兩個門，有一家煙店，我走進去要買一包我曉得那裏沒有而我也特別需要的紙煙。但是普通沒有你所需要的東西可以賣給你的店老闆們總喜歡談一談，也許這樣就算道歉。

「唔，真是殘酷。」那位煙店老闆經我提醒之後說，「像我對我內人講的話，有些日子我真覺得不如關門大吉。」

然而我想你舖子裏的一切開支不會太多，這些舖子應該夠便宜的。」

「這些便宜！」他幾乎叫起來。「怎麼，我們要出一筆很大的房租——真的，一筆很大的房租。但是你不租的話，舖面一空出來，馬上就被別人搶去。所以縱然你不願意，也只好勉

強忍受」。

「那樣說，沒有想倒出舖面的吧？」

「這裏沒有，你聽我講老實話。所以說，假如你是找舖面的話，那麼到旁處去好了。」他並不是目下無能，而祇是加重口氣。我們以朋友的姿態分了手。

當然，艾克司頓小姐可能是以高額租金為便宜的那類滿懷希望糊塗沒有經驗的女人，那種女人往往開那種出售美術工藝品的舖子，這是我所以對艾克司頓小姐如此感覺興趣的原因，因為她顯然絕不是那種女人，然而她却翻着那種店。

部裏向來，常注意小的地方，此時爲了我，已經又轉來了一封給特許電氣公司工廠廠長席嘉穆的極好的介紹信，因此那天下午我僅僅等了一會兒竟見到了他。我把帶在身邊的第二封信遞給他，當然這些介紹信裏一字未提我與部裏的關係。但是裏面講明我的真實姓名，年齡，資格，在加拿大和南美的經驗等等事實。做這種工作有一個要點，是永遠不撒不需要的，而是讓實情去自由發展的供你利用（但我們捕獲的人們之中，有一半絕未覺察此點）。因此當我看清席嘉穆（前一天晚上他們說他是個心裏煩悶的人。）看介紹信的時候，覺得心裏十分安心，我比他安心的多，可憐的傢伙。他顯出辨夜工得不到新鮮空氣的那種又噁又腫弱的神氣。

「你知道剛纔我在想什麼嗎，席嘉穆先生？」我問他，問的目的雖然祇在使他安點心。

「不知道，告訴我。」

「我剛在想生產這件雜亂事情叫你們從事管理的人們非常難受，你們全部工作都像黑奴一樣……」。

「我們有的一天做十四個鐘頭，倪蘭先生」，他驕着說。「我過去真沒有過這種經驗，我告訴你，你看，可恨的是，使生產繼續和減少的事情，就是使我們一天忙得要死的事情。如果我來告訴你……」。他非常氣憤的擦了擦戰慄留給他的頭髮。

「他這番話達到了我所期望的目的：二人初次見面時的拘束已經破除了。」

「噢，倪蘭先生」，他說，又看了看那兩封信。「我不是說我們這裝不能有一兩位過去慣於管理工人的好手，如果你有一點電氣工程經驗，那我絕不遲疑，馬上要說我們可以替你個位置，可是自然你沒有」。

「是的，我沒有」。這剛是我應當給予的回答。

「我相信純粹技術經驗，目前不像過去那樣重要了」，他繼續說。「諸如組織大的工廠，管理工人等等一類事情的經驗，那種經驗你有，顯而易見的，但我們董事會是否同意，那是另外一回事」。

這話提醒了我。「席嘉穆先生，用不着忙，我一點也不想讓你心裏麻煩。假如你肯把我的名字和資格提交你們的董事會，這就是我所請求的了。在這期間，我不離開格萊特里」。

這也正是他所希望的。我看得出來，因為我這樣使他省事，他對我的印象很好。因此我飛機請求他替我寫一封介紹信給柏爾頓——史密斯飛機製造廠的廠長，我說我現在既在那家工廠附近，不妨也看一看那裏是否有我的工作。他很痛快的答應，立刻口授給他的秘書寫了一封信。這一來更證實了我的話：我會對部裏講過不祇一次，不管什麼樣人，凡是說英語，同時不把德國的鐵十字勳章掛得太明顯，祇須一封假介紹信，就可安閑自在的看到我們一切秘密。

「我習慣總是在這時候到廠裏各處去轉一下」，席嘉穆對他的秘書口授完寫給柏爾頓——史密斯工廠那封信之後這樣說。「你高興看看我們的工作情形嗎？」

他對他廠裏的工作很得意，帶着我一處又一處的跑了一個半鐘頭，解釋工作程序，詳述一些困難。所有工人看樣子都很忙。奇怪的是，雖然我總是讀到關於戰時工廠有一半工人無事可做，祇是製造飛機模型，組織足球比賽，以為消遣的消息，我却一直沒有親眼看過一家這樣的工廠。假如工人們假裝工作，祇是欺騙廠長一人，那麼作廠長的的確應該曉得他是在受着欺騙；不然他就是不配當廠長。在這參觀的一個半鐘頭裏面，我始終注視着是否能看到一個由軍事情報第五組或是特別支部派來的人的影子，因為看到的人或許是和部裏已發生了相當時間的關係，我從前見過或是認得我的人，但是結果沒有看到。不知什麼緣故，我們參觀完了之後，我不由得後悔自己仍然做着這種奇特空虛的防諜工作，而不是做着實在並且

合理的生產工作。我過去一向喜歡管理規規矩矩的工人，和創出一種團體忠實。而部裏工作完全沒有這輛，你差不多總單騎四馬四下裏徘徊，四下裏偵測，在那裏偷聽人們的說話。這種工作當然有一種迷人的魔力，但是那天下午我卻沒有感覺到這種魔力，我上面說過，我對於將來時這件任根本是不高興的。

席嘉羅在工人揀着我的兩封介紹信，因此我們在工廠各處轉了一遭之後，走過場子預備回他的辦公室。但是此時有一個紅頭跑出來找席嘉羅，因此我自己獨自向辦公室下去，走到辦公室那排房，入口不遠的地方停住脚步等他。剛纔向工廠大門口那個人談話的一個警長現在走了過來，是個年紀相小的傢伙，大概剛升上來不久，是掌管同事的那一種人，生就一雙向外突出的下頰，這顆下頰，在雜誌小說裏永遠代表個性智慧膽力；但在實際生活中，照我看起來，所表示的向來不過是徹底的愚蠢。

「等一等」，這位警長說，就好像我不是站立不動而是急急忙忙的走開被他捉到一樣。我要看一看你的派司」。

「我沒有」，我很愉快的告訴他。

「你沒有派司用不着在廠裏」，他說。

唔，我不能够分辯，我能夠嗎？不過我解釋我同廠裏廠長有約會，現在仍然和他在一起，祇不過他落在後面我是在等他。

「這是怎樣一回事，警長？」

說話的傢伙剛從辦公室門口走出來，是個年紀有六十光景的男子，腰板挺直，衣服潤得乾乾淨淨，面孔像一片牛腰肉，兩道掃帚眉，一撮修剪整齊的灰白短鬚，看他樣子，令我想到上次大戰時我們的將官。不過他沒有穿軍服，雖然你覺得他潮脫下軍服，而且或許隨時會重新穿上。當然他講話時是用那種簡捷乾脆顯露權威的腔調。警長飛快的打了一個立正。我覺得這兩個人是屬於一個類型的。

「不過是要看一下派司，先生」，警長說。

「很對」，那一位很快的說。「我親自告訴過警監派個人來檢查一下，這裏弄得太鬆了」，「是的，先生！」接着他倆都容色嚴厲的看我。這些傢伙們需要有一個搭擋，如果你沒有人可以指揮可以叱罵，那麼養成這種態度有什麼用呢？

「我已經解釋過我是來見席嘉穆先生的。事實上，我剛同他在廠裏各處轉了一遭。現在他來了，他會告訴你們」。

「好，警長，接着來！」

警長又行了個敬禮，但在未走開之前，因為覺得我叫他在大人物面前顯得做錯了事，因此令人討厭的狠狠看了我一眼。席嘉穆現在走上前來替我介紹：這位就是我昨天晚上在酒排間聽他們提到的達靈頓上校，我並不奇怪。

「聽我說，席嘉穆」，上校幾乎還沒有承認我們的介紹便開了口。「我看見洞穿牆壁後飲的名字在我們的伙食委員會的委員名單上」。

「不錯，我想是的」，席嘉穆冷淡的說。

「唔，這事我們辦不得，你要曉得，我們的危險人物名單上是有這些傢伙們，他是個共產黨」。

「我曉得他是」，席嘉穆說，看樣子更煩惱了。「但是伙食委員會的委員由他們選舉，如果他們想選舉司多福，我不能阻止他們」。

「你當然能夠」，上校怒氣沖沖的說。「頂容易不過的事。明天董事會議我要提出來。你曉得我的見解，席嘉穆。我們在這要做着各種祕密工作，可是我們却讓共產黨人當選在廠裏各部門裏面，讓德國難民在本城各處游蕩，到結果，我們忘掉了自己的職務。我告訴你，我就要弄一道堅固的防綫，在此地和城裏——一道堅固的防綫」。說完之後，向我們倆急速的點了點頭便大踏步的走了。

「我已經聽到過他了」，我們上他的辦公室樓梯的時候，我告訴席嘉穆說。

「誰？達靈頓嗎？」

「是的。把他的情形告訴我」。

「好的，上校，這事我辦得。我已經聽見過他，他是一個共產黨人，他是一個危險人物，他是一個危險人物，他是一個危險人物。」

黑城

不過在我們的董事會佔一席地位，並且是本城時一會保安官，此外還有其他的頭銜。當然很銳敏，在這種等一類的官會上能夠發表很動聽的演說，不過有那太過火。如今怕起德國難民來，認為他們都是間諜和第五縱隊，因此把一位從奧國來的很好的冶金學家從這裏趕出去，無法攔阻他。

「真是國家的棟樑」，我說。

「差不多」，他嘆了口氣，隨後他覺得自己說得難題太遠了，便又敏捷認真起來。「唔，你的對信在裏，倪蘭先生。我已經叫人按好一份預備的董事會。你拿了給柏爾頓，天也帶那動生的那封信嗎？好！不過無論那裏有什麼位置要就的話，一定要先通知我，天曉得我們這裏在需要幾個人。」

我世大門的時候，那警長還在附近留連。雖然他看見我和巨頭們在一起，我曉得他心裏仍在懷疑，希望找到一點把我帶到警察局去的口實。我向他滿面風塵帶着榮降的禮貌，妙的擺了擺手，之後，又覺得不該如此。除非在不能避免的時候，我們向來不同當地警察合作。但是願意使這位警長對我懷恨在心是沒有道理的，不過當時我高興這樣，當時的心境想讓自己放縱一點。

我在藍坡旅館的休息所泡了一壺茶，看見卜倫伯少校穿着一件淺黃的套頭運動衣一件藍黃的高耐薄短襪，趾趾氣揚的坐下裏走着，我敢插嘴他和達達頭頭校是一流英勳，雖然嚴肅的

知道達靈頓肚子裏的東西比卜倫伯多得多（據除他們的官級是一種快樂。我向來對那些不佔嘴的自稱少校上校的平民頗為謹慎）。休息所零零落落的有幾個人在那裏喝茶耳語，但是還有一個我從前注意過的人。我在抽了一兩斗煙的功夫中間，腦子裏有點懶洋洋的想着白天聽到的幾項消息，但是這些消息還不能組合起來，或者甚至還不能與部裏給我的那點零碎暗示發生聯繫。我開始覺得關於這一地區的間諜活動，就是部裏知道的那一點點，還完全不正確。我仍在懶洋洋的思量關於這個難題所得的這些東鱗西爪的當兒，六點鐘的廣播消息傳進了休息所。報告員一面想掩飾分明是遠東巨禍的開始，一面誇張我們在利比亞打下兩架德國飛機或掃射幾輛牛車毫不足道的戰績，想使二者的意義互相抵消。一片胡言繼續了十分鐘之後，無線電仍在起勁的放送，又在一位小官向大家進些金玉良言的忠告，因此我決定離開休息所。酒排間還要等許久纔開門，因此留在旅館裏毫無意義。

燈火管制已經使街上像前一天晚上一般黑。我心裏正在埋怨自己不該離開旅館，忽然想起離此處不遠在偏街裏的那家小雜耍戲院。因此我就暗中摸索到那裏，知道那時第一個表演節目剛開始。我化了兩先令得到一個正廳前排座位。這家戲院的座位一定是照着矮子設計的，因為大人根本沒有放腿的地方。園子的形狀像個小四方盒子，祇有一面包廂。一個極小的樂隊——其中著目的亮矮胖的中年女人——在亂嘈嘈的奏着。六位歌舞團女士，清一色的都是雪膚藍睛，白金髮，猶太人的鷹鉤鼻子，正在台上表演。厚道的講，所表演的可稱之為一

何情形，覺得現在她正在演出二十分的新劇表演。我們喜愛這五號「路斯」金波是個個
 身材短小，姿態優美，上了點年紀的婦人，像個黑人似地在台上蹦蹦跳跳。她演得各種滑稽
 滑稽子，全看她的神氣。打諢時故意裝到那裏，講出一些繞舌的話，總得把兩張面的女音
 人們突然大笑。當然並無可指稱的地方，除了她那可笑的一點之外。但我喜歡她，而不喜
 喜歡似在那裏作着變裝語語，應付日常動亂乾燥無味的劇本。我總想那知來到。我也不喜歡「無線
 電女歌家」，一位非常嚴肅過於像貴婦的女高聲，戴著幾斤重的珠子鑲子頭，縱使莊重的時
 候，也有點威脅人，而在含羞不展面孔的時候，簡直叫太可怕。那六個白金髮的猶太女歌家
 在不斷的出台，露齒微笑，一次比一次呆板，大腿顏色一收，一次跳板，但處一直劇中聽
 息的時候為止，台上始終沒出現非芬姑娘的影子。——轟動兩次洲，壯大魂險，相片在戲院
 面佔了那樣多地方，那個年輕女人。非芬等，非有她不可的第二段表演時纔出。——這不
 當擠空了之後，我看見我的右前兩排，坐着幾位不少的一夥人，其中有一幾個人認
 識：是我最近的一個是白理高先生，再就是夾在兩個年輕的戲院晚上的朋友。——
 畢索德，再其次在她下手，祇隔一個人是坐在火車上坐在我對面的那個長頸女人。——我
 看到她，使我不住的想起在火車上我裝不認識她然而彼此會心的看了兩眼的那位。——
 紳士。我剛奇怪那位先生不知怎麼樣了，隨即把視線從那影人身上移開向遠處一看，不用說

他以素常那種矜持的姿勢穿過人叢向櫃檯走去，同時我仍然站在二人見面時的原來地方。他剛走開，接着希拉就看到了我，於是向我這方面走過來。她顯出興奮張大眼睛的神態，與前一天晚上那副神態絲毫不差，因為此刻她不會已經喝醉了酒，所以我知道這必是她在病人廣衆光明燦爛的場合所慣常有的態度。

「喂，聽我說」，她說，臉上無絲毫笑容。「如果你以為除非你先道歉我纔饒恕你昨天晚上那回事，那你想錯了。因此請你隨便好了」。

「好」，我說。

「怎麼，說呀！」

可是我不開口。我開始裝一斗煙，幾乎就像她沒在那裏一樣。

「我並不說富蘭克的舉動不好，或者我有點不高興。他接了那一下，好半天纔恢復過來。他發誓下次再碰到你要把你弄個半死。不過還沒有關係，我碰巧知道以後這幾天晚上他值班」。

「多謝」，我說，「但是我心裏並不愛慮」。

「說你心裏過意不去」。

「爲什麼過意不去？」

她把一隻手放在我的臂上。「爲了你對我那種死討厭的態度。你曉得的，不嗎？」她並

且十二分的嚴肅，差不多就像我們已經親密了幾個月而我突然對她不好起來一樣。她不曉得她爲什麼這樣來，但是我想我曉得。

可是現在白理高先生端着一杯威士忌，端着那雪白牙微笑着穿過人叢向我們走來。「來了，老兄，他們起誓說這就是最後一滴了。不抗戰嗎？又討起厭來了嗎，希拉？你是個好孩子，不過有時侯非常討厭」。

「哦……」。一些的確非常粗野不文雅的話到了希拉嘴邊却被她抑制住沒有說出。我隨即覺得當時白理高先生迅速而會意的看了我一眼，他不是傻子。

「現在你要見見霍思孟太太」，他說。「這夥人實在是她的客人」。

「事實上，我已經見過霍思孟太太了」，我說。

「我敢打賭你已經見過了」，希拉不高興的嚷着說。「所有的神祕男人和神祕女人都在一道」。

但是在我跟在白理高先生後面向櫃檯走去的時候，希拉走近我的背後不住的用手指我的肘。以希拉的情形而論，嫁給一個軍人，四周圍被成打的軍人——看樣子她同他們很隨便——包圍着，按理不該對她的性生活在什麼煩惱，而且也許她並不爲此事煩惱，但是她的確發射出一些力量頗大的光熱來。幸虧她不是能夠吸引我的那類年輕女人，我心裏感到欣慰。

我打了招呼，被介紹給正在招待霍思孟太太的那個青年空軍軍官和那個尉官之後，霍思

孟夫人嘆息說：「噫，這不可笑嗎？我希望你照你的話辦，要打電話給我呢，哼？」

我十分忠實的告訴她我已經決定就在第二天就打電話給她。隨後，我問她喜歡不喜歡那裏的表演。

「壞透了，不是嗎？」她向她那兩個年輕朋友微笑着囁着說。「我以前一次也沒有來過這個可怕的小地方，但是白理高先生非叫我來不可，而他們倆也幫他的忙。他們說這裏有個好得不得了的女賣藝的。」

「好極了！」空軍軍官說。「我以前聽見過非芬姑娘，白理高先生曾經這樣說，」並且相信也許在巴黎的麥德拉諾戲院裏見過她。顯然地，她身體發抖的時候你要敬歡。」

「表演得好！」陸軍軍官說。「當然那樣？我們應該又夾在那些窄得致命的座位裏了。」孟思太太向我們全體微笑着說。「傑蘭先生，我現在在舉行慶祝！」我看才會明白為什麼了。所有在此地的這些好朋友們全要到「黑城」去。我問我吃得飽。你來參加嗎？」

我說我很願意去。此後我們全都回去了。正當我不過這一次我和電影公司在「夾在希拉和自理高先生」間。那副胖奸國夫仍然緊閉着嘴，不過他和孟思太太在「黑城」裏發覺自己腦子裏在想着孟思太太而不在注意台上那六個猶太女人偉大的跳躍。我在火車上

的時候，一直沒有能够很清楚的看牠，而祇能看出她頸子很長，服裝華貴，生得很好看，現在我的腦子裏已經有了她的一個很清晰的影像：她年紀並不輕，至少在我的歲數；但是生來一個高身段，兩片紅潤的桃紅頰，和一對經歷過富貴的俏眼。像許多似乎能够誘到的人，就在離我丈火樹一接，她的容貌卻不十分真。你發覺如果用力把她搖一搖，她就會散散了似的。我對她說，我不想動她一指頭；然而她身上却有一種撩人心醉的地方。她有一雙白外國運來的水袋，因為在路過的時間太久，現在內裡恐怕已經發爛，然而仍然微微的發出一種毒狀的香氣。

「你要當心」，希拉低聲在我耳邊說，嘴離得那樣近，竟觸了我的耳朵。「那個女人是個危險人物。我不曉得怎樣危險，可知她的確危險」。

我點了點頭，但注意言上表演的利歐和萊利。二人的表演愈來愈敷衍得厲害。我不反對希拉說說思想太太，於是那多點些也沒有關係；不過我曉得白理高先生耳朵很尖，什麼話都不放過去。

他對希拉說那德和萊利在搖頭，口裏發出一聲「真慘」；我沒有告訴他二人之中，有一個有點叫我忘了想起他自己。但是希拉便顯用對了我一下，也許表示她也那樣想。

「我愛我的丑聞」，希拉又登了台，比以前更慍勁。他一登台，全體觀衆（包括我們軍官朋友和希拉）都很高興，希拉聽他那陳腐調調的笑話笑得幾乎要發瘋。她發笑的地方和笑

的姿態，同包廂裏那些工廠女工們完全相同，這一點很能予人啓示。我眼睛快，注意到有一次白理高先生轉過頭來很冷酷的打量她一眼。我看霍思孟太太不很方便，因為她離開我三個位子，不過我一直沒有聽見她出過聲，我想大概是她感覺煩厭。我並不如此。

等到幕一拉開菲芬姑娘出現在台上的時候，我更不感覺到厭煩了。菲芬姑娘表演得極其精彩。看外表她壯得像一匹小馬；然而身子却又異常柔軟。因此她能够做各種驚人的彎扭。果如廣告所說，她每做一個奇特表演，便請大家數着她能做多少次，所以你可以聽到每個人的嘴裏都在咕噥着——二——三——四——五……一個是七次，一個是十一次，一個是九次，一個是十五次，她總是自己把總數重說一遍。她講話不多，但是我想她是亞爾薩斯人。她顯然已經做了多少年的表演，是一種走繩和演戲的優美混合物，她非常成功。

「看白理高先生」。希拉耳語說。「現在我們曉得他喜歡什麼了」。

他聽到她的話，馬上轉過頭來，皮子似的面頰皺成許多褶子，向我們做出一種慣常的露齒微笑。可是這無以緊要，因為我已經看到了一個十分不同的白理高先生：那個女人出現在台上還不到兩分鐘，我似乎就覺得他僵挺了身子，貫注起全副精神。我並不轉頭的偷偷看到他眯縫着眼睛，注視着那個發光的曲扭身體。我聽到他十分認真的也數着數，幾乎就像他是她的管事一樣。

「你入迷了——承認吧！」在菲芬姑娘不很和藹的道謝我們熱狂的喝采的當中等於這後

對他尖聲罵着。

「但是此刻白理高先生又恢復了平常狀態。『當然我入了迷，親愛的』，他盡力提高他那笨拙的喉門回答說。『她叫我感覺自己這樣渺小軟弱，我崇拜那位姑娘。多樣的好的路，多麼好的腿！而且你看，我自己尋開心同自己打賭她每個動作要做多少次，結果贏了三十二先令零六便士。』是我自己的錢。你明白嗎？』他特別爲我補充上說。

「是的，我明白」，我告訴他。但在當時我自然不十分明白，雖然有幾件事情我的確已經明白了。

到了此時，全戲班由格斯莊嚴的領導着並非狂熱喜氣洋洋的在對台下觀眾講「英格蘭永遠存在」。霍思孟太太和這一夥人在準備離開戲院。我們在外面漆黑夜色之中設法找到兩部汽車，我和希拉，白理高先生，還有那個尉官坐一部，由那個尉官開車。當車子在落着雪雨的黑暗之中響着進行的期間，白理高先生異常沈靜落漠，而我也無話可說；但是希拉和那個尉官却喋喋不休連繫帶鬧的瞎扯一氣。俟我在看完那種毫無智慧的戲之後所常有的情形，我現在感覺到抑鬱，不過恐怕也許是肚子餓了，需要喝點東西，我把心裏的話講出來。

「不必發愁，親愛的」，希拉扭過頭來尖聲嚷着說，「回頭有極難得酒菜給你吃，你回頭看。我不曉得霍思孟太太怎麼弄來的這些東西」。

我們已經到了一個地方，但是我看不出是什麼地方。現在汽車已經停住，我聽得到跳彈

音樂

「讓我們不要忘記」白理高先生輕輕的說，「從北極到黑海，成千上萬的人們正在凍死；在希臘和波蘭幾百萬人正在餓死；在遠東人們連「其中也含有我們的親友」恐怕正在死於剋非和強姦……」

「哦，看上帝的情份，不要聽啦！」希拉把話的一部份聲音拖長的響着說。

「好，親愛的，好，好！」白理高先生滾爬出汽車的當兒咯咯笑着說。「不過我不是對你講，而是對我們的朋友倪爾講。我看想出來他是個懂道理的人。因為他是個懂道理的人，所以開始在奇怪我們為什麼還不停止這痛苦心焦慮的自殺。」

「還要打個希特勒……那個副官喃喃的說。他是個還算不錯的青年。」

「這當然沒問題」，白理高先生懷着惡意很感興趣的說，「可是我們能夠打倒希特勒嗎？」

「哦，我說……你聽我說」，是實話。但希拉才不聽這話。

「哦，哦，你聽了，還是快活快活吧！」希拉說。她聽這一套，就好像她剛在手銜見

碧瑩裏一氣當完了十二個鐘頭的班；而其實恐怕那天早晨自從起床之後，除了用粉撲撲撲子，打電話給幾朋友們之外，絲毫沒做旁的事情。但是你要注意，這是她演的脚色。她是在

「她簡直以她人所料想」她的那聲對，這一點我曉得，而且她曉得我曉得。

這酒到了黑燕窩，黑燕窩王后之排第一。要緊的顯然是直接到濱酒櫃給眼前的，去，並不僅僅因為你想喝酒，而並非因為這酒排第一。由之，大人物。他是幹險從前來的，一件珍貴進口貨。他納話心她乎是一黑花王后」的。一位偉大人物。他是在危險從前來的，一件珍貴進口貨。他過法在波拉呢餐館裏擺雜酒。各方面覺得他清屈尊光臨，格萊特里實在很難得。我不得不承認之。聽得東西的壞，並且曉得從那裏弄到東西，因為他調和那兩杯不放糖。馬提尼酒我已連續個月沒嚐到那樣的味了。他生得皮膚光澤，人聲和氣，那兩杯一件白短外衣，非常清潔齊整，而且敏捷靈敏；更加以一口帶點像美國人的口音講着好聽故事。看他動能有幾位人員。我高興看他做事。

我吃的地方，共有八個。吃飯的地方是個聚餐跳舞兩用的廳堂，使你預料不到一家村野的路邊餐館裏面，居然會有這好的陳設。希拉的話很對：霍思太太對待我們非常好。菜好得和雞尾酒一樣：有大蝦，烤鰻，乾酪乳蛋糕，和最上等的紅葡萄酒同白蘭地。我坐在霍思太太和希拉中間。霍思太太的另一邊是那個空軍軍官，希拉的另一邊是那位尉官。當然再沒有白理高先生。白理高先生顯而易見的吃喝得痛快，對八人中其餘兩個有點呆板的女人滔滔不絕的聊着天。我不懂霍思太太談些什麼，因為我的確不是她同一典型的人。而且任何人都可以看出她在那個青年空軍軍官身上大做工夫，因為她這樣，那空軍軍官有點慚愧不安。

有一件出乎我的意料的事情：在那裏同一個粗大的空軍中校跳舞的是我那位美術品商店的朋友艾克司頓小姐。她看着也很漂亮。我記得我當時提到過此地，她說聽見講過，却完全沒有講她自己今天晚上要上這裏來。當然，她也許當時不知道要上這裏來。希拉注意到我在看她，希拉注意不到的事情不多。

「是那家狗屁美術工藝品商店裏的那個女人，不是嗎？」希拉說。

「是嗎？」我問。「我在納悶她是什麼人」。

「是的」，希拉說，眯縫着眼睛。「她比在遠處看老得多，我可以告訴你，而且我不喜

歡她」。

我笑了。「她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一件是她是個勢利眼，再一件是她是個瞎話精」。

我曉得她是個瞎話精，至於勢利眼一層我倒不感興趣。英國的全體人民中，有一半罵另外那一半是勢利眼，通常說起來，他們的話是對的。「就完了嗎？」我問，想讓自己不顯得好奇心太大。

「沒有」。希拉思索了一會。「她還有點陰險，你離她近的時候注意她的眼神」。她回過身來瞪眼看着我的眼睛。「我不是傻瓜，你曉得。我不是說我的舉動不象一個傻瓜，但是我實在不是。我的人生閱歷很豐富，比一般人豐富」。

「不錯」，我對她說。「我曉得」。此時我也瞪眼看着她眼睛。

這一來她臉上原有的微笑滿不在乎的神氣消失掉，面孔變成蒼白。她把杯子裏剩下的酒喝下去，然後說：「我們跳舞吧」。

我本不想跳舞，不過跳着舞比坐在桌子旁邊好講話。「怎麼樣？」我們的腳步剛一平穩的合上音樂節奏舞起來的時候我馬上說。

「你打算洩露我的祕密嗎？」她向我耳邊低低的說，同時手指在我的手中動着。

我顯出誇奇的神氣，雖然我心裏並不感覺驚奇。「有什麼祕密好洩露？」

「多得很，你曉得。昨天晚上我曉得你知道。我以前見過你，可是記不起在什麼地方。

昨天夜裏我悶了一夜」。

「我看不透那有什麼要緊」，我說。「至於說洩露你的祕密一層，我還不知道有什麼祕密好洩露，或是洩露的話，應該向什麼人洩露。所以我們不要談這個問題好嗎？」

她斜眼瞟了我一眼，隨後點了點頭，又重新微笑起來。音樂已經停止，但是因為有些人在鼓掌，因此樂隊又奏起來。我們繼續舞着。

「我過去不知道英國工業城市郊外還隱藏着像這樣的地方」，我說。

「旁邊並沒有」，她當下回答。「這是我們格萊特里人們的一點小運氣。天曉得牠是否能夠像這樣子繼續得長久」。

「是什麼人開的？」

「哦，你還沒見過東家嗎？他就在那裏，站在那裏的那個小個。不錯，他就是東家——賽特爾先生。你絕想不到吧，對嗎？」

「不錯，一千年也想不到」。我們現在離那個人近些了，我想把他認清。「你是說這個小個，不是嗎？」

「對的，賽特爾先生」。她重複了一次。他此刻已經看到了她，於是點頭微笑。他隨即看到了我，馬上把笑容收起。我甘願拿我今後一輩子的薪水打賭。說他不住姓賽特爾，說他雖然或許是此地的經理，但絕對不是東家。我以前在格拉斯哥遇到他的時候——就在霍思太太在那裏注意到我的時候——他是勞克來司。他連買這裏用的刀叉的錢都不夠，旁的一概不必說了。他不知道我和那裏有關係，恐怕甚至於不知道有這麼一個機關存在；不過他在格拉斯哥遇到我和一位警官在一起，也許另外又看到我兩位在一起過，因此恐怕要以為我和警官有點關係。這期間，在他臉上的微笑消失了之後，他失蹤不見了很長的會。這個地方，就是不說烤鴨和酒，似乎也是個非常有趣的地方。

「看樣子你很快活」，希拉說。

「不錯，我高興來到這裏，霍思太太請我來真好」。

「她時常喜歡慶祝（她這樣說），慶祝過之後，我們幾乎全都多少天看不到她。我說」

「我們」，意思不是指在爭心裏的羅德空陸軍軍官們。天曉得他們什麼時候怎麼殺死她。」

「希拉，對於你的女主人不該講這種話。」我對她說。「我看我們的團體似乎已經離開

桌子，我們現在怎麼辦？」
「到酒排開向之鷓弄兩杯好的威士忌和汽水去。」希拉說。我們向酒排開走的當兒，她已告訴我「黑花王后」能我到之鷓是多麼憔悴。之鷓多麼有趣，多麼有用，她那夥人全多麼喜歡他。之鷓真了不起。

「我想我也可以慢慢的喜歡他。」我說，心裏却在納悶霍思孟太太和白理高先生幹什麼去了。他們凌在這個酒排開裏，大概不定在某處有個休息處。

一應隨正向酒排開的堂倌們講那個空襲管理員和那個寡婦的故事，講得很有趣。等到故事講完，我拿到要酌飲料之後，我高興的看到軍官之中有兩個正對希拉談得起勁。我把她的那杯給予她，把自己的迅速喝下去。隨後大踏步出來，雖然沒有確定出來之後又該如何。

「沿着走廊在發聽對面有一道上面寫着「私用」的門，我迅速的把那道門開開，嘆了一聲，對不起。」又重新把牠關好。我本來以為芬克來司特或許在那裏，因為那像一間經理辦公廳。然而他並不在。可是却另外有個人在裏面，而那個人是那天晚上我已經在戲院裏看到的。那個黑胖外國人。

在這走廊的盡端，靠左手，是通到一個寬大華麗的休息所的人口。在休息所裏面，人們

坐在小桌邊喝着東西，聽着無線電。我在入口處站了一會，時間剛足以注意到白理高先生同那兩個呆板女人和那個尉官在裏面。在這個入口的對面，靠走廊的右手，是樓梯，有點窄，燈光暗淡，不過亮得剛足以叫我看清如此小心謹慎的走下樓來的那個人是現在改姓賽特爾的芬克來司特。這一次他無法躲避了。

「哈囉！」我訛牙笑着說。

「哦——哈囉！倪蘭先生，不錯吧？」

「不錯。可是近來我怎麼稱呼你……」

「到我辦公室裏來」，他匆忙的說，「並且喝點東西」。

那就是不過兩分鐘之前我進去看了一下的那間屋子，不過此刻那個黑胖外國人已經不在。我注意到這個辦公室另外有一道門。

「原因是，倪蘭先生」，芬克來司特說，誠意的不太高明，「以前我們遇到的時候——是在什麼地方？」——我正和我內人鬧着麻煩……」。

「是在格拉斯哥，而且當時你還同警察鬧着麻煩」。那是一樁關係商務局的事，同一張出口執照有點關係，與我毫不相干，除了他當時或許同部裏感覺興趣的一些人們有來往。不過他是個詭計百出的傢伙，我討厭他。他是做出事來總是近乎欺詐的那一流人物。這一類人並不是因為他們天生就是奸詐鬼，而祇是因為他們喜歡過錢來張牙，覷來張口的看這日子。

而不願辛苦工作。這類人成千上萬，把他們從隱蔽的私人辦公室裏趕出來，叫他們伐木修路。愈早，我們其餘這些人所受的益處愈大。

「那不過是一個錯誤」，他趕快的說。「但是像我剛才所說，我當時同我內人鬧着麻煩。因此我找到這個工作之後就把姓改成賽特爾，希望這樣她不會發現我在什麼地方。這件事的原因就是如此。喝點東西嗎，倪蘭先生？」

「不，多謝，什麼緣故他們以爲你是這裏的東家呢？」

「你怎麼曉得我不是東家？」

「我怎麼曉得你不是海軍軍級賽拳選手？」

「那就不同了。你祇需看看我……」。

「我正要這麼辦」。我當真打量了他有半分鐘。他非常催促不安，弄弄他那杯酒，動動他的煙盒，不知怎麼纔好。「這個地方到底是誰的？」

他向我左右看了看，然後聳了聳肩，擦了擦禿頭頂。他確實非常不安，我看他的樣子很高興。

「怎麼樣，到底是誰的？」

「我認爲你沒有被這個問題的任何權利，同時我也不能夠答覆這個問題」。

「你很難答覆，芬克來司特」，我說。「我想把這個問題再說一遍，且不要管我沒有

種利問。說呀！」

他屈服了。「這個地方是霍思蓋太太的」，他咕嚕着說，「但是沒有任何人知道，所以不要說是我告訴你的。你今天晚上同她吃飯，不是嗎？」

高揚不錯，而且柔非常好。她是什麼人？」

「我自己不大清楚，這是實話，倪蘭先生」，他回答說，此詞比較誠懇些了。「我想她是個寡婦，過去在里維耶拉（Riviera）過着闊綽生活，後來在法國剛要塌台之前離開那裏。

不過她在英國一定有很多錢，她爲着好玩買了這個地方，開着作爲一種消遣。現在在這裏做事的人們，有幾個是她以前認識而想幫他們忙的人，好比大司務和老露。」

「她在波拉尼餐館認識的之嗎，唉？」

「不錯」，芬克來司特說，「後來波拉尼被炸之後，之隱沒了辦法，並且嚇破了膽。他想離開倫敦，因此她把他弄到這裏來」。

這一篇謊話祇有一個破綻——就是日期不符合。我碰巧知道波拉尼是在一九〇〇年的十月裏被炸，那就是說，之隱必是看着自己的膽子嚇破和到此地來費了一年光景的功夫。

「好」，我說，「你們走還能弄到他，顯而易見的，他很可能吸引主顧。你們一定賺着大錢。」

「是約」，他承認說，「不過主要的罪過是因爲我們盡有些毒下的好錢和和酒。」

「簾來，茶來，雞鴨！」我聽了，「你一定是誤會我在什麼地方可以買雞鴨，我全買雞。」

在此地吃的那樣的大蝦和烤鴨。」

「請原諒」，他說，因為有人在敲門，一個堂倌來送信找他出去。我從他把我一個人的在他的私人辦公室裏而態度從容自在這一點看，知道辦公室裏不會有值得一看的東西。因此他剛一走，我馬上試了試另外那道門，我以為那個黑胖外國人一定是從那道門走的。門沒有鎖，直接通着一段窄而黑暗的樓梯。我隨手把門關上，打開我的電筒，悄悄的走上樓梯。

樓梯頂上另外有道門，也沒有鎖。這道門開向似乎作為另外單獨一套房間或是一層房子門廊之用的小小梯頂。我站在這個門廊裏，可以聽到談話聲音從我右面的屋子裏傳出來。那間屋子我想是那套房間的起坐室。但是雖然我把耳朵貼近門邊，却一個字也聽不清楚，甚而也分辨不出是什麼人的聲音。

這個小門廊裏除了由距我較遠隔向主要走廊的那道門下面射出一道微弱光線之外，非常之黑。我聽到那道門發出了一點輕微聲息，接着看到一條突如其來的垂直光線，這條光線迅速的展寬，有人在十分靜悄的開那道門。我身子縮退回去，貼着臥室的門。我在那裏，走廊裏的光照不到我身上，却可以看見是什麼人在開那道門。

那人是白理高先生。在我剛認出是他的這一刻那間，他已經從門縫裏溜過來悄悄把門關上，動作很敏捷乾脆，假如他是從美術品交易方面學來這套本領，那他一定做了些古怪的交

易。好，現在我們兩個人在這個小而黑暗的地方，我不能不屏住呼吸，不過我曉得他是在聽着不過半分鐘之前我所做的事情：想法偷聽起坐室裏的談話。這就是說，他聽那道門，和門廊那一頭我站的地方都很近。不過顯而易見的這種局面當然不會保持長久。

我們倆事先一點也沒有得到預告，起坐室的門適地裏大大敞開，小的門簾裏浸滿了光。於是，那裏站着白理高先生，閃電般的挺直了身子；那裏站着我，正在他的背後，當然做着我剛同他來到那裏的樣子。在起坐室的門口是那黑胖外國人，手裏拿着一隻小皮箱；在他後面是霍思太太，因為在她自己住的房子裏，神氣很安適自在。這便是一個令人很窘迫的小小局面。

但是得有人要很快的開口講話。「啊，我說，霍思太太，我從白理高先生的肩頭後面開了口。」這沒有關係嗎？賽特爾先生告訴我們上樓到這裏來會找到你，不過當然如果你忙的話……」

「我們正拿不定主意是否應該重新走開」，白理高先生圓滑的說。

「不，不，當然不」，霍思太太說，微笑着。「一定要進來。狄蒙先生，你一定要多坐一會，用不着過操匆忙，雖然他永遠是這樣一個忙人」，她最後一句是對我們說的。她是在給狄蒙先生以勉勵的機會，因為顯然他發現我們在那裏心裏非常不安。他費着很大的勁在嘴裏咕咯了幾句我沒聽清楚的話，極力裝出笑臉，然後又回到屋子裏。我們跟着進去。

我最初在火車上，到那個無情外國人的樣子時候，我說他一眼可以看出是外國人因而使我不感興趣，因為我不是在尋找渾身上下都帶外國味的人們。不過當時在火車上我始終沒有見他講過話。現在我確實聽見他講話，却使我吃了一驚。這位狄蒙先生所講的是一口蘭開夏士腔。

「我不能永久，因為我要搭夜車回曼徹斯特」，他對我們說。

「啊，你是住在曼徹斯特呀，狄蒙先生」，白理高先生說。

「我從小住在那裏」，他誠懇的回答。「我知道許多人不喜歡曼徹斯特，不過那國地方倒很合我的口味」。

突然此刻他在講着話，看那樣子仍然是外國來的降落傘部隊。我從來沒見過任何人比這更不憐蘭開夏人；然而不在那裏住了大半輩子的，沒有一個能夠有那種土腔。

狄蒙太太忙着替我們弄咖啡東西，替狄蒙先生弄了一點滋補的水。他得意洋洋的對我講明他終身絕對禁酒，「向來酒不沾唇，家嚴也是這樣」，他補充說，眼睛看着那隻小皮箱，箱子裏恐怕裝滿了污穢的錢袋。

那個起坐室就像狄蒙先生或站我們在樓下吃的那隻絕好的飯一樣令人驚奇——完全不是你預料像「黑花王后」這種賭博所應有的地方。傢具好，而牆上的畫更好。假如白理高先生當真是個美術品商人的話，恐怕一定早像一隻獵犬聞到生肉一樣揚着鼻子聞起牆來了。

我接過我的酒之後，白理高先生正和霍思太太聊着天，狄蒙先生裝着聽得津津有味的神氣，而實際上顯然想走，我在屋子裏走了一圈看了看畫。我喜歡畫，雖然我不是什麼專家。霍思太太在法國並沒有把她的全部時間和錢都浪費掉，她檢到了一些子虎耳。有一幅我向所未見的武羅雅（Dufry）作的最好風景，一幅龐納（Bonnard）作的菜園，像一個失去的世界的奇影，有三幅戴者（Derain）的作品，還有幅皮卡索（Picasso）畫的玫瑰，祇這一幅畫，就抵得過「黑玉后」的其餘全部財產。牆上的畫當然不止於此，不過我沒有時間全部細看，對於其餘的祇指走馬看花的瞧一眼而已。

「你這裏有幾幅偉大的畫，我對霍思太太說。」

「可不是嗎？」白理高先生驕着說，快得像閃電。「我化過幾個鐘頭在這些畫上面——是得到特別許可——不是嗎？」

霍思太太承認他說的話不錯，於是白理高先生點了點頭，並向我微微一笑，好像他已經曉得了。我心裏在想什麼。

狄蒙先生抓起他的皮箱來，告訴我們他實在得走了，霍思太太陪他出去到走廊裏。

「我們像那樣一塊到這裏倒更好」，白理高先生輕輕的說，「不是嗎？難是我沒到這裏來之前會找過你」。

「我當時在和賽特爾先生講話」。

「哦！不錯。我總以為賽特爾先生有點庸庸碌碌。你絕想不到像他這樣人居然有辦法經營這樣一個地方的企業心吧，你想得到嗎？」

「想不到，我實在想不出來」，我說，訛牙笑着。

「我也這樣。實在不可能。可是像霍思孟太太這樣一個女人」，白理高先生熱烈的說。「唔，我相信她會經營像這樣一個地方——不過是作為一種消遣，你要注意——經營得非常成功」。

「也許她會。不過那樣說起來，我知道她不如你這樣清楚」。

「我知道她並不很清楚」，白理高先生輕輕的說，顯出一副非常機密的神氣。「我實在對於這裏附近任何人都知道得不很清楚。當然，現在完全不是我的得意境界。不對，不對」，他迅速的繼續說，「這話不十分真確。因為我覺得同霍思孟太太在一起——你自己祇要看看還開令人精神痛快，屋子就可以明白——可以重新看到我自己得意境地的——一個影子。因此有她在附近的時候，我有時候可以忘掉這個可怕的戰爭。這叫我心裏非常感傷。這是我為什麼在門外猶豫的原因——我拿不定主意是否應該攪擾她。你看，我曉得我們那位曼徹斯特的狄蒙朋友——講老實話，我認為他更像更像典雅的狄蒙——和她在一起，也許在做着——小勾當」。

「什麼樣的勾當？」我問。

他微微一笑，搖了搖頭。「我一點也不知道。你喜歡盧亞德（Roulet）的作品嗎？因爲如果你喜歡的話，那裏就有他很好的一幅畫。」

霍思孟太太現在回來了，甜蜜蜜的向我們笑着。我不由得佩服她，雖然她剛不滿意羅先生並沒有叫我們上這裏來，而是我們自動從舞失的圍進來，她此刻一定已經曉得，但是她絲毫沒露形跡。

「我剛在告訴倪爾先生你那幅盧亞德的作品」，白理高先生說。

「他並且告訴我你在左近的時候，他可以忘掉這個可怕的戰爭，霍思孟太太」，我聽出讚美的神氣看着她那長頸和有羊毛的面頰。

「快坐下來，我們舒服一下」，她說，同時體態輕盈走到一把高背椅子跟前坐下。她走路姿態很美，我有時覺得她以前也許受過點跳舞訓練。「白理高先生不喜歡戰爭。你呢，倪爾先生？」

我大裝起傻瓜來。「唔，我聽過戰爭發生了的話，沒有人喜歡戰爭」，我唾沫飛濺的

說。

「倪爾先生有一種暫時假裝還不如實際聰明叫人莫明其妙的手法」，白理高先生溫和的說。

「我不喜歡他這話，但是戲我仍舊演下去，」我的想法是這樣，我對他說。「我在此

地，一個加拿大人，目的是來找工作，在知道了一點本地各處情形之前，我認爲自己不應談參講話」。

「哦，不錯。說到工作事情」，霍恩森表來說：「我聽說你今天下午到時言電氣公司去了」。

我臉龐看着她。「你怎麼會曉得？」這一問非常適合我的扮演。

「霍恩森太太對於格萊特里發生的一切沒有一件事曉得，老兄」，白理高先生說。

「並不是所有一切」，她向我們微笑着說：「不過我通常發覺我所不知道的事請白理高先生知道。可是你要明白我們倆除了聽人閒談之外，誰也沒有好多其他事情可做。你知道白理高先生，我們對作戰努力沒盡多少力量，對嗎？」

「我想你盡的力量比我多」，他非常圓滑的說：「比如說，這裏——我意思是說你這樣時常招待我們的這些優秀青年們，然而我可是到處混着，想是我却不相信作戰努力的」。

「要，喂，你會讓侃爾先生聽了害怕」。

「當然」，白理高先生說，「我很願意洗耳恭聽偉論」。

「不，你先說，而且——唔，如果我想在這裏找工作的話，我還是自己講話謹慎點好」。

「你在此地什麼話都可以講」，霍思孟太太說，「不是嗎，白理高先生？」

「是的，不過自然他不曉得這一點。白理高先生說，可是我當然瞭解在傑維靈頓士校那樣的激烈愛國志士們面前之外，並不把自己這種見解藏着藏着作秘密。我承認這是有點自私自利的觀點，但是我向來保持着自己的自私自利，絕不假充旁的。我知道我所喜歡的那種世界，而且我相信我知道個戰爭我們繼續打下去，就不會有這樣一個世界繼續存在的希望。我縱然假設我們能將打敗希特勒——可是至今我們還沒有顯出打敗他的象徵——那也祇有把自己的東西弄得精光纔能達到目的，而結果縱然獲得所謂勝利，也是世界支配權由美國和蘇聯秋色平分，一家一半。這在我看起來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前途。所以——當然，這話絕對機密，倪爾先生——我管不出繼續打這仗的理由。我認爲我們不如同德國人講講合乎情理的條件——不一定是希特勒本人，但至少是同德國參謀本營」。

「甚至於在俄國加入戰爭之前我就這樣想」，霍思孟太太說，「現在我不笑了。」

「現在我的確相信了」。

「相信什麼？」我問。

「相信主要爲了共產黨們的好處而繼續打仗是傻事。我們得不到一點好處，却要損壞許多東西」。

我看了看她，然後把視線無目的地移向屋子各處，心裏在想：在戰事遲延了許久，繼續打下去

第一年冬天，在巴黎的一些非常像這門一樣的屋子裏，一定有許多像覆思孟太太的女兒，亮的女人，聰明的女人，有修養的女人，風雅，長頸，芬芳，生有柔毛的老鼠（譯者按：臨危避節者或壞人之意）。

但是我從眼角裏看到她和白理高先生交換了一下迅速而會意的眼色。現在該我講幾句了。

「好」。我含糊的說，故意讓人看出我又在做戲，「我明白你們兩位的意思，但還不是我習慣有的觀點，而且——唔——一部份由於美國參加……」。

「美國，我曉得」，白理高先生說，「有一個驚人的軍備計劃，但是大部份計劃還祇是計劃而已」。

「但是拿他們的資源……」，我開始說。

他不讓我講完便打斷了我的話，而且暫時放棄了他那安閒溫和態度。「關於資源我們說出許多胡話，就好像飛機生在樹上，而坦克車可以從田裏掘出來的一樣。把這些資源變成軍用品不祇需要時間，而且需要龐大的組織，全國力量，絕大的毅力。民主國家們有這種組織、力量和毅力嗎？假如，有，但顯露出來的形跡却還不多」。

這番話裏遠遠游蕩的美術品商人的成分不多。我望過去，看到覆思孟太太向我微笑，接着看了看錶，假裝動作極快不讓我看到，但同時又故意讓我看到。我接受了這個暗示，現在

差不多到了樓下有人要上來的時候了。

「唔，多謝多謝，霍思諾太太。」我說，仍然以同一姿勢繼續表演。我今天確實高興。如果謀的位置成功的話，希望你讓我不久再到這裏來。」

「哦！一定要來！」她說，同時把我的手骨有用意的握了一握。她那生有柔毛桃紅色的面頰具有動人的地方。大概在她血方面她也做著黑市交易吧。

白理喬先生也同時告辭。「我恐怕剛纔說得太多了。」在我們走下走廊的當兒，他輕輕的說。「霍思諾太太和那間屋子和那些畫使我興奮，所以我容易講出不該講的話。不過當然我曉得自己是和朋友們談。假如你到格萊特里各處把我的話對旁人說一兩句，也許會替我惹

麻煩來；不過我相信你不會那樣辦。」

「作夢都想不到。我喜歡講良心話，如果旁人講良心話，我也很注意。」我的天，我說的好像是蠢話。

在我們走下主要的樓梯的時候，他緊緊的握着我的臂。「我發覺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對你就有那種印象，老兄，所以我說希望不久我們再會到。現在回家嗎？」

「是的，這一天也够累了，而且明天還得上柏爾頓——史密斯工廠——已經弄到一封給他們的很好的介紹信——因此我想回去睡覺，要把精神保養得夠，就不搭旁人的車子怎麼回

家呀？」

他告訴我當時剛好在拐角地方趕一班晚的公共汽車。他的話不錯，因為在那班車子剛開始開動的時候，我好像忘了車牌，我在那班車上，腦子裏有好幾件事情要思索，不注意。

第二天下午我到了柏爾頓——史密羅工廠。假如不是最後發生了一點事體的話，那天下午我很晦氣。開宗明義第一章，他們廠裏不大喜歡我。廠長羅勃生（席嘉穆給他寫的介紹信）不在，我等了許久之後被領到一個叫皮爾森的瘦削青年那兒。他對我不感興趣，我固然不能因為這一點責備他；但是他那種絲毫不感興趣的神氣，未嘗不可以更設法遮掩一點。他打了幾個呵欠之後，確曾解釋因為使一個新廠屋開工，他已經兩三夜晚睡得很晚。他由辦公室窗子裏指給我那那座廠屋，因為辦公處那排大房子離那些廠屋有幾百碼遠。廠屋規模極大，看來伸展出去大約有半哩路。我們遍地建立了這些大飛機製造廠之後，然而任何地方似乎仍舊都沒有夠用的飛機，至今還沒有一個人向我解釋過這是什麼緣故。

皮爾森這傢伙不打呵欠的時候，明白的表示出我絲毫無進柏爾頓——史密羅廠的機會。而且看樣子，他還以為席嘉穆給我這封介紹信來鼓勵我是種頗為卑鄙的手段。我對皮爾森並不在意。像他這類的英國人，叫你想像這個戰爭是個非常排外的私人戰爭，牽着牠就像亞斯科特跑馬場的皇家看台，或是勞氏板球場的會員看台一樣（譯者按：亞斯科特，Ascot——跑馬場為英國最大跑馬場，勞氏，Lord——板球場為英國最大板球場），外人休想插足其間。飯

如我不是有要懇請工廠一下的充足理由，我絕不會求他作人情；但是向我所不喜歡的人們有所請求，似乎是我任務的一部份，因此我不得不試一下。「我到廠各處看一看，有什麼反對嗎？」

「我是沒有關係」，他回答說，「不過我們廠裏近來規矩有點嚴。廠裏有許多秘密東西，你要曉得」。

「我曉得」，這些人們張口「秘密」，閉口「秘密」，永遠使我討厭。「秘密」是沒有的談話，唯一能清楚聽到的地方就是「秘密」那句話。你在屋子這頭可以清楚的聽見對過講的祕密。可是我心裏雖然這樣想，口裏並沒講出來。而且極不讓自己顯出討厭神氣。

「不過假如你以為值得」，皮爾森說，「我可以讓你很快的瞧一瞧我們主要的廠屋，讓你看我們的工作規模多少有點觀念。如果你在此地停一停的話，我會給你找個引導來」。

我誠心實意的謝了謝他，我之所以感謝他，並不是因為我想趕快的一瞧他們的廠屋，而是因為我非常急切的要看看這位引導。除非我們全發了瘋，這位引導是值得一看的。因此我停下來。

引導很好。他身上穿着工人褲，上面發出噴塗飛機用的液料氣息，鼻尖架着鋼絲眼鏡，一撮不整齊的短鬚，年紀五十多歲，看神氣似乎希望自已不必工作得這樣辛苦。像他這樣的

人，隨便在任何一个工廠裏都可以看到。說話帶點倫敦腔調。

「不是從附近一帶地方來的吧，是嗎，先生？」我們離開辦公處的時候他問我。

「不是」，我謹慎的對他說。「我剛從倫敦下來，但是我實在是加拿大人。他們打發我到特許電氣公司來看看是否可以找到點工作，因為現在他們還沒有決定用不用我，我覺得不妨看看這裏有沒有事情可做」。

「原來如此」，他說，連看都沒有看我，祇是快步走下去。「一直想看看加拿大，還有南美洲，我一直在夢想着」。

「我在南美洲做了幾年事」，我告訴他。「在智利和祕魯。真是好地方，祇要依年輕力壯的話」。

「唔，我年紀已經不輕，而且身子就是不壯。這些大來這副老身子一直不好。不錯，是心臟病」。

我們此刻正在橫穿過辦公室一排房屋和龐大的貨裝廠屋之間的一大片空地。在右手，看着似乎一望無垠的是廠裏試驗新式超旋風式飛機用的飛行場。我聽得到飛機上大螺旋槳的吼聲。格萊特里的天氣有時有點陽光，一陣高處的风到天中的雲吹散，現在就在鄰近的一個冬天下午，每一件東西都像是一幅色調鮮明的圖畫的一部份。那個引導你往闊步，用手觸了觸我的臂。此時我們似乎離開任何人家任何地方已經很遠。

「他擔心假裝不心願罷了。」他說。「我遞這一包紙煙。」我在這裏裏面塞了幾包花柳藥。

他也給了我一支紙煙之後拿出一隻打火機來。我一看到這個打火機，馬下曉得此刻格萊特里的工作已經確實開始了。

「打不着」，他說，連看都沒有看我。「你帶着火嗎？」

我掏出我自己的特別打火機來點着我們的紙煙。「我本來可以把這一隻送給你」，我謹慎的說。「不過這是一位老朋友送的東西」。

「那裏話」，他說。「我要注意明天把我的打火機弄好」。

現在滿意了，我們彼此看了看，並且點了點頭。他似乎已經不是剛纔那個人，臉上疲乏神態仍然存在，因為他一點不比對我假充的年經輕，不過倫敦工匠的味道完全消逝了。他們在此地派來一個得力的人員。

「我特別爲了這件事來的」，我去訴他。

「最好不過」，他說。「他們自然叫我注意每一個人，可是我猜這是你，所以我先提加拿大和南美洲。他們把你的情形告訴了我一些。我們要慢慢的進行，我們不曉得什麼人在監視着我們」。

「現在沒有多少談話的機會吧，有嗎？」我問。

黑城

「沒有，沒有，這番話，但是我聽了，有幾處馬上要談一談。你這我講，倪蘭，我有一間房，睡覺和起坐兩用的房間在賴格爾街十五號，由市場街灣入磨坊巷，磨坊巷的右邊第二個拐彎就是。聽清楚了嗎？我的房間在第一層，我不是說美國的說法第一層，美國的房第一層是我們的樓面一層，不要忘記了，我在此地姓歐爾尼，我房裏姓魏金生，記住了嗎？好，今天晚上九點半鐘到那裏來找我，聽開無誤一點，因為我們七點鐘下班，而且在今晚晚上把我的線索告訴你以前還有一兩件事需要查對一下」。他停住腳步把紙煙扔掉用腳踩了踩。我也照樣把紙煙扔掉用腳踩了踩。這一來給了我們一個借題發揮十分鐘的借口。

「那樣說，你是有線索了？」我問。

「是的。我沒有浪費我的時間，雖然我一天到晚在道裏進行不容易。你自己有什麼見解嗎？」

「有倒有點，但是目前還不能消參決的意義。我今天晚上告訴你一些在道裏半鐘」。

「好」，他說，「現在你走馬蹄花的聲響，聽人覺得你有些可疑。我要告訴皮爾爾森，他對你有些不放心的，這樣或許有好處，因為像這一類的消息在格萊特里傳播得很快。你將來會吃虧的。」

一刻鐘之後，我被人指引出了大門，臉上裝出不太高興的神氣。這一下午的工作很好。我喜歡做一個小個的神氣和沉着，我總是在那裏是把他知道的事情都說出來，這是我

時不再進行要其聰明，雖然目前據我看，有幾個似乎需要研究傳傳。不過我在那天晚上，前些年的大部份時光都消磨在我自己的房間裏。企圖把我已經在格萊特里檢來的一些零碎消息加以評價。其中有一些直到我把一個在萊特里住了相當時間的人的筆記加以參照之後纔曉得是有價值的。我告訴你，我心裏急於要會歐耶尼。我所以急於要會他，不祇因為我需要他能給予我的一切指示，而且我在盼望着可以恢復自己本來面目一兩個鐘頭，可以自由隨便的談談當前工作。目前這讓人抑鬱的一段時間，而且像我前面所說，我心裏覺得不痛快，我所需要的是一點真正友誼，而真正友誼祇有從曉得我所以在格萊特里的真正原因的人身上纔能得到。我希望你已經注意到，實際上直至目前為止，所有我同人們的談話，全要套的套着，人正鈞的餌，其親善程度和餌中鈞鈞差不多。因此到了九點一刻光景我離開旅館的時候，覺得心裏痛當痛當。

燈火管制似乎更變本加厲了，走在街上竟像是一個地窖裏瞎摸一樣。街上市場街很容易找，可是我到上市場街之後麻煩就來了。像通常一樣，我急急忙忙地在後面隨從幾乎把他們攔阻的街上行人之中，我問兩個人騎坊巷在什麼地方，他們告訴我他們也是從外面來的人。我一時想不起這騎坊巷行燈火管制的格萊特里的街上，走的盡是外來客，沒有一個本地人。他更瘋裏閃閃亮亮穿過外，本地戶都走光了。最後一個警察幾幸幸我的鼻子把我牽進去，指示給我到騎坊巷的狹窄入口。因為我把一個左手的真正操盤認成一個汽棍間的人，或其像類似。

東西，因此走過了而錯過了賴格蘭街一次。不過最後——大概按約定時間遲了十分鐘——終於找到了賴格蘭街，不久就按起了十五號的門鈴，那是一幢稍小的平頂房子。

一個灰老鼠般的女人開了門，直到我講明向她的房客歐爾尼先生有約會之後，她纔不再顯出恐懼的樣子。

「歐爾尼先生的房間就在樓梯高頭，拿右手」，她胆怯的說。「不過他還沒有回來」。我們此刻到了小的門廳裏面，像許多英國小房子裏面一樣，房子裏有那種塞塞不通風的羊毛氣息，就好像房子裏到處有太多的舊毯子一樣。我聽得到前面屋子裏的無線電有兩個鬧嘈嘈的丑腳在打誼。

「我想如果你上去是沒有關係的」，她接着說。「世差人送了一個信來，說有位先生要來，送信的目的祇不過恐怕他回來得晚一點」。

「是的」，我說，「他曉得我要來的」。

「這話不錯。不過他完全沒有講到一位女士」。

「什麼女士？」

「唔」，她放低了聲音。「在一位女士也在等着見他，一位某某大夫——我沒有聽清楚她的姓名」。

這是一種難聽。自然除這道銀女外是絕無一個詞。他完全沒有講過這道銀女要與我見面。

「我聽說，前晚我個人睡，我看這屋裏沒帶女人。」——「沒帶關係」，我說。「我要去睡他」。

她，有時候突然闖入一個地方是有好處的。我迅速而靜悄的上了樓，一頭便闖進了歐爾尼的房間，剛好看見屋子裏那個女人把一張原來摺在手裏的紙塞到皮外衣的袋子裏。這舉動是本能的，不過已經被我看到眼裏。她顯出非常受驚的樣子。

「本」——如果我嚇嚇了你，我很抱歉」，我說。「不過我同歐爾尼先生在此地有約會，我來請了……」。

「他沒在這裏」，她說，此刻仍然沒喘過氣來。「我一直——在等他」。

他是個年約三十五歲的女人，生着一張瘦削有點嚴厲的臉，一對綠褐色的明亮眼睛。這樣子是聰明的，不過態度偏偏不安，缺少鎮靜功夫。她討厭我被現她在裏面。

「我要脫去大衣」，我說。「這裏很暖」。屋子裏的確暖，因為有爐火在燃着。而為寬的歐爾尼利用這個地方作起坐堂，房間頗大，雖然陳設寒儉，不過舒服。我記得當時心裏在想假如格萊特還有話，我一定要靠自己找一個類似的地方。

那女人看了看錶，錶起了眉頭。「我不過要見他一兩分鐘」，她開口說。

「並沒有關係，我可以等到你講完了再同他談」。

「你該同他說的約會帶來嗎？」

「是的」我說。「他叫我先點半茶。抽支煙嗎？」

「不，謝謝你。我不抽煙。」

初見面的客套就此終止。我點上一支煙，無目的的登樓屋裏各處，有時偶爾的偷瞟我那同伴一眼。某某大夫，唉？而且這位第一個把藥把子裏的紙條消掉的非常吃驚愕感的大夫。

「順便說起來」，我態度悠閒的說，「我姓倪爾，加拿大人，剛到了這裏，進了醫院的。工程師，今天下午在飛機工廠會到歐爾尼先生。」

「我曉得了」，現在她微笑了，「神氣與剛幾天不相同。」年齡？已幾歲未幾？嗜好？」

「好，不反響。年齡——四十三。緣夫。嗜好——釣魚，歷史，旅行，書籍，還有不太難的音樂。你聽肥！」

她又笑了，而且笑得很好看，不過時間很短。接着她就顯出打算編造些詞句，但是有所期待的向她訛牙笑了一笑。我並不是把我的一切都告訴了她而是在那裏一點也聽不到她什麼——並且除了那點關於工程工作的話之外，其餘對她講的都是實話。

「我在格萊特申這裏開診」，她莊嚴的說。接着帶着一點抑制不住的輕蔑神氣說：「我是想還回亞夫去。」

她說到這裏住了嘴。沒有關於婚姻同嗜好的小玩笑。包恩司登大夫，但是沒有外國人的口音（譯者按：包恩司登 Baunthorn 爲一德國姓）。她或許不是英國人，或許復可能的蘇格蘭人；但是講話那種口音絕不是德國人。關於說話純粹英國口音的德國人，我在書上看過，而且也聽人講過，但是至今我還沒有親自遇到過一個。這一類的德國人，同有十種不同人格的超等間諜，和有廣大組織的巨犯一樣，都是理想中的一類人物。

「我想不該再久等了」，她說，眼睛沒有看我。她此刻是坐在一把舊的大扶手椅的邊緣上，我坐在爐邊地毯那一邊的另外一把裏。我企圖使她安心一點，對我不要那樣疑慮。但是不成功。

「你有什麼話可以由我轉告他嗎？」我問。「我非等他不可」。

「唔」，她遲疑着，眼睛還是看着旁邊。隨後她像通常人們想對你撒漫天大謊的時候所有的舉動一樣，用那對驚惶的亮晶晶的眼睛直瞪着我。「歐爾尼先生不過是我的一個病人，昨天我給他開了一個藥方，我覺得——唔，我相信——開的不狠對——或者可以改一改。因此——我到他家裏來，我正走在半路上準備回家——告訴他。此外沒有旁的裏」。

「我曉得了」，接着我試發了一砲：「那誰說，剛巧在我進來的時候你把牠藏在口袋裏的就——那張開錯了的藥方了？」

她的面孔根本就沒有多少血色，此刻慘白得像張紙。不過這情形並沒有持續好久。她

隨即假裝受了侮辱而因此成了鬥爭。不久我們受夜愛這昂貴的醫學教育，是希望她們能變好的。她當然的站起來，開始吞吞吐吐。我也站起來，留心沒有微笑。

「你跳着跳來的時候」，她說，這就從很遠很遠的地方講話，「我碰巧我正查看一封信件，自然不用說你嚇了我一跳……」。

「我曉得，而且我為這我很抱歉。我這抱歉問了一個與我毫不相干的問題，我也怕我是個機會喜歡打聽的人」。

「不錯」，她說，準備要走。「我注意到你的好奇心是多麼重。不，我並不是因為你講的話纔這樣說。你的眼睛洩露了你的秘密。你的眼睛非常不安定，非常敢言知道人家的事，而且像罪有應得的那樣不快活。再見」。

在我想到任何一個答復或開錯者處。在「行動之前」，她已經用出去了。這位包恩司登大夫在未加戒備而被人捉到的時候，神態或者像要受驚嚇的野兔。但是等她寫上「鎖」字去時，誰也別想騙弄她。關於她的慘形薩爾尼可以告訴我，因為不論她是不是她的病人（我可以想得低矮個充足理由說明他所以選擇薩爾尼特別外科手術的原因）他一定知道一些她的事實。我所知道的不過是她是個生海處極端緊張之下的女人，知道她有頭腦，知道我不喜歡她。可是薩爾尼出了伸腳念字現在已經下點了。我沒有耐心靜靜的坐在那裏，因為我在屋子裏四處踱着。那間屋子酸酸性的正對那天下午我和去會到的歐爾尼本公一樓。屋子裏沒有看

人有一張紙，是顯示屋主是個工廠工頭。我心裏又尋思起歐爾尼是個非常機警的人。這做一

想，更使我急於要同他真正談一談。

到了大約十點一刻的時候，我聽見下面門鈴響，接着是人說話的聲音。有人來了。我偷偷的向樓下瞧，看到來人是個警察。隨後我認出就是那個下頰突出，在特許電氣公司非常討厭我的盜行警長。他現在走上樓了。

我祇有不到兩秒鐘的時間來決定主意。留在房間裏無法躲避他，我不是和他碰頭祇有走開。假如我和他碰頭，那樣不是他如此疑心我，結果叫警察跟我多少天的踪，就是我被迫不能不向他證明自己身份和在格萊特里的任務；但是我不願那樣辦，因為雖然不久當地警察或許有人要知道我的身份，但這個愛管閒事的蠢驢關於我知道的愈少，對於部裏，英國戰事努力，和同盟國家的好處愈大。那麼唯一的辦法祇有走開。於是我趕忙走到用長而厚的窗幕遮黑了窗子跟前，鑽進窗幕中間，使燈光滲入黑暗的世界，把下面一半窗子推上去，手扳着窗台，身子盪入黑暗之中。等到身子完全伸直之後，我撒了手。假如房子背後有類似地下室一類的東西，我恐怕早已入了醫院，塗上幾個月石膏粉；但是我在未墜地之先，猜測那裏後縮地下室，而祇有一個後天井或是花園，因此總冒險一試。我的猜測是對的，雖然我身子落地時候很不舒服的滾了一下。落地的地方，類似一個後園子，地上還堆積着許多雪，因此減小了我下墜的力量。

我落地的當兒，聽得到那個警長在上面屋子裏大聲呼喊，屋子裏仍然露出了一些光。我又聽到一個人的聲音——恐怕是什麼暗中巡查的空襲管理員的聲音——似乎從我左手後街裏轉過來。我趕快站起來，在燈光之下，很容易的找到從樓上窗子裏看不到的後門，向右手一個大轉彎，折進巷子裏。有人在吹簫笛，我心想那警長此刻正準備跟隨我跳下來。接着我聽到有人從巷子裏急急向我走來的聲音。脚下非常滑，而且我也不願意讓警察跟在後面，自己再繼續滑下去，因此又向前跑了三四家之後，從一道開着的門裏闖了進去，跑完一小段路，發現後門沒有鎖，走進據我在黑暗中觀察似乎是一個小廚房的地方。

我不曉得外面的情形如何，不過我覺得在一個期間之內，走近那條背後巷子是危險的。我最好是儘量留在這所陌生的房子裏，不然就偷偷的穿過房子走到前門。到了此時，我纔有功夫想起我把帽子和大衣丟在歐爾尼的房間裏，除了將來在警察局之外，再見牠們的機會是很少的。不過帽子和大衣絲毫沒有藉以認明物主是我的東西，甚至連出品店的名字都沒有，因為我替部裏工作了將近兩年之後，已經學會了一兩樣把戲。但有這兩樣東西究竟是個累贅，我咒罵自己當時沒有想法把牠們拿走。

幸而我把我的小電筒放在內衣袋裏，現在我用牠照着，走出這個小而髒臭的廚房。現在我已經明白這所房子和歐爾尼住的那所形勢完全相似，房子的小門廳剛好一樣。我偷偷的向前走的當兒，聽得到人聲從前面屋子裏傳出來，正像我剛纔對魏金生太太講話時我聽到無

線電滑稽丑角的說話聲音一樣。我在門下而留心聽那些說話的聲音，聽了一會之後，容易的分辨出其中的一個。在那個房間裏，無疑的過了一晚上的辛苦工作之後，現在那裏舒服休息的不是旁人，就是「我們喜愛的丑腳」格斯。金波先生。

，我做了後門便走了進去。不錯，裏面果然是格斯。時候已經這樣晚，他那圓扁平臉上仍然帶着一些化粧的痕跡，軟領和領帶已經除掉。和他一起圍着桌子的一對是矮胖母親型的女人，一個是那六個歌舞家女子之中之一，還有一個不是利歐那德就是萊利。他們纔吃完晚飯，現在正在點着紙煙又倒着啤酒。房間很暖，有一股好像人們在裏面過去二十年一直沒有停止吃飯喝酒吸煙的氣味。

「金波先生？」我說，趕快把門關好。

「是我」，他答應並不很駭奇。算我走運，恐怕碰到了格萊特里有人遲睡晚到他們家裏來而不怎樣驚奇的一羣人？

「請原諒我這樣突如其來」，我開口說。

「沒有什麼，老兄，沒有什麼」，他與高采烈的說。也許此刻戲演過之後，在他正覺得身心舒暢的時候，看見一個陌生面孔心裏並不感覺不痛快。「還是金波太太。這是我女兒和糖丈夫萊利達格拉司，都是我戲裏的腳色。你看過戲了嗎？」

「昨天晚上看過」，我說，極力裝出熱烈的神氣。「非常高興看。還多少就是我上你還

裏來的原因。我姓羅濱生，剛纔去住在這條街上的幾個朋友，他們說你住在這裏，因為我
 有點事情要問你，因此就來了。可是我在前門叫了半天沒人聽見，我站在外面覺着有點冷
 而且聽得到你們的講話聲音，因此就走了進來。我希望你不見怪。我很希羅濱的對金波
 太太說了這番話，覺得她一定會高興。

「毫無關係，毫無關係」，她說。「的確與會到你，羅濱生先生」。她說了之後，藍
 波雅嚴的瞞了媽女兒一眼，好像是說真正的禮貌的禮儀在，如今她正着一台台鏡的對待。

「剛要說看你樣子你一定冷，老兄」，格萊說立起來坐他坐前椅子向後拉着。「喂，
 媽媽，我們把桌子挪回來，動手呀，萊利，桃特」。

「這裏的女房東」，我們重新坐好時候金波太太說，「睡得很早，耳朵又靈，所以你叫
 門聽不到。她回來聽不見我講話，不管我講什麼」。

「她高興聽就聽得見」，桃特說，她似乎在發脾氣。「信他們的鬼話！」
 「現在好斷了」，我們大家全圍在火爐周圍的時候，格萊嘆着說。「你要不啤酒嗎，羅
 濱生先生？你當然要的。倒一杯，萊利。我們這次到這裏，對於喝啤酒酒氣很好，我可以告
 訴你。羅濱生先生。就在不久以前，我們有幾次覺得什麼似的，連一滴啤酒都沒有，至少我
 們這班的人們喝不剩一滴。這樣說，你喜歡我們的戲了，唉，羅濱生先生？」

「我喜歡，其餘看戲的人們也喜歡」。

「咳，不辦」，格瑞說。他在萊特這邊，他的這很感話，一點不穩。當他欲想像我對這演說有興趣。我們這次在「白蘭地」表演不大重要。我不曉得這演說有甚麼空」，他留心的補充說，「因為這演說未免不公平。不，假設這演說，在格萊特里不公平。可是無論怎樣，我們在這裏的表演不大重要。你在這，羅生為生。目前的表演也許排場不大」，我同意說。排場不大，不過你總的我們發給這裏的人們多麼一定會吃驚。就拿唱歌的瑪米亞。……」

「絕不配拿那麼多錢」，他太太非常果斷的插了嘴，「絕不配拿那麼多錢。……」

「不是嗎，排特？」

「不錯，媽，而且你從這例現在總是每晚上去兩次」，排特說。

「祝你健康，金波先生！」我端也啤酒來嚷嚷說。

「祝你萬事隨心，老兄！啊，你剛才不是說有這事情要見我嗎？」

「唔，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我抱歉的說，「不過是我對昨天晚上你們的表演中有一項不由而然的發生興趣，因此我很想和你談一談。你看，我的一位朋友，一個法國國家的加拿大人，有個姊妹是位很好的體育家。我曉得她在幾年以前跑到北極來加入極

要志願的戲班，所以昨天晚上我帶着你們許芬姑娘，心裏疑惑她是否就是我那新湖冰凍……」

「啊，我明白了」，格斯說。「事情有點古怪，不過在你剛走進來的當兒我們正談論着她」。

「既然我們總是談論她，那沒有什麼很奇怪的地方」，桃特說。

「喂，你別多嘴；不然就去睡覺去」，她丈夫萊利說。

「你是什麼意思？」桃特叫着，馬上轉過身子向着他。

「別鬧，別鬧，別鬧」，格斯叫起來，斜睨看着她們夫婦倆，顯示出我事先沒有想到的那樣多的權威，「我們想安安靜靜的談點話，如果誰不願意，那麼可以上樓去嚷叫個痛快。這樣就可以了」。他向我轉過身來，迅速的閃了閃眼。我喜歡私生活中的格斯，比他在舞台上喜歡的多。「你那位朋友妹妹的名字叫什麼？」

「海蓮·馬爾瓦」，我立刻回答，腦子裏想起了多少年以前我在魁北克遇到的一位老處女的名字。

「不對，那不是」，格斯說，此刻顯出了架子莊嚴偉大的神氣，而且很開心。「我無意中曉得菲芬的真實姓名是秀瓊·辛德勒」。他用心的把她的姓名拚出來。「她最初是從斯特拉斯堡來的。這一點我確實曉得」。

「那樣說，就不會是同一個人了」，我說，「你們那位走繩專家碰巧有點像我那位生在加拿大的法國女朋友。而且也是一位好表演家」。

「的確是位好表演家」，另外那三個交換會心的簡波的當兒格斯這樣說。「很聰明，表演得又實在好。可是——唔，人却特別極了，特別極了」。

「特別嗎？她簡直可怕」，桃特嚷着說。「她已經把我們歌舞團裏的兩個女的嚇掉了魂，而原因不過因為她們那次的孫德蘭無意中到她化粧室裏去了一下」。

「我壓根就這樣說」，金波太太說，她說話似乎總是有點單調。「我不是嗎，格斯？我說她將來祇有替班裏惹出麻煩，因為她不是個好女人。我不是說喝酒，我也不是說找男人……」。

「關於男人，我倒不大這樣相信」，萊利說，「縱然果真是男人的話，由我看見找她的，那幾個男人的樣子看，她的口味也一定很特別」。

「不是男人」，桃特果斷的說。「你去問問柔絲和菲麗絲，她們會告訴你」。

「夠了」，格斯說。「否則你會讓羅濱生先生對我們班子起些錯誤的念頭。不，她人特別極了——我說特別就是特別，因為我在各地東跑西跑了四十年，什麼樣的人都見過。先說這一點，她不是朋友。自然除非她認為她的行頭或是樂隊奏樂出了毛病之外，你也許跟她呆一個月而兩個人說不了十句話」。

「也許是因為她英文說得很好的關係」，我建議說。

「這些外國姨子們」，格斯太太非常氣憤厭惡的說，「我不願意要她們。我不願意，幹得很」。

們則

「慢着」，萊利說，「你可不能說非芬體」。

「如果她們身上不露，那與她們心裏也是露」，格斯太太說，顯露新釘殺鐵的勇氣。

「媽，你自己不曉得自己說什麼胡話」，格斯愉快的說，在她那粗獷了似的臉上打了

巴掌。「現在不弄謔了，讓我們談。她由英文說得當然不怎麼好；可是我聽得他們哇哇哇

哇哇哇了，你媽子的那些人比她更壞的多，不過她一點也不和氣，她不願意和班妾人們在一起

而且似乎也不關心表演好壞。你注意，羅渣士先生，實在講起來，我不能抱怨，因為她

一直能叫座——昨天晚上你親自看到了。然而信不信由你，如果她打算這樣辦的話，她與他

叫座的「多」。

「怎麼樣？」我問，請相信我，並不是純粹由於客氣。

「噢，你看見表演了。她舞腰肢跟頭的時候叫大家喊着數。當然這叫叫大家一起會唱一

樣，都是好的做戲法。我每天晚，站在台角裏聽着大家在前而數着數，這就是我怎樣開始法

意的情形。你看，如果她每當十二分的寶物，她的表演更要好得多；可是有些晚上，她在

舞臺上也許碰幾次，然而我却的的確確的曉得她滿可以不費勁的舞上十五次二十次。我曉

得她能夠，因為在另外一天晚上，就在那同一種動作，她會來上十五十八或者二十次。顯然

那樣的，難道不每次表演都如此呢？明白我的意思嗎，羅渣士先生？」

我非當誠懇的告訴他我確實明白他的意思。

現在就特叫我們吃了一驚。「我曉得她爲什麼每次變扭得次數不同」，她開口說，「她並不是每次不同」，萊利說。「有時候一連幾晚上衣數恰恰一樣。我曉得因爲我留心過數數」。

「你的意思是說你證請了她那肥大的腿」，特說，特特看了他一眼，「她總是時的變換，因爲她不信。她有一天晚上差些告訴非比絲和我。我曉得她非常迷信。她坐在她自己的化粧臺裏用紙牌占卦。雖然她不肯替我占卦，我認爲她可怕，我們不要談論她了。」

「就這麼說！」格斯太太鑿着說，對她女兒皺着眉頭。「你覺得沒味的，也許旁人覺着有味」。

「來找她的是些什麼樣的人？」我問。

「哦，報紙記得一兩個」，格斯說。「平常人，有點上年紀，我好像記得。沒有什麼特別的人」。

「我記得那些人」，萊利說——我本來覺得他是生平遇到的極其的滑稽丑類之一，但是此刻却給我一個印象，認爲他是個頗爲聰明的青年——「完全不會去追求她的那類人——你曉得，男女之間照例的一套。而且我從見過她一兩次在酒館咖啡館裏同人們談着，他們也不是手牽着手」。

其次「沒有人懂你的意思」，特特說。特特分明是認爲每隔幾分鐘就要當衆公開侮辱她們的

丈夫一次是他們的天職的那類女人。

「你明白我話的意思」，萊利氣憤憤的嚷着說。「我是說他們在一起不是親親熱熱的講戀愛。依我看，好像他們是在那裏講生意，至於是什麼生意，那祇有天曉得」。

金波太太突然獅子大張口似的打起了呵欠。我把自己的啤酒喝完。「好，多謝多謝」，我說。「今天晚上很有趣。我再謝謝昨天晚上的表演，金波先生」。我同他們握了手。

「我送你出去」，萊利說。等到我們走出屋子到了門廊裏他已經隨手把房門關好的時候，他悄悄的說，「你是位偵探，不是嗎？」

「蒼天，不是的！你怎麼會起了這個念頭？」

「好，我想你不願意告訴我什麼。不過我猜你剛纔打聽菲芬不是爲了好玩。假如我是你，我一定接洽多打聽打聽。如果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地方，就讓我知道。我一年之從前軍隊裏退了伍，後來同桃特結了婚，因此進了戲班，雖我不大喜歡這個行業，並且曉得自己演得非常糟。可是我「不是傻子」。

「我曉得你不是」，我告訴他。撤開了舞台，惡劣的表演，和那位叫人不敢領教的利歐納德，他是個不難叫人喜歡的青年。我心裏覺得對不住。

「况且」，他繼續說，現在一隻手扶在大門上，「我不把你的秘密揭穿，你得領我的情。你看，你剛纔告訴我們你是從這道門裏進來的。可是我這最後一個進來，我曉得我已經把

牠鑽好上了孫，而且一直沒人動過。所以我曉得你不是從這裏進來的，明白嗎？」

「好，萊利」，我說，「我不想辯駁這件事。不過如果你不告訴旁人，那我要感激你。在你離開之前我或許再見你」。

「我們僅僅再表演三晚上」，萊利說，「不過隨時都可以來。我化莊的那間屋子——我不能說是我的，因為我們有三個人合用——就在菲芬化莊室的隔壁。她每晚都要表演兩次——明白嗎？」

我溜進現在似乎特別冷的一個夜晚，因為我頭上沒有了那頂帽子，身上沒有了那件大衣。外面還是那樣黑，沒有一個人看見我在回到旅館去的路上走着。沒見到歐爾尼是件討厭的事，心裏覺得微微有點抑鬱，好像不知怎麼出了大岔子。但是我認為這一晚上沒有白白過去。菲芬是耐人思索的。這位包恩奇壹大夫也是如此——她這樣晚去拜訪一個不在生病的人，外表那樣緊張，內心那樣驚恐，而又這樣容易發脾氣的那種女人。我腦海裏仍然可以看到那對露出恐怖亮晶晶的眼睛，大夫們不該顯出這種神氣。我在自己的房間裏抽最後一次煙的當兒，告訴自己在格萊特里這個事件裏出現了過多的女人，因為全需要監視的女人此刻我已經數到五個了。現在正是和歐爾尼談一談的適當時機。

黑城

第二天開始得很壞。那是一個落着雪雨的寒冷的早晨。報紙上大字標題標着。惡劣的消息，就像計開一樣。我吃了早飯出來的時候，旅客接待處的那個女人提醒我我住的兩夜期限已滿，我那間房間現在「我們的一個老住客」又要用。我告訴她我並不對讓出我的房間，雖然我還沒有另外找到一間，但是我們留下來的不多幾家旅館，目前應該招待過往行旅，而不是招待老住客。她把我帶到卜倫伯少校面前，我對卜倫伯也是這樣講。他簡截了當的告訴我這是他的事情與我毫不相干。我聽我不贊同他的意見，便離開了他，曉得他這樣忙著作地防紳士（而且是在一個工業城市的大街上！）和利用閒暇開旅館，想對他來說時容或有的任何需要是白費口舌。現在報紙開始呼籲大家檢討自己的毛病。每，我們的毛病之一，就是卜倫伯之流所有的那種歐亞紳士氣派的傳統。這種東西壓在我們身上，真是一個發埃。他們那流人全是自欺自慰，以爲目前仍然是一九〇四年前後以太平盛世。因而奇怪爲什麼似乎沒有果產生出來。他們不安分的死，又不奮力求生存。是的，我那天早晨覺得一肚子的不痛快。

在十點鐘左右，我打了個電話到格爾頓。史賓斯玉麻接電話說我起他的一位親近

朋友，現在有要緊的事情要和他說。我本來不願意這樣辦，但是這樣總比隔了沒有好久便又想進工廠或是在工廠門口找他好。我等了許久之後，接電話的女子告訴我他還沒有到廠，恐怕他身體不怎麼好，因為以前，他有好幾天沒有上班。我此刻要碰一碰運氣，否則就要再浪費許多寶貴時間。因此沒有帽子大衣，當下坐上一輛搭客汽車，冒着雷雨趕到賴格蘭街十五號，囑咐司機在外面等我。

魏金生太太雖然在家裏，她這天早晨看到我驚恐的神氣比上次還更厲害。

「我祇想做正當的事情」，在我隨着她走進門廳裏的時候她曖昧的說。

「我相信你這樣」，我對她說，而且說的是實心話，因為她是那種辛苦操作的女人。這樣心疲力瘁，胆小虛弱的女人們，似乎從生活中得不到一點值得佔有的東西；然而，在另一方面，她們說她們祇想做正當的事情時，說的是不折不扣的實在話。「不過我不懂你是什麼意思，魏金生太太？」

她狐疑的看了我一會，然後說：「你上樓到他屋子裏去吧」。

雖然她的曖昧態度似乎有點離奇，但是當然我心想歐爾尼大概會訴過她說我或許會來找他，因此我一句話不說便一直上了樓。

一個臉色發紅的大塊頭，坐在歐爾尼的屋子裏，看起來幾乎把屋子裝滿，嘴裏像野牛與象一樣嚼着東西，在桌子上很顯眼的擺着我的帽子和大衣。

「我曉得。」我嘆了口氣。歐爾尼在什麼地方？」

「他問，面孔板板的。」

「因為我要見他。我昨天晚上同他有個約會，可是他始終沒露面。」

「你曉得，唉？在這裏嗎，唉？」他說話帶着很多本地口音，因為這個緣故，他的話聽起來的確似乎非常次委婉。

「是的。」

「我們下午在廠裏會到。他叫我九點半到這裏來。」

「太漢點了點頂。」「子，話是够坦白約。那帽子和大衣是你的嗎？」

「是的。」

「我曉得不是他的，他的不會這樣大。這樣說，昨天晚上在這裏從窗子裏跳出去的是你嗎？」

「不，不，不，是我。」

「做這種蠢事。你為什麼跳？」

「因為我不喜歡你那位警長。」我回答，「而且也不願意被逼不過對他說明我在此地的原因。」

「我的警長，唉？」

「好。」我說，微笑着。「如果你同當地警察沒點關係，必是我的觀察力出了毛病。」

「我明白了」，他從邊邊閃爍，他的口切沒有，幾許是笨重，然而並不呆板愚鈍。雖然我剛從遊屋子的時候看到他在那裏心裏不高興，我卻喜歡他的樣子，這三處中你的觀察對人無你的說法，並沒有毛病，我是韓祥警監。你是誰呀？」

「我叫李非理，何爾」

「美國人嗎？」

「不，加拿大人。可是話說起來，外面有輛警車等着我，如果我們不走的話，我不如開發了開車的好」。

「不用，何爾先生，我覺得不如叫他把我們送到我辦公的地方去」，警監說，徐徐的站起來，估量他那塊頭一定有一百四十磅左右，而且並不完全全是肥肉。「你可以穿上那件大衣或戴上那頂帽子」。

在汽車上他沒有講一句話，我一言不發，因為我心裏在尋思有多少話可以告訴他。遇到這種地方，部裏總是讓我們自由斟酌處理，雖然像我前面講過，我們通常早晚總要同當地警察合作。但是在一件工作開始的時候，還是他們完全不知道我們的情形比較好。

「這是你叫的汽車」，我們到了警察局——在南政府大樓背後——的時候他批牙笑着說：

「當然」，我說，隨即開發了車鑰。

他似乎已經受有多少空餘地勢。我很費事的坐在辦公桌和窗子之間的一隻小硬椅子上。他桌子右邊有公文，他愛了一陣兒鐘的功夫把這間的窗簾卷起。隨後用那熱氣烘烘的拳頭磨蹭着。我一面用手擦他的黃灰小鬍。我確確在威爾尼的屋子裏就嘗測到。而此時已深深知道。就是眼前不是。他隨便用一篇謊話就可以愚弄住的人。

「威爾先生，」他開口說，「右邊請希望你答復一下。你到格萊特里已經好久。在此地做什麼？」

我告訴他我先到特許電氣公司後到柏爾頓——史密斯工廠去接工作。我說出在每個地方會到的人們。

「這道了。」他說。「你以前認識威爾尼這個人嗎？」

「不認識，我昨天下午親會到彼，他叫我昨天晚上找他，像我們纔講的。」

「是嗎？不過他為什麼要你找他？」

「我們有點私事要商量，」我告訴他。

「很要緊的事嗎？」

「是的，很要緊。實際上，我急於要趕快看他，所以今天早晨又到他家裏來找他，我事先向廠裏打過電話，知道他不在那裏。他們說他必是病了。」

「不，他不走。」警監很會的說。「他死了——昨天晚上燈火管制在黑暗中被一輛汽車撞倒撞死了」。

「我到此地的那天晚上就曉得你們這燈火管制要出亂子，我說。「現在果然出了亂子，死得可憐！我喜歡那個人的神氣。他明瞭他的職務。我正盼望著和他談話。他媽的可恨！」我眼睛注視著流著水珠的窗子，心裏在尋思自己是否深切的知道默爾尼已經出了岔子，是否深切的知道我們約定的談話將永遠不會實現。」

「你說他明瞭他的職務」，警監說。「一會之後說。「他的職務是什麼樣的職務？」我照例這奇的樣子。「怎麼，他是柏爾頓——史密斯工廠裏的一個工頭」。

「假如他僅僅是個工頭，那麼他是在燈火管制的黑暗之中偶然被汽車撞死的」，警監說，「此刻我用不著再裝出這奇而怪樣子。」

「你的話什麼意思？」我問。

「我想你知道一些事情，並且我想我自己也知道一點事情。如果你把你所知道的告訴我——」他繼續說，「那麼我可以把我所知道的告訴你。實在說，我一定告訴你」。

「既然那樣好，我回答說。「我曉得默爾尼——或者說他真姓什麼——是特別支隊裏的人員，在此地柏爾頓——史密斯工廠裏做工作，昨天我到那裏去，希望同他聯絡，結果達到了目的」。

「本傑」，他說：「事實上，你講的不過證實了那件公事上所說的話。可是你怎麼會對這件事發生關係呀，倪爾先生？」

「我從他桌子上拿了一本便條簿，在上面寫了兩個號碼，一個是倫敦私用電話號碼，另外一個是——唔——僅僅是一個號碼。」如果你叫那一個號碼，就會直接通話。然後一說另外那一個號碼，你馬上就可以調查我的一切。」

「我現在就來試試看」，他說，接着叫通電話。他提問謀工作是吧？」

「不錯，不過說一反問話聽起來好一點。別告訴我你在格萊特里不會有什麼間諜，因為我們儘巧了曉得此地有。」

「我絕不對你講那一套」，他咕噥着說。「我這裏講的提法不願白你們這些傢伙們幹嗎一定要鬼鬼祟祟的故作神祕，而不肯同警察們合作。」

「我們有時候同他們合作」，我回答說。「不過究竟說起來，警察裏面難道沒有幾個積極活動的第五縱隊」。

「什麼！」他態度激昂起來，擡起了一個很大的拳頭。「喂，我告訴你，英國政府警察」

「是一班非常幹練的人員，我曉得。這是我心裏的想法。但是我看見這一兩位警察局長法西斯派頭學得很不錯」。

他從來不笑了。「我也看見過，看見」，他繼續說。此時他的電話掛了。

「時，警監上，他打完了電話之後我說，「我已經把我所知道的告訴了偵。這有什麼呢？」

「對於這件事情還有兩點我們運氣還不錯」，他慢慢的開了口。「乍一看，這件事情好像又是一起汽車鬧禍。此地自從實行燈火管制以來已經發生了好多起。但是我無意中注意到他外表上有一小片在他屁股發現的地方左近一帶都沒有蘭膠泥。之後，在第二天清晨，因為我腦子裏對於他衣服上在什麼黏的泥有點觀念，就同着我們的兩個人員到那個地方察看了一下。結果找到了一個小記事本。據我想，相信他被撞倒之後，在剛剛要失去知覺的時候，他好歹把這個記事本丟在一邊。隨後他被人拖上把他撞倒的那輛汽車上，然後被丟在被休曠的地方。在上而操場的頭上。他屍首被發現是在昨上大約九點三刻的樣子。總之，不像普通的汽車鬧禍。」

「我確信不是」，我斷然的說。「他是被毒死的，而且時間恰好叫他不能把他發現的說密告訴我，因為他昨天下午告訴我他曉得點事情。可是你弄到那個記事本了嗎？」

「弄到了，在我這裏，雖然裏面東西似乎不多」。
「你在他口袋裏找到了什麼東西？」

「情單在這裏，」安慶說，把單子拿出來。「普通東西。零錢，皮夾子裏有五鎊十先令，

還有份證書去辦東西，鋼筆，銀筆，刀，手紙，烟，一盒火柴。」

他繼續說，「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

他繼續說，「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

他繼續說，「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

他繼續說，「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

他繼續說，「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

他繼續說，「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

他繼續說，「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

他繼續說，「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

他繼續說，「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

他繼續說，「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

他繼續說，「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

他繼續說，「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

他繼續說，「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

他繼續說，「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

他繼續說，「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

他繼續說，「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

他繼續說，「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

他繼續說，「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還有幾張紙。」

告訴你，但是因爲我非知道斯爾尼的事情不可，因此只好去請教。我才聽着這話，

「警察太多了——但是現在我高興同你合作」

「高興得便，倪蘭先生」。他說着笑了。

「好，不過在我們開始之前，有一點你得了解。這個遊戲比賽也許有着極大的作用，

可是你相信我的話，實在並不是。納粹開謔弄死了我的知己朋友夫婦倆，這是我弄進反間諜

工作團子裏來的原因。我相信一個就在這個城裏，就在你的眼前的納粹開謔昨天晚上把歐爾

尼害了。玄妙工作！相信我的話，正是這種玄妙工作，對於移殖納粹們到挪威、荷蘭、比魯

時和法蘭西發揮了和飛機坦克同樣大的力量。而這同一種玄妙工作，就在此刻正在幫助日本

鬼把遠東拆得七零八落」。

「我相信你的話是對的，倪蘭先生」，他用他那種遲緩而精明的姿態說，「我相信你的

話是對的，但是我不過是一個平平常常的警察——雖然我不是傻子……」。

「我曉得你不是」，我趕快的對他說。

「而且什麼問題，什麼第五縱隊，這種玩意我一概不識」。

「你得記住這是一場非常複雜的戰爭」，我說，「可是政府官員對於這次戰爭所採取的

方針却不大理智——聽聽他們在軍艦週講的那一套。他們總是想硬使牠變成上次大戰，而因

此理論顯現實格格不入了。你無法把不同的國族、不同的國歌和不同的愛國情緒，作成簡

黑 城 痛

軍隊事情。我不得不領一些軍隊人離起刺。因為我聽得他們離去精神極壞。反過來講，此種在去些德國人離盡着他們所着的勇氣來幫助我們這邊。對嗎？

「對。」他謙卑的對我應答。『你先慢講——我不願意你信口說。』我待要說，但通常大體上這個時候便要停下來。『你可以嗎？』

我待要說。於是他把酒杯斟滿。於是他就說要了兩杯茶。

『我對於這大戰爭，我看過這道樣。』我繼續說。『雖然在戰的各方面，每一邊或許有幾百萬人的前進幾百萬人的退却，都是因為他們所救的國家。』

『對。』他謙卑的對我應答。『你普通民眾的人們，和祇信法西斯主義的人們在雙方正戰爭裏，雖然多少相信普通民眾，喜受普通民眾的人們，和祇信法西斯主義的人們在雙方對面裏，雖然也許多相信普通民眾，但總終歸說起來，極是在計劃着讓信和他們的可以受普通民眾的發生。』

『對。』他謙卑的對我應答。『你普通民眾的人們，和祇信法西斯主義的人們在雙方正戰爭裏，雖然也許多相信普通民眾，喜受普通民眾的人們，和祇信法西斯主義的人們在雙方對面裏，雖然也許多相信普通民眾，但總終歸說起來，極是在計劃着讓信和他們的可以受普通民眾的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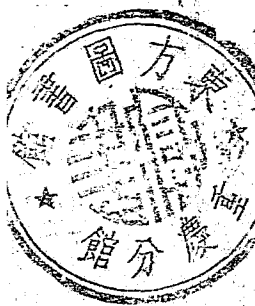
『對。』他謙卑的對我應答。『你普通民眾的人們，和祇信法西斯主義的人們在雙方正戰爭裏，雖然也許多相信普通民眾，喜受普通民眾的人們，和祇信法西斯主義的人們在雙方對面裏，雖然也許多相信普通民眾，但總終歸說起來，極是在計劃着讓信和他們的可以受普通民眾的發生。』

我待要說。於是他把酒杯斟滿。於是他就說要了兩杯茶。

但不要停下。我知道的是另外那一班人，法西斯那班人」。

「恭很體面很甜，我不太喜歡，但是我假裝着很愛喝。」關於法西斯這班人，我不能不大
思索一番。因為這就是我任務的一部份。當然有的德國人之所以替希特勒工作，正因為他們
認為他代表德國。但是我們憂慮的不是他們。給我們麻煩需要明瞭的，並不是德國人，然而
替希特勒工作的那班人。當然有時候他們替希特勒效勞不過爲了錢——錢照例是不很多的。
有時候他們是因爲受了威嚇纔替納粹出力。這是德國秘密警察有的一種手段；他們找到某
樣使你驚恐的事情，藉此逼迫你替他們工作，祇要你一開始，你就不敢中途放手了。但是確
實難以對付而危險的，是因爲他們信奉法西斯主義而暗中爲虎作倀的一班人們。當然有時候
——像在法國——他們以爲祇有納粹能夠幫助他們，保持他們的勢力，或財產。或是兩樣。
再就是這班人之中，有的如果他們肯效勞使納粹打勝，納粹就允許給他們高官厚祿。哦不錯
，你我恐怕和心裏在迫着他們一旦當了地方區長要怎樣對待我們的人們坐過對臉。對於一羣
人，鼓舞他們的是報仇的念頭——我相信希特勒本人和許多他的黨羽就是這樣。這班人全都
喪盡了天良，等着有機會，就要賜所有嘲笑過他們的人的臉。這班人就是厭恨民主思想，
瞧不起規規矩矩的普通人。我們要找的是這類人，而且不要忘記我們提他的時候，他也許正
在極力歌頌着英國，打着英國的旗號」。

「看這種人在格萊特里嗎？」



「我們知道實實的情報由格萊特里傳出來。我們知道——你們也知道——格萊特里發生奇案——數量的暗中破壞。我們認為格萊特里或許是情報和間諜工作的地方總部和通訊機關之一。我知道歐爾尼饒得幾分。你知道昨天晚上有人把他謀害了」。

「韓機警盤點了點頭，聲響很大的喝乾了他那杯茶，然後站起來。「我要進行這件事」，

他說，樣子很兇惡。「當然回頭要驗屍。不過這個毫無意義」。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個賤價的小記事本拿在手裏。「這就是那個記事本。不錯，我曉得你想要，可是我也想要，而且我想

今天把牠留我這裏。像你剛纔所說，我們不如回到他那間屋子那裏去。來呀！」

在走廊裏我們和那個下頰突出的警長撞了個滿懷。我敢發誓他看到我們兩個人時候他的下頰搖擺起來。

「警長」，警長尖聲的說。

「有，先生？」

「這位是倪蘭先生，我的一位朋友。這是包愛德警長」。

我們彼此看了看，點了點頭。似乎沒有什麼話可說。我繼續走下去，警長留在後面有話吩咐警長。此刻雪雨已經小成冰冷的雨絲，我此時看着荒涼的街上，想過我得離開旅館另外找一個住的地方。「黑花王后」嗎？恐怕對芬克萊司特或是霍恩太太用點壓力我可以搬進去，而且因為住在那裏還有話問他們講，但是在另一方面講，那個地方是在城外，依我看

是一個合理的住所。

「我把歐爾尼的屋子裏面過來有什麼反對嗎？」我們踏泥踏水吃力走着的時候我問警監。
「不嗎？好，你可以在女房東魏金生太太面前請我講兩句好話。她總想做正當的事情，但是她不十分相信和我有牽連的事情是正當的。」

「她這個安分守己的小老太婆，他回答，「你在那裏住就很好，特別是因為城裏太已經住得很滿。而且我到那裏去我你不會有太多的人知道。」

「我也想到這一點了。而且，如果你不在意的話，我希望你替我做點調查工作，這樣可以省我許多時間。」

「哦不在意，沒有關係。」他含着極大的諷刺說。我的大員祇調走了一半，城裏是塞滿了人。幾乎比歐斯多爾倍，節上面註明「緊急」的特別表格和天曉得的亂七八糟的東西，每次卸班一來就是幾十件，全要傷腦筋的費半天事纔弄明白，然後裝好，因此當然高興把一半警察交給小。」

「好啦，好啦，我懂得你的意思了，我氣衝上來說。「不必講了，就算我在這裏是爲了自己的康健，而這裏是一個內地適宜康健的地方。但是你或許記得一方面要表露，跑進來，一方面秘密情報也在跑出去，在某些地方，格萊斯之名已經開始臭了。不過我，以對付過去。我以前有過這種經驗。」

「今天早晨你脾氣不大好嗎？」他和顏悅色的說。

「是不太好，我已經多少天，多少禮拜，多少月，也許多少年這樣了。不必講了。我請你記住的祇是有一些問題或許要費我幾天功夫纔能找到答案，而你五分鐘之內就可以答復。究竟說起來，你一定曉得本城各處發生的事情」。

「我知道同任何人一樣多」。他親切的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隨便你問什麼我總想法答復。所以放心好了」。

我們回到賴格蘭街。我突然想到魏金生太太恐怕還不知道她的房客已經死了，於是我們警監，他說昨天晚上深夜她得到了消息，今天早晨她去認明了屍體。他門看見歌爾已衣袋裏的一個信封上寫着住址。

我沒有聽見警監對魏金生太太講什麼話，不過幾分鐘之後，我親自見到她並且把屋子的事情商量妥。我覺得要搬進一個剛死不過十個鐘頭左右的人的屋子裏，這樣快的就商量好，這件事未免有點太忍心。我們的談話，叫魏金生太太想到一幕慘劇發生在她身邊——雖然她以為是意外之禍。她多少哭了一下。這期間警監正在樓上搜尋屋子。

我幫他忙，兩人很澈底的搜尋了一遍。結果沒有打火機。我本來就沒有期望有，因為我們就是不拿輔線普通情形那樣作打火機用，也是小心的永遠把繩帶在身上。

「這我並不覺得奇怪」，我說。「十之八九他是把繩帶在身上，現在恐怕又是十之八

九在這個城裏有人得到了那個打火機。你不如仔細看看我的。歐爾尼的這一個打火機

警監把牠仔細的看了看，然後說此後無論在什麼地方，每處警署都要到同樣的打火

機一定能認出來。他接着說：「如果我賞真看到一個，那麼有牠的那個傢伙。對我講話得非

常小心才好，你回頭看看那個記事本。假使我今晚這兒點鐘左右到警署來，並帶回那本

來，怎麼樣？好！今天餘下的時間我還有許多事情要辦。主要的是關於歐爾尼這件案。請你

過如果你高興把那幾張紙的幾個人的名字寫下來的話，我就想法把我們所知道的給他們弄你

「好得很」。於是我在一個舊信封子背面潦草寫了六七個名字。他對這些名字聽了，眼

睛點了點頭，一句話沒發每說，便牽手架脚的走了。我聽見他在樓下告訴魏金生太太說，他

已經講好回頭叫那個警署來把歐爾尼的東西收拾好拿走。事實上，我還沒有離開屋子，那個

警察就已經回來開始收拾了。

現在警監已走了，沒帶一個人我可以問他交換意見，或是舌戰頂嘴，因而心裏覺得不怎樣

受用。我初聽到歐爾尼的死耗時，當時正在警監的辦公室裏和警監舌劍唇槍的爭論得起勁，

覺得這不過是一個刺殺人的消息，心裏實在並沒有起什麼深刻反應。可是此刻我確實體會到

牠的意義了。我記起那小個字，記起他的眼睛從鋼架眼鏡後面睜我的樣子，和在睡夢中那樣短

促的談話中他諷中流露出來的幽默和智慧。然後我想到他的遭遇，他被壓扁在泥裏，好像一袋馬鈴薯似的被拋擲的狀態，我心裏先感覺到悲傷，隨後感覺到憤怒。我沒有化一點時間去尋思是否有諸如此類的事情要發生在我身上，因為這是浪費時間，而且，管他怎樣，我就是他媽的不在乎。但是我的確下了決心，要對這件任務盡上十二分的力量，而且要盡可能的不避勞苦。不管你怎樣想，到目前為止，我在格萊特里實在沒有白耗費了許多光陰，因為我的每一行動都產生了一點結果。但是因為我總覺得心裏全痛快，並且不願意担負這種任務，也許直到現在我的腦子有點遲鈍，我一直總是想做一切比較容易的行動。

我回到旅館，收拾好東西，提前吃了午飯，並不悔恨的付了賬，然後坐了一輛搭客汽車回到賴格蘭街。這一次我會到了魏金生先生。他是鐵路的一個職員，樣子有點像一隻瘦瘦的老長毛狗。他以為我們用降落傘把整批的軍隊降落在波蘭就可以打勝仗，他說可惜他上了年紀不能親自去。我說有許多人我真願意叫他們隨便那天晚上在波蘭降落，但是問題是他們大多數都不太年輕。我和魏金生先生彼此都覺得對方有點發瘋，以這種情形論，兩個人誰得並不壞。

早晨的雪雨和毛毛雨此刻已經變成多霧，我跑出去在霧裏尋找德軍司令官大夫的住所。我已離開過魏金生太太，但是她以前從來沒有見過這個女人，而且僅僅模糊的聽到有這麼一個人。我從最近的一所郵政局裏的電話簿上找到了她的住址：瑪格萊。包恩的堂夫夫，瑪格萊。

八十七號——這真奇蹟的有一哩。是在那些在紙上很好看，而實際上非常令人不快的巨大產業之一的邊緣。驛馬大道有半英里到別墅，幾顆半死的小樹，和許多污穢的雪。到了我站在八十七號門牌的時候，已經夜色蒼茫了。一個中年女管家——外國人，刺刺地處與驛馬大道門開門。她驕傲的告訴我包恩司大夫此刻除了病人之外不見客。

「好，乾然這樣」，我說。「我就是病人。請問外科手術室在什麼地方？」
那裏女人沒有病人，這樣子好德德不與隆。至少在驛馬大道情形是如此。不過外科手術室小得乾淨。

她一上來包恩司大夫沒有認出是我，而因為這個緣故，他的神氣很不同。她穿一件全身白罩衫，現在我可以看到她頭髮——光滑，潔淨。她因為她是在自己外科手術室裏的一位大夫，神氣當然認得許多。我不能不說她相當好看。我看清楚她有一副極好的身段，能帶一雙近來差不多所有女人都裝着有的方肩膊。她出來擽擽，在外科手術室的燈光之下，她的皮膚着不好。

她一看出是我，馬上顯出發怒的樣子，隨即假裝以前從沒有看見過我。「下午好麼？什麼毛病？」
我越不越話。「沒有什麼了」，我說，「該讀得讀法官。」我不過假裝得很厲害的樣子。不過我老是在心裏發悶，睡不好覺，吃飯沒滋味。」

「我來看看你的舌頭」。

我聽從她的話，並且覺得向她伸出舌頭來有點好玩。

「我想」，她說，「恐怕是因為你抽烟太多，運動不夠。你最後一次什麼時候鑲的牙呀？」

「好久好久沒看了」，我說，搖着頭。「你看，我一直這樣忙着。不過不要麻煩管我的牙。祇要給我一點使我能够提起一點精神，能够好好睡覺的藥就行了！——你要曉得……」。

前門有尖銳的門鈴聲——前門，離着這個外科手術室不過兩碼光景。我聽到女管家開前門的聲音，和外面一個深沉的講話聲音。接着過了沒有好久，女管家在敲着外科手術室的門，用着含有恐怖的聲音滔滔不絕的講了一陣德國語。大夫匆匆走出去，她剛一走，我馬上從小凸窗子裏向外偷看。來的是個警察，不過不管他來的目的如何，他不久就走了。

但是警察這一來完全把我們演着的一幕小小滑稽戲擾亂。她回到屋子裏，樣子有點像前一天晚上，眼睛顯着焦急私心恐懼的亮光，她進來之後，隨手把門關好，但是祇站在門邊沒向前來。

「這真無聊」，她氣憤的說。「你想幹什麼？你爲什麼到這裏來？」

「我來告訴你一點事情」，我說，沒有笑。「你們貴管家說你祇見病人，因此我成了病人」。

「我想你以為我不知道你沒有什麼毛病嗎？」她說的是實在話，我想，正因為她是位女大夫。她顯然是天生易怒惹人不快的那種職業女人，無時不馬上採取守勢。

「就憑那點證據，你也好，或任何其他大夫也好，都不能告訴我什麼病，或是的確發現什麼病。你不知道，包恩司登大夫，說不定我害着什麼厲害的病」。

她幾乎微笑起來。「你到這裏來告訴我一點事情嗎？」

「不錯，而且也要問你一點事情。都是十分重要，但是聽我說」，我繼續說，「我們不能到另外一個地方去談話嗎？這裏有點陰森」。

「我以為你拿着自己是個陰陽怪氣的人覺得得意呢」。

我看着她。也許這是她深思熟慮的既定方針，這樣突然講出一句表示她認識你已經好久的話來。

「好」，她繼續說，「我們另外到一個地方去談。我星期四的下午茶不能不提前，因為我在五點以前要到兒童醫院去」。她領着我穿過門廳，不過又轉身回來叫女管家預備茶。我注意到女管家的善於表情的眼睛充滿了驚慌和警戒。這兩個女人這樣洩露出一切馬脚真是叫人看了害怕。

起坐室很可人意，英國味不很濃厚，但不因此而壞。包恩司登大夫此時已經脫掉罩衫，身上穿着一件非常合身的暗紅衫，雖然這件衣服似乎更顯出她的高額骨和額骨下面的凹坑。

她雖然樣子既太嚴厲又太膽弱，但她是個俊俏的女人。我曉得此刻她不算打扮得真漂亮。她不懂得怎樣對付我，因此態度總是拘執忿怒。使她總是不安煩悶，自然是我要的把戲之中的重要部份。如果你認為這種把戲施之於一個疲乏的女人身上未免無聊，那麼就要忘掉德國人和日本人對許多遠比這一個疲乏得多的女人所使用的手段好了。

「是關於你的病人歐爾尼的事」，我開口說，眼睛死盯住她。

「他怎麼樣？」

「他死了」。

普通人們總是假裝驚訝——揚起眉毛，睜大眼睛，張開嘴，此外還有旁的動作。但是如果仔細觀察，他們不能時常欺騙你。目前這個女人一點沒有使用這些手法；相反的，雖然她一貫吃驚，實際上深為震駭，她却假裝不是。深思熟慮的採取此種行動方針本來可以作個好好的把戲，但是要行之有效，却除非一個天才女伶辦不到；然而至今為止，這件觀察事先不知是歐爾尼死。這是我到她這裏來想知道的一件事。

「我從簡略的對她說明歐爾尼遭遇的事情，當然沒有提他恐怕當時會被拖上把他撞倒的那輛汽車，隨後被丟到另外一個地方。不該她知道這件意外可能是兇殺。」

「另外還有一件事」，我繼續說。「我告訴你要問你一個問題。這問題是：他的心裏要

「是的」，她回答。「我想你大概正在猜測是否還一點使着這樣意外禍事更加危險吧？我要肯定的說是的。我非常難過。我喜歡他」。

「不錯，無問題的你喜歡他。可是我又納悶爲什麼許多旁的人也知道他的心臟衰弱」。

「他或許告訴過許多人，有的病人——我的意思是說人們——往往這樣」。

「我曉得。他們叫你聽得不勝其煩的一氣講上幾個鐘頭的醫學奇聞。可是你曉得歐爾尼是否在我找你之前找過旁的大夫嗎？」

「我一點也不知道」，她冷冷的說。「我不明白你有什么權力像這樣的盤問我」。

「我呲牙笑了。『毫無權力，包恩司登大夫』。」

茶來了。我可以看出這個女管家一定高興拿氫酸給我喝。她是個太露形迹不能保守祕密的女人，假如我有什麼祕密要和她共同保守，那我一定會發恨的。

此刻茶已經端進了屋子，不管這位大夫對我怎樣討厭，她現在不得不改變態度敷衍一下。她倒茶的當兒說：「每逢我聽到有人叫我包恩司登大夫，我總覺得自己是個不得了的騙子」。

「可是這是你的姓，不是嗎？」

「是我婆家的姓」，她解釋說。「你看，我去世的先生是有名的包恩司登大夫——你或

許沒有想到他過，可是他的確有名——維也納的一位兒科專家。他前年以前去世的。直到現在我仍然不由得感覺不安，因為這正好像我戴着鬼臉假裝一個經驗比我勝強十倍的人一樣。

「我明白了。可是你幹嗎不決心用你自己的姓名開業呢？我深信有許多結了婚的女人未這樣辦」。

此話她顯出了驕傲羨着無人的神氣。「因為那第一來，人們一聽以為我覺得有一個德萊發普的姓可恥。可是當然我以這個自豪，因為我先生是位偉大人物」。

「他是個亡命者嗎？」

「他是的，當然。納粹把他趕出香港之後，他損失了一切——除了他的偉大醫譽。他們無法把他的醫譽奪走，雖然費了不小的勁」。

自然她說這番話的時候，臉着顯然的痛苦懊惱情緒，但是我聽見過麥克漢講到納粹正是同樣痛苦；然而後來却發現他們在柏林特別間諜訓練的期間，曾被教授過如何這樣靜靜地這一個不需要多少表演姿態。

我向屋子裏四下看了一看，但是這不是把自己的相片掛在起居室裏的那種女人。她前頭戴擴鈴，可是我們倆誰也沒理會。

「我想你自己過去也在維也納吧？」

我們在書上總是看到說人的眼睛明亮起來，可是這個女人此時確實眼睛明亮起來，就好像有人突然把她的眼睛扭亮一樣。「是的，我在維也納過了兩年，在我先生的醫院裏工作！當然那時候他不是我先生——因為我希望也成一位兒科專家」。

「爲什麼你不是呢？」我直率但不太粗魯的問，因爲我的確感覺到有趣。

「爲什麼你不是我此刻看得出來你不是的人物呢？」她質問，像閃電一樣快。我不得不承認我一時被她嚇了一跳。我爲什麼要坐在那裏心裏尋思不知何時纔能把這樣的一個人騙進圈套，爾後在一個陽光照射的寬敞地方找點重要清潔合理的工作做做呢？該死該死。我曉得她從容的臉上透了我的切心思，但她的容顏顯出好像在一場一直失敗的比賽中得勝一點的神氣。她的眼睛，實際上充滿着兩個面孔：一面似乎軟化，顯着比較親和的樣子；我對於這個女人不得不加提防。

此時此地她是在走了進來，態度非常悠然自如。「你的確答應過我，如果我無意中到這一層來而你不可以隨便對你這裏的警察說」，他開口說，用他那種做作的姿態向她伸出了兩隻手。「哦不錯，傑蘭先生和我彼此認識，不是嗎？」

「傑蘭先生對我說我們這裏頭已……，陰調有點不高興。」

傑蘭的女主人正在忙裏偷閒，此時我注意到那裏擺着幾隻多餘的杯子，好像預料着此刻有客人來的一樣。她好像猜到了我的心思，對我們兩個漠然的說：「每星期四和星期的這

個時候，差不多是我在一天內適當時間之內唯一會容的總會」。

「不錯，當然」，白理高先生說，似乎彬彬有禮的樣子。「近來每個人都是這樣忙，每個人除了我之外。因此我到處亂跑，像一隻歸了話匣子的兔子一樣，假裝繁忙，雖然實際上我自然屁事沒做一點。像我這樣的人，有什麼事情好做呢？我想和兵們講話，可是我看得出來他們絕對討厭。又沒有一個人願意叫我照管一部機器，或是鎚打錫片，或是隨便他們在這些荒謬的工廠裏做的什麼東西。因此我到處亂跑，當然弄得越來越窮。可是你怎麼樣，老兄？我們這兩家工廠裏面，隨便那一家，已經給了你個冠冕堂皇負責任的位置了沒有？」

「什麼都沒有」，我說。「不過當然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機會使我的申請呈到董事會」。

「也許這樣。可是他們應該早就跳起來把你搶走。倪蘭先生問歸萬里從加拿大跑到這裏來幫我們的忙，而且你看得出來，他正是他們需要的那種雄糾糾、氣昂昂、辦事按步就班的人，然而他們居然會讓他懸在那裏。真是丟臉！」

他對我們倆看了一眼，這一眼不啻說他說的這一切話是一個煞費苦心的玩笑。旁人談話恐慌和情緒低落，但是白理高講的一套，把作戰努力的嚴重性一筆抹煞，却無限制的更危險得多，他對於希特勒的價值，甚至比我們的週末演說家都大。

「而且報上的消息不是實在嚇人嗎？」他快活的問。

「報上的消息？」包恩雷登大夫說，絲毫不感興趣，微微聳了聳肩。

「親愛的，別對我說你連關心都不關心」。

「好，我不說」，她回答，略微笑了笑。「不過無論如何要吃點東西，你不吃嗎？」

「不，謝謝你」，白理高先生說，向我們露出了那嘴白牙。「不過如果你不在意的話

我打算抽板紙烟。可是呢，我有一個打火機，一個精緻的新打火機」。

他說這話的當兒，用看着似乎過了一千個邪惡年頭的眼睛瞟了我一眼。我留神看他掏出那隻打火機，可是他並沒有掏出來。

「我必是放錯了地方了」，他說，伸出了兩個手掌。「不，請不要麻煩，包恩司登大夫我相信倪蘭先生一定帶着打火機」。

「我可以給你一根火柴」，我說。我看出我們的女主人有點困惑的樣子，好像她猜到話裏有旁的含意。

再呆下去似乎沒有多少意義，因為雖然有幾件事情我可以有益的對他倆之中任何一個單獨講，我却覺得沒有什麼話對他倆一起講。白理高先生沒有說要同我一遛走，雖然他一定早知道他呆不久，因為包恩司登大夫很快就要到醫院去。因此我以為他一定有什麼要緊的話要對她說。我事先沒有預料到她陪我一同走到門口，我們在門後逗留了一分鐘。

「你曉得白理高先生當真做什麼嗎？」她問。

「不，我不曉得。他說他不過到處亂跑，亂談一氣」

「不錯，我曉得。但是我覺得這種話有點難令人相信。你不覺得嗎？」

「我覺得關於白理高先生的幾乎所有一切，都難令人相信。」我故意的說。「而且關於你的一些地方，包恩司登大夫，也不容易叫人相信」。

「你的話什麼意思？」她的話音驚訝的成分比憤怒多

「我到現在還不十分明白」，我說。說的正是實話。「謝謝你的茶。我很愛喝」。

我匆匆跑回賴格爾街，告訴魏金生太太那天晚上不必替我預備飯，不過我至遲不過晚飯鐘就回來。我經過之後，拿看從柏如福品商店借來的那兩本書又出去了。兩本書我祇看了一本，不過兩本一齊換好給我一個對那家商店裏去的好口實。我到了那家商店的時候，那個煮賣什安備着風的年輕女店員剛要進好了店窗。艾克司頓小姐本人正在照應一個買東西的顧客。我直衝過櫃子走到書架子前，假裝找書，一直到那個顧客和女店員先後都走了。艾克司頓小姐叫那個女店員趕快回家去睡覺。可是正在這時候，又進來了一位主顧。一個過於挑剔的女人，要買一束那種用皮子或是布做的假花，東挑西揀弄了一大堆。這樣又過了十分鐘。

艾克司頓小姐應付這個令人不快的主顧的手段實在值得注意一下。她的說話聲音完全受了控制。她毫無有意氣成分。並且始終彬彬有禮照應主顧。不過我看見她看了那個欺騙女人一眼。這一眼很能洩露她內心的感覺。假如那個女人本人注意到的話，她一定早就趕忙的走

了。這一個好容易才聽得他這話出來，非常地聽。這一位乍看好像是個剛從冰
 箱裏拿出來的人，長得比女人還好了。除了這東西，比如她的綵外衣、髮
 辮、頭飾和鞋之外，她身上沒有一點地方表示出她這想開的。她的綵外衣、髮
 辮、頭飾和鞋女人的一個粗率的人物表演。這演說對於路特里無問題是够好的。這實
 在好像看見一個肌肉很大的流線型汽車駛着從一家食品店裏的後門口慢慢爬走。
 這演說聽的人剛一走出屋子，艾克司頓小姐馬上帶着笑容向我這方面走過來。當時
 我的腦子已經不在書上。因此我隨手抓了兩本伸手可以拿到的書。

「你真想看看兩本書嗎？」她問，仍然微笑着。

「唔，我想這兩本可以」，我匆忙的說。

「你看一看」，她下了命令。我認真看了一看，假如由書名可以判斷書的內容的話，那
 麼這兩本的確不是我喜歡的那類書。

「好」，我說，「算你贏了。我不能在一個荒島上看這書。實際上是因為你走來的時
 候我已經在這些書上這這久，我覺得自己應該已經把要看的書選好。可是這些時候我腦子裏
 一直想着別的事情」。

「我就這樣想」，她說，把那兩本書拿開，把我交還的兩本註記好。「你腦子裏想什麼

「我想在此地膽子放大一點不會有什麼害處。」我在想。

她抬起眼來看了一下，揚起了眉毛。「那麼你不如告訴我不好嗎？」

「現在不」，我說。「我實在是進來提醒你，你答應過我不久要和我在一起吃飯。明天晚上怎麼樣——在『黑花王后』？那天晚上我在那裏吃了一頓的確好的飯，雖然我或許不能招待你像霍思孟太太招待我們那樣好；不過我可以盡力而為之。講起來，那天晚上我在那裏看到了你。那是前天晚上」。

「不錯，我記得。我明天可以同你在那裏吃飯——多謝你——不過不能在八點半以前。我答應去參加一個在七點鐘開的公共集會。這是一個愛國集會，因此我覺得自己應該到場，而尤其是我們店東們特別被請求參加。而且像這一類的事情是對生意有好處的」，她添補上說，並且拿了一張宣佈集會的傳單給我。

我看到當地的國會議員、市長和達靈頓上校要在集會上演說。「好，限定我和你一道去，等會一完，我們馬上可以直接到『黑花王后』去，你看怎麼樣？」

「好極啦！」她嚷。我記得當時心裏在想我以前從來沒有聽見過一個女人說一聲像那樣的「好極啦！」這不是你預料從一個女人口中說出來的話。不過我早已斷定這不是一個尋常的女人。

「你已經找到了兩本你真想看的書沒有？」過了一會之後她問。

「沒有，恐怕沒有。你想叫我走嗎？」

她大笑起來。「不是，不是那個意思」。她猶豫了一會，然後用一種說低不低的耳語繼續說：「不過我想關上這個鬼舖子。已經過了這樣無聊的一整天。你好像不忙着走……」。

「我承認。我的確不忙着走」。

「那麼好，我們這樣辦：趁着沒有另外一個那樣死討厭的女人進來之前，我要把店門關好，我們上樓去先把話講完，並且喝點東西。然後你可以告訴我你腦子裏想的是什麼」。

「那很好」，我熱烈的說，而且是實心話，因為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想看看她此刻有何舉動。唔，她所做的不過是把店門鎖好，上了栓，指示給我舖子後部有燈照着的樓梯，熄滅了舖子裏面所有的燈，便立刻走上樓梯追上了我。我敢說真正關心舖子的店老闆，絕不會像那樣隨隨便便的捨了舖子去過夜。他們一定要把舖子收拾整齊，在這裏逗留一下，在那裏徘徊一下，想一想今天進款多少，也許查對一下現款進賬和其他諸如此類的事，然後和他們的舖子從容而依依不捨的道了別。我們初次談話的時候，她說她開這個舖子的目的，是要給格萊特里的人們一個欣賞她的小巧可愛的東西的機會，此刻這樣魯莽的關店門却與她說的話十分不符合。自然她也許還一天特別晦氣，因而覺得不耐煩，不過據我看，真正的原因似乎是極如非無意的便是有意的放棄了裝扮做作。我身上有點東西——我並不是說我的美麗的眼睛——使她想那樣辦，不過重要之點是要認清她是無意還是誠心。

樓上那間小起坐室很有趣，其原因就在牠完全沒有個性。看起來牠像是一家旅館裏面的起坐室，不屬於任何私人，既不暗示有什麼禮品商店的來歷不明的柏如登斯，卻又不暗示任何何其他種樣的女人。然而這位艾克司頓小姐却是個性極強，雖然到現在她的個性還不容易確定。雖然如此，她已經把這間屋子陳設起來，在裏面過了四個月，這間屋子却始終毫無個性。這一點不是偶然。

關於嘴的東西，她嘴裏不知咕噥了些什麼，接着就聽見她開牆角裏食廚的鎖。我回過身去，剛好看到已經有相當時候沒有看到的一排最上等的酒瓶。在酒這一方面，艾克司頓小姐非常幸運。

「如果你這裏有加拿大裸麥酒的話，那真成了奇蹟」，我說，正是美國荒野的西部索則大傻孩子的口吻。

「唔，我有」，她冷淡的回答。

「天呀！」我喊，幾乎太過於做作。「我差不多都忘掉帶是什麼味道了。你真的捨得囑

咐她拿個大杯給我倒了約有半杯，替她自己倒了一杯不太濃的加白等樣的松松子酒。然後她熄了天花板上的一盞燈，低頭下角替裏一盞有罩的小檯燈。我們靠火，靜靜地坐在那裏，微聲地談話。幾乎在一轉眼之間，屋子裏完全變成了一幕親密的情景。我們……

鐘，因此在杯子相碰的一剎那間，我們的手接觸了。然後我們喝酒，仍然彼此相向微笑着。她把杯子放下，我也把杯子放下，但是我們仍然面對的站在那裏。

此時我曉得——雖然不曉得如何和爲何——假如我吻這個女人，她一定不會發怒，並且我覺得如果我吻了她對於我是有好處的。因此像我所懂得的那樣容易和鎮靜，輕輕用手把她摟在懷裏，吻了她一下。不要忘記這不是一個女孩，而是個成熟的女人，雖然在遠處看，她或許像個女孩。她的反應非常有趣：有效，老練，幾乎熱情，但完全沒有自我意識。吻過之後，我們坐了下來，對於這幕小插劇未加批評。

她認得——我也認得——我在特許電氣公司謀着事。此刻問我進行得怎樣了。我告訴她因爲我對這裏工作缺乏經驗，所以對自己不不利，不過席嘉穆正要把我的名字提向董事會。

「我那天下午無意中碰到了他們的一位董事」，我繼續說，「不過覺得那位董事對我不會怎樣熱心。」

「那是誰？」她問。

「達靈頓上校」，我說。「你認識他嗎？」

「我同他不遇見時打招呼」，她回答。「有人說他在本城很有點勢力，因此我覺得見了他不妨和鎮悅色的笑一笑。不過他和我不是一派」。

我告訴她席嘉穆會領着我在廠裏各處看了一遭，並且無心的附帶着說他們廠裏開始製造的新式重高射砲在我腦子裏發生了深刻印象。我爲徹底起見，並且告訴她那些砲的口徑，不過說的不是正確的口徑罷了。

「聽我說」，我接下去說，「我本不該說那些砲。當然你不要告訴旁人」。我心裏不由得意思就在這同一時間，不知有多少蠢材喝着酒說着同一的話。

「當然」，她說，神氣很嚴肅，「我是很嘴緊的」。

「我相信你嘴緊」，我說，神氣好像我認爲她了不起。

「再喝杯嗎？」她問，微笑着。

我當時想像她是要叫我走，因爲我甘心順從她的話，於是說不再喝了。我一站起來，她馬上也站起來。我提醒她不要忘記第二天晚上她同我一起吃飯，她也提醒我不要忘记我並且答應同她一起去參加集會。

「你得走後門出去」，她說，「因爲路有點難走，我來送你出去」。

她這一次沒開電燈，用的是電筒。我跟在後面下了樓，穿過舖子後部的一個小貯藏室。她下了門栓之後，在把門開開之前，遲疑了一會。電筒熄滅了，我們在門後身子靠近的站在黑暗之中。這一次是她靠牆來吻我的，好像情不自禁的樣子。她動作得也很好，不過我不由得納悶起來。

我心裏總並沒有費好多時間，因為當時我記得小小的「馬戲場」戲院就在轉角。我在黑暗之中走錯了幾條倒街之後，好歹找到了戲台後門。我找萊利，看門的告訴我萊利正在台上，不過不久就要回來換衣服預備最後一場，因此把我領到他的化粧室裏。他的化粧室是個發着惡臭的小洞，看着好像舊衣店的後部，他們三個人共同在裏面化粧。這間屋子是在一條燈光暗淡的走道盡頭的倒數第二間。我曉得盡頭上那間是非芬的化粧室，我並且曉得除非我計算時間完全錯誤，菲芬應該不久就要上台表演。

我在萊利化粧室開着的門口等着，希望會看到的菲芬走過。我耳中能夠聽到前面台上表演在進行，但是聽起來似乎在幾哩路之外。走道中寂寞無人，暗淡而孤凄。我至今記得當時感覺到非常空虛憂鬱，像一個幽靈似的等在那裏。

不久菲芬出來了，身上裹着一件花色俗氣已經髒了的斗篷。她鎖上屋門。我沒有向後退身子，却臉上浮着泚牙的譏笑瞪眼看她，這一來使她鄙夷不屑的大步走過我的身邊，身上發出脂粉和一股強烈的肉和髮的動物氣息。現在她的側面比過去從正面看顯得年紀大。她是那種性情古怪，身子能够吃苦耐勞的那類人。

他們必是已經告訴了萊利有人來找他，因為此刻菲芬的影子剛一消逝，他已經匆匆轉過拐角來了。

「我心裏想不知是不是你」，他喘不過氣來的說，臉上塗抹得那樣，神氣却非常嚴肅。

「另外那兩個傢伙不久就來。你得到她化粧室去嗎？」

「是的，如果我能夠離開門的話，我會去。那兩個傢伙來了的時候，你我不如在

外頭靠近她門口講話。回頭你在裏頭的時候要留神看我的門人。」

我們在走道裏又向前走了走，直到我站在那裏身後一英尺，以不易覺察到鑰孔的地方然後停住腳步。我以前因為價錢需要，曾開過旁人的門，都叫我帶着一小串鑰匙，大多數的鑰匙都可以很快的開開。我站在那裏，聽着鑰匙，來得也倚着牆，我從外表看，兩個人似乎在那裏一衣不遮體的審視。我在這裏當兒開始開鎖，萊利的搭擋，那個中年半老的三花臉，同另外一個男人此刻出現，顯而易見地神氣看了我們一眼，但是馬上就進化粧室去了。

「這兒我一直等到我進了門。」我在萊利身邊輕輕的說，「然後我去換衣服，不過你的門是開着，這兒只有有人來，你可以預先警告我」。我轉過身去開鎖，半分鐘之後，我已進進了門。

我進門後，發現那裏面有一個扭扭的櫃子，上面有用鉛筆寫的號碼，因為牠被扔掉，恐怕已被忘記。我因此把櫃子翻開，這使我發現了她的提袋，掛在一把椅子上，一件皮衣的下面，有點大，還有錢，錢包裏裝了普面東西——一個小鏡子，一把鑰匙，一點錢——但是我失望的發現我面袋有一封信。普通女人都是接到信之後把信放在提袋裏，幾個禮拜，但是這個女人真

有，裏面却有一張舊的職業名片。我看到名片背面潔白的寫着似乎是五六個電話號碼，我將這些號碼抄下來，然後把名片放回袋子裏，再把袋子掛回鉤子上。假如時間從容，房子裏還有其他值得檢查的東西的話，那麼我當時一定沒檢查到。我又回到走道裏，反手把門鎖好。至少較那個女人應答回來的時間早五分鐘。

索利走出來，雖然一刻還沒有十分換好衣服，跟我走下走道，離開菲芬的危險室。我們在走道盡端停下脚步。在那裏任何人走上石階我們都可以看見。

「結果不壞嗎？」他輕輕的說。

我搖了搖頭，顯出好像自以為白費了自己的時間的樣子。畢竟說起來，雖然索利有用幫了我的忙，我却沒有告訴他一切的必要。

他失望了。「一點有用的東西都沒有嗎？」

「恐怕」，我說。「大概我們有點太聰明瞭」。

他搖了搖頭，我覺得替這個可憐的小鬼難過。他站在那裏，憔悴的塗抹着小丑臉。顯然他對菲芬惡念想出了一些空中樓閣，恐怕把自己描想作特別支部裏的一個人員。我把一隻手放在他的肩上。他此刻穿着一件在未遇到他許久以前，曾經遇過遠為優裕日子的藍禮服。我道：「我還是照樣非常感激，索利」，我對他說。「在你離開這裏之前，我要再來找你」。

「假如你在第二個住處住下去的話」，他開口說，高興了一點。

「辦不到」，我說。「不過如果有什麼令人興奮的事情發生了的話，我會讓你知道。」

「你許下我嗎？倪蘭先生？」他像個孩子樣。

「當然！」我又在他肩上拍了一下。「現在我得走了，不然要有許多人要問了。告訴我還附近一帶有什麼吃的東西的地方嗎？」

我們一同下樓的時候，他告訴我街裏有家晚上營業的小咖啡館。我們可以聽到菲芬在會上碎碎亂響的做完了她的表演。我心裏尋思不知今天晚上坐在前排數着她那美好粗大扁腿的變扭的是什麼人。

那家小咖啡館通宵都在營業。裏面一個患貧血的女孩子把引不起人食欲的炸魚皮魚骨，帶水的碎馬鈴薯和白菜，和一杯她名之為咖啡的熱灰色泥推在我面前。兩個兵在一角落裏打呵欠。在另外一張桌子上，一個說不定和我的女房東魏金生太太是姊妹行的小個中年女人，在那裏畏畏縮縮的吃着東西，就好像當着大眾面前吃東西是極非當不正經的舉動。從無線電裏發出來一個以珠寶賊為題材的戲劇的片段，這些珠寶賊講話全似乎像舊式的壞演員一樣。有些地方引起人的注意以為是絕對無路可通的窮巷。那家咖啡館就是這種地方之一。

在另一方面講，賴格蘭街十五號後樓那間屋子，在我剛在九點以前回到那裏去和魏金生見面時候，我開始覺得牠差不多就是我的家了。魏金生太太已經把牠收拾好，把佈置形勢變壞了一點，然後給我留下一爐很好的火。在警監未到之前，我有時間抽了一斗煙，作了一

恩素。他」來到之後，便毫不客氣的把自己招待得很舒服，我見他這樣不拘形跡，心裏很高興。

「對不住，不能叫你喝一杯」，我說，「你很容易明白，我這裏沒有一點酒」。

「的確的確，倪爾先生」，他說，點着他那似乎小了幾號的煙斗。「來杯茶就好，如果你有的話」。

我叫魏金生太太替我們弄點茶，然後在他對面坐下，覺得自從到了格萊特里之後，心裏從來沒有這樣高興。這一半是因為我喜歡這個胖大警官，一半是因為能够不必閃爍其辭，裝腔做戲，而坦白無隱的談論工作是一種安慰。不要忘記我雖然已差不多替部裏做了兩年的這種偵查工作，並且曉得這種把戲的大部份遁詞，我却仍然以為自己是個土木工程師，認為目前這種工作，不過是他的戰時工作。不管他原因何在，反正此刻我心裏覺得比較高興。

「我答應過給你那本記事本」，警監說，一面把記事本掏出來，「現在就在這裏。恐怕你想等我走了之後看」。

「多謝，我就那樣辦」，我告訴他。「還是給你的」。我把從菲芬的化驗室裏抄下來的電話號碼遞給他。「我這裏沒有電話簿，不過你們那裏可以很容易的查明是誰家的電話號碼」。

他把那些號碼很快的看了一下。「其中有一個我當下就可以告訴你」，他用手指着說。

「這第二個是『黑花王后』的電話號碼！」他知道」

我告訴他我的確知道。

「其餘的明天早晨給你查出來」，他繼續說。「不過真是古怪，你居然用我那個號碼因為在這種事件裏面『黑花王后』似乎總是不佳的露頭。這話你覺得驚奇嗎？」

「不，並不驚奇。可是你要講下去」。

「嘿，第一，關於歐爾尼昨天晚上所行動：他離開工廠的時候，他坐人家汽車到這工廠上校的家裏。這是堂堂正正的，因為他到那裏去的目的不是做你那種勾當，而是為了廠裏的事情。據歐爾尼說上校——他很喜歡當眾演說——爲了廠裏的軍艦池，已經同意下星期到那裏去在飯廳裏對他們演說，歐爾尼爲了這件事不得不去見他」。

「歐爾尼的夫我認得奇怪」，我說。

「一點沒有奇怪的地方，歐爾尼是伙食委員會的委員，委員們之中得有一個人去見這露頭上校。我不妨說我自己就見過他，把一切情形調查了一下。他告訴我歐爾尼離開他那裏之後，再到什麼地方，因爲歐爾尼對他講過。歐爾尼是到『黑花王后』去喝一杯東西，吃一份夾肉麵包」。

「又來了，據我看，這是一個奇怪的舉動」，我說。「像『黑花王后』這種地方，不是一羣工廠工頭去喝酒吃夾肉麵包的地方。我以爲歐爾尼爲人非常謹慎，絕不會忽略。他頭

費人物的應有舉動。好，暫且不管牠，他以後到的什麼地方？」

「以後用他自己的兩條腿他那裏也沒去」，警監說。「緣故是，如果你問我的話，他離開『黑花王后』之前不到三百碼的地方，就被汽車撞死了。你曉得，他的屍首是在兩壁路之外發現的。不過他絕不是自己走到那裏」。

魏金生太太端茶進來，在她未走開之前，茶擺在我們面前，我們沒有再講一句話。等她走了之後，警監掏出了一個小小的歐爾尼的行動時間表。我覺得警監辦的不錯。

「在『黑花王后』有人認得看見過他在那裏嗎？」我問。

「有一個女招待看見過」，警監說。「她說歐爾尼對之麟——就是雞尾酒酒挑間那個酒保——講話。人們以為之麟多少是位人物……」。

「我曉得他」，我說。「有的客人似乎覺得如果之麟肯屈尊替他們搖一杯雞尾杯，他們就非常幸運，不過我自己對於酒保們不那樣客氣」。

「那是因為他們的錢比理智多。管他怎樣，我同這位之麟談了幾句，他也不記得歐爾尼。他說他每天晚上要同幾十個人講話，當然記得所有老主顧和比較有身份的客人，不過不能希望他記得每一個人。是那個伺候歐爾尼給他拿一杯啤酒和夾肉麵包的女招待記得他。好，這是要對你講的話，倪爾先生。情形很明顯：歐爾尼爲了療養事情去見達靈頓上校。這有什麼神祕的地方。他到『黑花王后』那裏去喝了點酒，吃了點東西。之後，他離開那裏，到此

地來。他和你定的約會。他先走到拐角公共汽車站那裏，隨後決定沿着馬路走到下一個汽車站。在兩個汽車站之間——我們在那裏找到的他的記事本——他被撞倒。在那個地方，車子離走馬路的一邊——你記得我告訴過你關於那裏的泥的話——而且你如果撞倒一個人，那裏正是一個理想的地方，因為假使有人看到的話，也以爲是車子偶然闖禍。十成有九成在他離開「黑花王后」的時候，一定有人也同時離開，跳上一輛車子跟在他後面，然後把他撞倒」。

「或者知道他要到那裏去而在外面的一輛車子上等他」，魯德曼的說。

「這話對」，魯德曼說。「現在來說時間。據那個女招待說，在八點半的光景，他還在「黑花王后」，不過她忘記得以後見過他。八點四十分在那個拐角地方有一班公共汽車，我們可以假定他沒有趕上那班車子。下一班剛剛在九點打過之後經過他被撞死的地方，那班車子的司機沒有注意到那裏出了什麼事。他開着車子經過的時候，路上什麼東西都沒有。因此我想我們可以假定他大概是八點三刻到九點之間被撞死的。因此我們想知道人們在昨天晚上整個時候做着什麼事」。

「達靈頓」說，比如說吧，我說。「他曉得歐爾尼要到什麼地方去」。

「他還有一位發財的，這個什麼會，那個什麼會的主席，並不是你可以隨便轉轉說壞壞的行動的那種人物」。

「我敢說不是，不過我還是照樣願意知道他的行動，我嚴厲的說。」

「不要心焦。上校自動的告訴我他會見了撒爾尼之後所做的事情。他當時早晨還到俱樂部去，法俱樂部。不過他須要等候接對方親自從倫敦打來的一個重要電話，可是電話直到八點三刻纔接通。不過為了證明他的話是不是確實起見，警監繼續着說，把電話聲音降低，好像有點覺得他自己丟臉，「我調查了一下，知道他接的是供應部打來的電話。講話很多，從八點三刻打到九點。他比牙笑了。」「我調查這件事是為你，老兄。就我們的事前論，這是浪費時間，因為沒有人能够懷疑達靈頓上校。」

「的確如此，」我溫和的說。「今天早晨我給你的那張單子你辦了嗎，警監？」

「他的大手探到上衣裏面。」「結果不多，倪爾先生，不過我盡了我的力量。關於本週發生的事情，我比較知道得也不少；可是我們並不是德國的祕密警察，你得曉得。好，第一，這位霍恩太太，她住在市外「黑花王后」，雖然她不是老在那裏，因為她時常出去旅行。剛在法國收拾盤子以前，從法國南部來到此地。錢很多，我們的一個人員告訴我她過於喜歡青年警官。」

「我手都知道了，」我說。「而且知道得更多一點。我知道她是一個「黑花王后」的東家。」

「警監又起口角。」「我以為賽特爾這個傢伙……」

「他不過是經理，」我說。「而且他的姓並不真是賽特爾，是芬克來司特。我以前碰過

憑他，他不是個好東西」。

「什麼意思？」

「我還不知道」，我誠實的說。「那裏那一羣全該監視。霍思孟太太同黑市有關，不祇替她的旅館弄到更多的食品 and 酒。我要說她自己做着黑市生意，或者至少出着本錢。有個從曼徹斯特來的自稱狄家的傢伙，的確同她一道幹着這種生意。你不妨去調查調查他」。我說明那個說話一口曼徹斯特腔的黑胖子的形狀，警監記了下來。

「不過此對我還不曉得她已經鬧到什麼地步」，我接着說。「她顯然不是個好人，她這種人爲了錢利奢侈無所不爲，把自己出賣給網羅。她或許把那些青年空軍官們帶到她房裏去鬧她自己的私人享樂，可是也說不定其中有更重要得多的目的」。

「對於她，你打算叫我做什麼？」

「現在還不要做什麼」，我告訴他。「讓我來料理這件事。再說實賽德太太怎麼樣？」
「知道的不多」，警監說。「萊恩奈爾，實賽德少校的年輕太太。實賽德少校可說是位博學人物，在這裏負責管理着射砲，駐劄了大約有半年光景。據我猜測，她結了婚不很久，不過旁人告訴我她以前在印度同個什麼傢伙結過婚，後來丈夫死了」。

「不錯，我記得」，我說。「那是她的說法，但是並不是事實。她曉得我曉得那不是真的。我以前見過她，現在她還像她以前見過我，但並不是在印度不是在她第一個丈夫出賣

的時候。這個女孩子外表像個傻子，可是她足夠聰明編成這篇假話，並且捉到了賈賽德。現在她害怕被人發覺。這是德國秘密警察喜歡的人們。他們把這些人控制在手裏，可以隨時在他們身上加壓力。這是他們愛用的手段，我所以把希拉·賈賽德的名字放進那張名單上，就是這個緣故。她永遠和旁的軍官們混纏着——大半在酒館裏。她外表像個傻子，而實際並不是，這就是說，如果她讓耳朵張開的話，可以聽到好多東西。如果他們威迫她，她也許不得不把她聽到的一切告訴他們」。

「我明白了」，警監說，閃着他那對小眼睛。「並且我想那個年輕女人在『黑花王后』那裏化費許多她自己的時間和旁人的錢，不是嗎？」

「是的」，我說。「我也許在最近的將來，要冒險把她的事情弄個水落石出。可是現在我想起來了」。我記下要在第二天早晨向倫敦打電話，因為我有幾項調查要請他們在倫敦查一查，其中之一是關於希拉·賈賽德的。

「單子上再下一名」，警監說，一直在看着他的筆記，「是這個白理高。幾個禮拜以前，我很有氣的和他說過幾句話。事實上，達靈頓上校——他脾氣有點火爆——對我們局長講了他點什麼話，於是我們局長叫我注意他。達靈頓上校不知道在什麼地方遇到了這個白理高，完全不喜歡他的樣子和講話聲調，因此我們不能不調查他一下。我認爲這是一件討厭的工作，不值得搞的什麼鬼。我見到他就有了這個念頭」，他愁眉苦臉的補充上說，「就是他用圖

「她是個巨大的年過女人——恐怕正和你是個派頭，警監——在報上做出許多匪幫的變態花邊。她這兒，一個特種的變態花邊，請大家數着次數，全體觀衆都數，這玩藝奉家都很歡迎。而且這兒，她本人和僱用她的人還有很大的好處。因爲這等於說她能在台上的燈光之下，當着木架而用數字密碼傳遞消息。」

「好了，好了，好了！」警監要起來，「我聽着太玄妙了。」

我把烟斗裏的灰在爐格子上敲出來，「再喝杯茶嗎？好！現在我的實際工作是保持鎮靜，而且變得很好，你會看得出來，我不想再對你奮納粹和日本鬼關到什麼天地，使用着你認爲太玄妙的手段。你既要看地圖，開開自己，是否也許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非常玄妙離奇的世界裏面。」

警監看看我，「你說的對。有好多早晨我不能不自問是否自己在作夢，好，老兄」。他探過身來拍着我的膝蓋，「忘掉好了，接着說下去。」

「我給你的那個短的电话號碼，是我今天晚上從菲芬的化驗室裏弄到——或多或少弄來的」。我告訴他，「這是我從那間屋子裏的桌上拾到的一個數字單。這是她在本星期先用的。我自己不是密碼專家，我也不想浪費時間把牠研究出來，不過我要把牠寄給我們的專家。你看，你所謂要做的感是坐在那裏，和其餘觀衆一同數着數，就可以得到了消息。這和表演從一個工業區別另一個工業區，那節節的全體民衆來看表演是很容易的事情。這不是

他們最簡潔或是最巧妙的辦法之一，不過也不壞。我可以告訴你，這裏還懂得那種敷衍着有他在的人們當中，有一個就是我的朋友白理高先生。那天晚上我在馬戲場裏坐得和他同一個座位，馬上看出他懂得其卑的用意。

「既然那樣，我們就把握這個女人抓起來好了。」警監嚷着說。

「如果我們那樣辦，我們就弄斷了一個環，結果不過如此，然而二個個身他更重要，環却從我們手裏滑脫。不行，這樣沒有關係。我沒有打算叫你爲了菲芬心裏煩悶。她的事情交給我的辦。不過我要告訴你，我曉得幾件關於白理高的事情。其次是誰？」

「唔，是舖子裏那位艾克爾小姐，他懷疑的開口說，「不過我想像不出你爲什麼把她也放在裏面。」

「我納悶你是否得到一點消息，那就够了。」我回答，並笑着。我今晚上剛和羅很快活的喝了回酒。她舖子樓上的起坐室裏存着多得奇的好酒。她使我發生興趣，兩個原因：第一，因爲我初次和她談話的時候，她對我講了一篇謊話。第二，因爲她顯然是在裝扮。不過你要注意有很多很多的女人撒謊裝扮。她是什麼人，你曉得嗎？」

「海軍中將約翰遜，傅林德——戴普利爵士的外甥女。」警監從他的筆記上背誦着，「並且社會關係很好。她戰前在外國住了幾年。後來戰爭發生的時候，她在美國一直住到去年夏天，後來纔回來在這裏開了那家舖子，很有錢。我與這個舖子是開來作消遣。我老婆在裏

我她在那裏買過一兩次小的禮物和零碎，雖然她說她不喜歡這位艾克司頓小姐。據她說，太擺架子，實在不是個好女人，你知道女人家的說話法」。

我點着我的烟斗。「我很能了解你太太的意思，你要知道。不過艾克司頓小姐明天晚上要同我一道吃飯，那時我也許知道她的事情多一點，如果有值得聽到的東西的話。不過聽她說話完全沒有毛病」。

「當然沒毛病。你浪費你的時間了，倪蘭先生，那就是說」，他訛牙笑起來，「如果你真是爲了工作而不越自尋開心的話」。接着他顯出莊重樣子輕輕敲着他的筆記。「單子上最後一個名字……。」

「怎麼樣？包恩司登大夫是不是？」

「是的。我不高興看到這個名字在這裏。我要把我的牌放下了，倪蘭先生。自然如果你希望我就拿一個警官的身份對你講話，我一定就那樣辦。因爲你能夠替我惹出麻煩來」。說到這裏他遲疑了。

「聽我說，韓漢」，我開口說，故意說他的姓而沒有說他的官級，「我不得不做的這種工作（我不願意做這種工作而寧願幹老行業當土木工程師），有的一些頂壞的特點，其中之一是我很少能對任何人說痛快的實心話。我是在獲取情報。我是在想法發覺他們。我自己已經扮着一個腳色，而想法發覺是否他們也在裝扮着一個腳色。然而現在我在這裏和你講着話

這並不是這樣。我也許沒有告訴你我所知道的一切……

「別悶，倪爾」，他說，批字笑着。「我並不像外表那樣笨。你說的話我都明白」。
「不過如果我不告訴你我所知道的一切，那並不是因為我不相信你，而祇是因為有幾種含糊的猜疑，暗示，預感最好是不談。假如我告訴了你，你對他們的看法或許會容易把事情替我弄糟。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對！但是除此之外，我絕對相信你，並且希望你相信我。……」
「然後，我覺得痛痛快快講實心話不要粉飾作是一種安慰和愉快。因此看上帝的份上，不要在什麼聲音不發言的話吧。告訴我你所知道的一切，你所想所感覺的一切」。

「好」，蓋登說，顯出安了心的樣子。

「關於這位包恩司登大夫，我不高興——雖然並不驚奇——看到她的名字在你給我的這張單子上。我不高興，因為我喜歡她，我認爲她受了錯待。她是位好大夫，並且，我相信是一個好的女人。……曉得她在醫院裏治好了好些眼着活不成的可憐孩子們」。

「但是她給了一個奧國人」，我說，不想聽我已經知道了的事情。「而且她認爲她丈夫要娶個奧人，而且她不要改姓，她一直過着艱苦日子」。

「啊，我知道你已經知道得不少了。我不能不說你到處去探聽消息不需要多少功夫。因為包恩司登大夫——我的意思是說男的——須得到我們那裏登記報告等等，我知道一點關於他的事情。他有一次告訴我他對窮人的感想，我從來沒看見過一個人像這樣悲哀痛心。說起

看病來啦，那傢伙的醫道真能够起死回生。我有個小外甥女是他治好的。當時我妹妹已經請過了所有醫生，其中有有名的倫敦專家，結果他們都說她那個孩子已經沒有希望。管他怎樣，他現在已經死了。他並不年輕，滿可以作他太太的父親。我想她所以嫁他是因為她非常尊敬他的醫道和為人」。

「這是我聽了她對我講的話之後我所得的印象」，我說。「我可以說我昨天晚上初次會到她。她當時在這間屋子裏，據她說，穿着歐爾尼，因為他是她的病人。我今天下午去拜訪她，她請我喝茶。她告訴我一點她自己和她丈夫的愛情。隨後白理高進來了」。

「白理高？」警察不喜歡這個。

「不錯，白理高。到處都有他點頭，不是嗎？我想他們不是老朋友，不過他認識她是不錯的。唔，關於她的事請還怎麼樣？」

「顯而易見的他聽了謠言不愛用。他顯得很愛開的樣子。」自從他死了之後，她一直沒過過很好的日子。當然她是個德嫻舞廳有許多人注目的舞娘。我到那裏之前，早就開頭講不中聽的話了。她是個非常驕傲的女人，我並不因此責備她——因此你可想像她怎樣忍受。另外一點是因為批評當地柱索等等情形。說她太直率，結果得罪了幾個人。這當然一點也不會把她的精神改善。而最糟糕的就是她小叔子這椿事」

「對這事？」這的確是我以前所未聽過的。

「她丈夫有個弟弟，也不能不從那裏逃出來。這條伙叫奧圖。包恩司登，是位冶金學家，而且就他本行而論，很是位專家。他費了好多力量之後，纔在特許電氣公司找到了一個位置。這是去年夏天的事。後來人們起了議論，要把他辭掉，想不要他的天對當中有一個是我們已經提過的那個人，達靈頓上校……」。

「不錯，他也時常露頭，不是嗎？」我非常快活的說。

「唔，像我剛纔說過，上校是沒有毛病的，在本地勢力很大，不過還是我們倆說私話，他的愛國舉動容易鬧得太過火。不管怎樣，他說他本人既是董事之一，這個奧圖。包恩司登在廠裏得到位置的時候，並沒有徵求他的意見，並且說他反對一個德國人或是奧國人每天一餐天和半個晚上在廠裏面。旁人也是這樣講法，其中包括着」，說到這裏警監降低聲音成了「一個機密的耳語，」我們的局長，他是達靈頓上校的好朋友。大約在一個月之前，事情完全爆發，他們叫奧圖。包恩司登馬上離開工廠和本區。他離開了工廠是沒錯，可是從那時候起就完全失了蹤。他收拾好東西離開了住所，口裏說他要上倫敦，但是他始終沒有在倫敦或是某處的地方登記，因為我們請求過，如果他無論在什麼地方登了記，一定要通知我們，然而一直沒有」。

「他不住在他嫂子家——大夫家裏——是嗎？」我問。

「哦不祇雖然他當然時常看她，她對他所受的對待非常傷心，因為她說他所希望的，最

幫助我們打敗納粹，可是我們不讓他安安靜靜的工作，却反而又虐待他起來。她當然很傷心。

「這樣說其中有兩個可能」，我說。「第一是她或許覺得這樣傷心，結果有個花言巧語的納粹間諜乘機勸哄她不妨幫助大日耳曼民族——她丈夫就屬於這個民族——來打敗愚蠢的英國人。第二是她講的完全是假話，包恩司登一家人完全不是真的。根據過去經驗，已有某數額的間諜人員表面裝着亡命者被派到國外，不錯，其中有的還可以讓他們在集中營裏所受鞭打至今還未消去的疤，這種假假向來做得很徹底」。

「還有一個可能，倪蘭」，警監說，態度嚴厲的看着我，「就是這個女人正是一個命運很壞安分守己的好女人。這是我所相信的。我不祇一次，和她面對面就不得為着我們的幾個本地人心裏感到羞愧。她比他們大多數勝強百倍」。

他這篇以非常加重口氣說的話本該叫我覺得有點輕蔑，可是爲了某種我找不出來的古怪理由，叫我漠然的覺得不安，好像我自愧一樣。然而我並沒有一點可以羞愧的地方。緊接着我感到自己發了怒。不過這個姓包恩司登的女人，永遠似乎有使我發怒的一種力量。她雖然此刻本人不在，却透過了擁護她的警監又對我施展出那種力量。

「好」，我咕噥着說，「她好得不得了。可是她的舉動不像一個毫無隱藏之事的的女人。我昨天晚上在這裏見到她，她很害怕。我今天下午見到她，她說話很有戒心。這是什麼緣故

「因為他受了那樣的待遇，他立刻答復。」

我搖了搖頭。「不，其中還有旁的含意。可是說起來，你當真想抓與圖。包恩爾登這解傢伙嗎？」

他向前探出身子，低低的說：「不，我不。那就是說，如果我對他的想法對就不抓他。你幹嗎問？」

「因為我預料知道他現在在什麼地方」，我回答。「他此刻藏在你的朋友他的嫂子包恩爾登丈夫家裏樓上的一間屋子裏。」

「你敢說一定嗎？」

「不，不過我願意打個小賭說他在那裏。今天下午那兩個女人渾身上下都洩露出——尤其是那個管家女人臉上根本藏不住一點秘密——她們那裏藏着個什麼人，而現在明顯的叫人知道那個人是誰了。」

警監啾的一聲變手一拍膝蓋，隨即站了起來。他臉上顯出十分厭惡的神氣。「好，現在望上帝沒有對我講這話。」

「等一等」，我說。「我想你現在不是打算上那裏去抓他。」

「現在我既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我還有什麼旁的辦法？他要是不登記的嗎？」

「我從部裏得到可以請求首領區之外任何我現在當地工作的地區裏的警察充分合作的力量。你想看證明書嗎？如果你想看的話，我可以給你看，雖然我須要從我皮包夾裏取出來。」

他淡笑了。「既然我們交勁幹着，也許是看一下的好。你要明白，我以動後有和他們這種人合作過」。

我把我的皮包夾裏的針脚割開，然後拿出證書來給他看。他看了之後十分滿意，事實上他不由得受了感動。「好了」，他說，現在又不安起來。「你的意思是不是想叫我現在弄張拘票來把吳圖、包恩司登關起來？」

「不是。我的意思是不無論如何要把他丟開，讓我自己來負全責」。

他臉上馬上消失了那種不愉快的神氣。「那又是一個說法。你要注意，我以為你對這些人的看法錯了。我敢打賭包恩司登大夫那個女人是正直的，我鑑別人的本領不壞」。

「我不懷疑有對於人的鑑別力很好，警監」，我說，「可是我們碰巧生活在一個非常奇怪的時代，此時人們的心裏非常奇特。這個戰爭非常複雜，而我們却不斷的犯着想使牠簡單化的錯誤。金錢、政治、野心、個人偏見、憎恨、私慾，全攪合在裏面。我已經遇到了這樣多的出乎意料的事，因而現在我不該我自己要再感覺驚奇。在我確切知道他們是這樣以前，我不打任何賭說某人正大光明」。

他用眼睛死看着我。「我想你沒有幹這種工作以前是個比較幸福的人，倪爾」，他說，「很使我驚愕。」

「我已經有些時候不是一個幸福的人了」，我沒有想到自己這樣回答。「過去我享過一點幸福，後來好軀失掉，我不期望以後會再有了。好，如果你不在意的話，我明天早晨也許到你這裏來打電話。多謝今天晚上來。現在我要看看歐爾尼的記事本了」。

警監一走，我馬上翻看歐爾尼的記事本。看着一個人身後遺留下的那些潦草字跡是件不快而可悲的事。像歐爾尼他們特別支部裏的人員工作方式，不和我們部裏的人們一樣。他們在一個地方做着普通工作，費的時間比較長得多，這就是說，他們整個的接近手法和技術都不同。歐爾尼的記事本一眼看去本可以像是一個飛機工廠裏的任何工頭所有的東西，裏面寫滿關於他的廠裏工作的筆記。不過我當然知道假如裏面沒有一點表明他腦子裏如何想法的東西，他不會在臨死以前還努力不讓這個本子落入用汽車把他撞倒的人們手裏。最後兩三頁實際上是他給我的最後消息，滿可以代替我們那次將舉行而未能實現的談話。這樣我知道了：「上面寫着『黑花王后』，畫了一個大的問號。還有一個略圖，表明一個神秘的「X」在城圈裏，然後有線由牠通出去。旁邊註明：「一通訊機在城內，一在城外？」另一個註解說：「一個寡婦如何？」另外一個僅僅說：「恐怕是美國」。另一個要參考兩個月之前寫的一個註解，那個註解我費了點勁纔弄明白，是：「二人皆確信他左頰有深痕痕跡」。在最後

「頁有三個字因爲被一條粗橫子劃掉，最初無法看清，不過我最後斷定是：「注意燈」。此外在最後三頁裏有幾個單獨的字，其中有一兩個下面劃着粗線，顯著的是「花」和「雷」。

好，就在這裏。我根據歐爾尼的筆記寫好自己的筆記，然後拿我自己得到的零碎消息加以比較。你可以想像看情形並沒有太大希望。而且有一個從中午後的結果事實，是我們欲得之而甘心的那些人們已經發覺歐爾尼是什麼人，並且已經猜到他對他們的事知道得太多，因此在他能做任何更進一步的行動之前，先下了手。還有關於他的打火機的那件非常叫人不安心的事。下一次也許就輪到了我。我在就寢之前，想讓屋子裏進點空氣出淨了煙，因此我熄滅了電燈，打開窗子。我不是怎樣滿懷慾望的看了一會外面死討厭的無燈黑暗。

六

第二天早晨我到了警監辦公室的時候警監出去了，不過留下話說我可以使用電話。我問警監：關於菲芬，關於包恩司登一家人，另外一個涉及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公司。我問他：「這事很快，因此在那裏等着答覆，大半天就還算過了。我剛打完了電話，警監回來了。我把歐蘭尼的記事本給了他，然後問他我從菲芬化粧室裏抄出來的那張電話號碼單查的結果是否不壞。」

「我已經查出來了」，他說，「不過我想你要失望。單子在這裏」。我翻開一看單子。你看，一個是「黑花王后」，像我昨天晚上告訴你的一樣。第一個是歐蘭尼身後台門的電話號碼，沒有多少用處，不是嗎？」

「毫無用處」，我說。「不過那四個怎麼樣？」

「唔，這第二個有點出乎我的意料，我對你講吧，他用手指着說。「我本該馬上就記起來。那是特許電氣公司的電話號碼。幹嗎一個女走繩賣藝的要和特許電氣公司通電話我真不明白。」

「警察僱用了大約有六千人」，我說，表示不感興趣，「她很容易的說其中一個是她的

朋友。請說下一個！」

「這傢伙是個藥舖老闆，很出名，很有體面，他告訴我他舖子裏有專為唱戲的用的化粧品和旁的一類東西，同時還供給他們阿斯匹靈和他們需要的任何藥品，賣唱戲們用的東西是他的一種小小副業。人很正直光明正大。再說下一個。我調查過，這個女人住的地方沒有電話，電話是隔着一個門的第三家的，他們雙方規定好她可以借用。這事很平常。」

「我從來沒看到過這樣多的無用材料，我厭惡的說。」「最後一個是什麼地方？發賣報紙零碎雜貨商店？」

「不錯。我知道這個舖子。名字叫錫勒比。賣報紙、紙煙和零碎，過去經理賽馬預測賭博券。而且也是借電話給旁人用。我去沒用，因為他們認識我，我以前因為賽馬預測賭博券的事情同他們打過點麻煩。因此我以為你自己不勸去一下。地址是苗利街。今天我還再見你嗎？」

「大概不會」，我憂鬱的說。初上來那個電話號碼單似乎非常有希望，然而現在結果如何？我對於特許電氣公司的電話號碼也在其中一點心裏實在比我對警監所表示的認為重要。他告訴我怎樣在苗利街找錫勒比商店：那家舖子在市場方場和特許電氣公司的中間。

那是條可憐的街，街裏黑泥很厚，而錫勒比商店並不顯得不調和。英國各地一定有成千成萬的這種街，天曉得是什麼人最初想出來的。錫勒比商店賣報紙、賽馬特刊、紙

皮「誨淫」小說、上面有肥腿大臀的女人的明信片、六便士一本的占星原夢書，和許多功的沒有價值的便宜東西。在太平時候，這家舖子大概賣紙煙和朱古力生意不錯，牠是屬於賣紙煙朱古力和電影雜誌的那類下流地方。那是一所看樣子似乎偷偷摸摸的小建築物，早就該倒成垃圾堆了。房子裏有一對中年夫婦慢慢踱着——無疑的是店老闆錫勒比先生和太太。他們看樣子眼睛半瞎，臉色蒼白，像從朽腐的木頭裏爬出爬進的生物。兩個的嘴都老是張着，鼻子阻塞的吸着氣。

「買什麼東西嗎？」錫勒比先生說。

「我本打算撒個小說，有時用用他的電話，但是現在我不能忍受這個麻煩。我決定要來硬的，已把撒謊的念頭打消。」

「你是錫勒比先生嗎？好，我剛剛看到某人和其他幾家電話號碼……」我說到這裏住了嘴，看出他的淡色眼睛裏露着恐懼樣子。那個女人走近一點，我想她害怕了。

「聽我說，你是什麼人？」他問，但是用的是一種不安顫動的聲音。

「別管我是什麼人，我惡鬼鬼的說。我這樣說話，假如他是個好人必定叫我滾蛋了。但是他自然沒有。」我想知道你們的電話號碼怎麼會……」

可是那個女人打斷了我的話頭，急切的要解釋。我事先就想他們兩個人之中會有一個這樣辦。「你要明白，先生，實際情形是因爲我們有電話而許多人沒有，因此我們同幾位主

願規定好，他們借用我們的電話給他們的朋友打電話，等到有他們的電話的時候，由我們去送信，每次收六便士的小費。這正和我們的轉信的辦法一樣。可以說目的就是爲了大家方便。

「有借用你們電話的人們名單嗎？」我聲色俱厲的問。

「哦，有，有，先生。你如果想看的話可以看看。讓這位先生看看名單，阿諾德」。

阿諾德把名單遞給我，當然名單毫無意義。你在單子上不姓史密斯，就姓卜郎，或是羅濱生。正在我把那張名單從櫃檯這邊遞回去的時候，我注意到沒有打掃的地上許多亂七八糟的東西當中，靠近我的腳邊有一個紙煙頭，比你預料在那個地方會有的紙煙頭略長略粗，並且乾淨得多。我把牠拾起來，走出舖子在街裏走了幾碼遠，然後停住腳步加以檢看。果然不出我的想像，那是支美國煙。我祇能看見上面精美的印着 *Old* 幾個字母。一支 *Cheswick* 牌紙煙（譯者按：爲美國吉士牌香煙），一定是錫勒比商店不久以前來過一位吸吉士牌紙煙的主顧。我願打賭在那條側街裏沒有普通顧客吸吉士牌紙煙。這種煙在格萊特里完全買不到。據我看，十之八九扔掉這個煙頭的人，是到那裏打電話的。我想到這裏，無意中向四下裏看了一下，看到錫勒比先生像隻顫動的大白蟻似的站在門口，用眼睛死盯着我。

魏金生太太給我留下點飯，我在自己屋子裏把飯吃完。在這期間，黑雨在後園子裏落着。我因爲有一個頗長的報告要寄呈部裏，而這個報告要用密碼寫，因此費了我大半个下午。

我在拐角處把報告發了之後，冒着雨匆匆的回來，喝了杯茶，然後四肢大張的躺在沙發上睡着了。我做着短而清明的夢：一會我回到智利一個天氣非常晴朗的早晨，和瑪拉吉塔和孩子，保羅和米密羅森達爾夫婦在一起；一會又在一個正月下午的黑暗薄暮之中躺在格萊特里的賴格蘭街裏的那隻沙發上，心裏覺得乏味衰老，好像一個虛幻的幽靈。夢不應該那樣清晰，不應該來得去得那樣快。還有一件攪擾我的事情，是我腦子裏總是想那個女醫生包恩司登大夫，雖然我記不清她的臉，而且也不想記清，我似乎看到了她的眼睛，棕而帶綠，明亮而憂鬱。這件事之所以攪亂我心思，祇是因為這個女人對我個人毫無意義，而且我既然休止了兩個鐘頭的工作，我也不想爲着有嫌疑之人煩擾，但是她總是在我腦子裏縈迴着。

在差十分鐘不到七點的時候，我多半靠了運氣而不是靠着走的得法，好歹在漆黑之中走到前一天晚上我在門後吻過艾克司頓小姐的那道後門門口。集會是在方場上的公共會堂裏舉行，離此地不到三分鐘的路程，因此我們有時間在樓上很快的喝點酒——這酒是艾克司頓小姐又很奢侈的給我加拿大標麥酒喝。實際上，雖然我的腦力很強，但因為我接過酒來馬上就喝了下去，喝得太快，因此立刻感覺到酒勁。艾克司頓小姐（奇怪的是我竟不知道她的名字）儀態萬方，此刻更是一位金碧輝煌火熱冰冷的女皇。她的態度之間，沒有一點表示我們前一天晚上會接過吻；而反過談話，也沒有一點地方表示她確實否認此事。若在平常的交人，一定早對我不是明確的熱烈，就是明確的冷淡了；然而她却似乎和我們前一天晚上剛開

始談話時一點沒有兩樣。但是這一點會讓我困惑不解，原因祇因為我總忘記她是一個成熟的
女人，而完全不是一眼乍看好像是的黃花閨女。

我們準備走的時候，我突然記起我始終沒有打電話給「黑花王后」定飯，因此這時我給
芬克來司特打了個電話，很留心的稱呼他「賽特爾先生」，但是腔調裏故意提醒他他對於我
仍然是芬克來司特，直截了當的告訴他希望回頭我們在那裏吃飯菜要很好。他連聲答應一定
要盡力的辦。我打完電話的當兒，覺得艾克司頓小姐奇怪的看了我一眼，但是沒有講任何話
。我僅僅裝出了點大模大樣的架子，裝着一個爲順從女的心意而做安排準備的剛強莽撞的男
人。

不過在我們出去的時候，她的確說了一句話：「我覺得你定飯的時候，說話口氣似乎目
前沒打着仗的一樣」。

她這句話給了我個說話的機會。「縱然在目前這種時候，假如一個男人帶着一個漂亮的
女人出去吃飯，那還是沒了打着仗」。

她把一隻手放在我臂上，輕輕的捏了我的臂一下，作爲那句笨話的報酬。我記得當時
在納悶這個把戲要持續到好久，因爲此刻差不多我們的一言一動幾乎就是對方智慧的一種侮
辱。

不過談起了侮辱任何人的智慧，我至今還沒有看見過這種事情。那個集會！戈培爾滿可

以由無線電廣播宣傳。如果作戰努力能够經過了全國各處像那樣的集會而留存，那麼這種努力應該能够打敗希特勒。

會堂的樣子好像一個很大的賤價棺材。裏面有許多同盟國的國旗，安適的裝滿了東家老闆和市外居民。工人們在工廠飯廳裏單獨集會。奈萊特里市長主席讀着詞，讀得非常慢，因之就連“Which”（那個）“Where”（那裏）這種極普通的字眼也有了一種奇異而有點不祥的意義，好像有呼神喚鬼的魔術一樣。他告訴我們那位本地的國會議員不需要介紹之後，把我們介紹給那位議員。這位議員是個易興奮自尊自大的小個，看樣子好像一個發了脾氣的婚禮來賓。他的伎倆是用大發雷霆的聲調對我們喊叫一些平凡的議論，就好像我們全體爭辯了幾個鐘頭他已經不耐煩起來似的。顯然他在政府裏保有一個很不重要的職位，但是他却極力的叫我們以爲他和邱吉爾二人平肩作戰工作。他的論調不很一致：他說他責備我們，因爲我們不了解這是我們的戰爭；但同時他却又對我們說戰爭實在是他和他那幾位國會議員朋友的責任。他發怒，因爲批評太多，我們之中太多袖手旁觀信口雌黃的人，不過他還爲了一件事苦惱，就是我們全是過於滿足，他還滿是實在是大危險。我從他話裏得知幾乎沒有人正正經經的做着把戲，雖然他沒有告訴我們是什麼把戲。最後他說他和帝國在爲自由而奮鬥，他們永遠擁護自由，現在他們不讓自由幻滅。我們聽了他的話，全體熱烈的鼓了一回掌。

下一位演說人是個身高面有威容的人，一位什麼爵士。他的議論很簡單：他說我們的關

題做結。我們僱用了許多德國人由無線電向德國廣播，允許德國人民這個那個；然而我們應該做的是把所有的這些德國廣播員，和所有他們的朋友，左翼粉紅色的智識份子，裝在袋裏，並且告訴德國民眾我們要盡可能的弄死他們，如此明示他們我們不想「忍受任何胡話」。這樣必然可以達到早早實現的完全勝利，雖然想沒有告訴我們要經過什麼步驟。我聽完了這篇立論奇特的小演說（可能由戈培爾替他寫好的），暗想爲什麼我要花費時間想法偵察納粹間諜，而同時像一位什密士仁兄對於希特勒要抵得過十幾個間諜。

現在輪到了我們在法蘭西的那個人：達慕頓上校。自從我們在特許電氣公司辦公處外面會到之後，就還沒有見過他，不過我似乎已經方式不同的聽到了許多關於他的事情。他的樣子像個前衛，穿著皮服，僵直，整潔，滿面紅光的像一位上大戰時的將軍。他用他那種簡截乾巴巴的演說得很好，顯然懂得在台上演說的法術。他激動起聽衆的情緒，剛纔那三個演說者都沒有感到這一點。剛纔我聽那三個人的演說，始終懶洋洋的打不起精神，大半個心想着旁的事情；可是此刻達慕頓上校一開口，我却留心聽着不讓一句話放過去。

達慕頓上校還是向來那種開門見山，打開天窗說亮話的論調，說他贊成真正的作戰努力，他贊成毫不感情用事。繼續罷工，或是想爭辯他們的寶貴權利的人們應該送入軍隊，如果他們再生事麻煩的話，應該立刻鎗斃。他話中暗示勞工黨領袖已利用他們的職權來威脅國家。他說目前有許多關於戰後復興的奇怪無稽之談。不要說我們此刻尙未戰勝，就算確實

已經勝利之後，我們也一定要比以前窮。所有明白道理的人，要在這期間弄清楚僱主，私人企業的地位，和資本對勞工的必要控制並沒有所削弱。他請我們記住共產黨仍然在我們中間在於活動，充分利用一部份目前對於俄國情形的無謂之談。最後，英國所需要的是更多更多的堅強舌老的不列顛精神，把英國國旗帶至世界各角落的那種精神。

他講的話當然比這個多得多，不過其中沒有什麼奇特的議論。我注意到有幾個新聞記者記着全篇演說，曉得其中有些比較帶刺性的話將來一定在本埠報紙以外的他處被引用。後面有一兩個反對的喊聲，但迅速就被前面的上校崇拜者的喝采聲所掩沒了。不過就是這些聽眾也不是全體十分滿足，因為我注意到我的左近有幾張沉思困惑的面孔。達靈頓上校演說的效果很好。

「你認為怎樣？」在市長打起精神來提議做感謝的決議時艾克司頓小姐問。

我非常答徐的回答：「我以為達靈頓上校是個絕頂聰明的人」。

她用明亮的藍眼睛打量了我一眼，不過當時沒有時間再談話。我們開始離開會堂的時候，我看到一張我覺得自己認識的憔悴小臉，接着我看出那張面孔的主人認識我。那人是特許電氣公司的席嘉穆。他迅速的從人叢中鑽過來，對艾克司頓小姐說了聲對不起，便把我拉到一邊。

「我今天晚上給你寫了一封信，倪蘭先生」，他開口說。「我們公司裏今天下午開董事

會議，像我當初答應你，你的名字報上去了。我很開誠佈公的告訴他們，關於你對於我們這種工作的缺少經驗，同時說出你的種種資洽和處理工人的經驗。果然不出我的預料，董事會因為你缺少經驗有點反對，可是當時有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有一位很有勢力的董事突然說他認為我們應當讓你試一試，正因為我們這樣缺乏幹練人員。因此我寫信告訴你，如果你不離開此地，大約在下星期三來見我的話，我要對你提個建議」。

「多謝」，我說，沒有露出內心的驚訝。我不由得濼惡的想：如果我當時真想這個位置的話，牠絕不會像這個樣子掉到我的懷裏來。「可是說起來，你可以告訴我替我說好話的那位董事是誰嗎？」

席嘉穆微笑了。「不要說是我告訴你的。不過你剛纔還聽他演說呢。是達靈頓上校」。在我重新回到艾克司頓小姐一起的時候，我很明晰的感覺到愉快，事情終於有了進展。我覺得她又奇疑的看了我一下，但是她沒有開我剛纔把我拉到一邊去的是什麼人。我們此刻走進外門的擁擠人羣裏面。我聽到有人說雨仍然下得很大。

「可是呢，真對不住」，我嘆起來，說的並且是實話。「我完全忘記「黑花玉指」離這裏大約有兩哩路，我想此刻不會有叫到搭客汽車的機會了」。

「有一班公共汽車到離那裏很近的地方」，她說，「現在就該有一班。我們跑去趕」。我們當真跑到公共汽車站趕上了那班車子。我們不得不站在車裏，而且四周左右都是濕

衣服，但是艾克司頓小姐似乎不在意。我本來要說她是非常在意，對於一件事情要求一定要做好，否則完全不必做，天生愛挑剔，有點心胸狹小不能寬容的那種人。但是她有一個舉動令人莫測的手段。此時我相當注意她這手段。

她從「黑花玉后」的衣帽室裏出來之後，我馬上同她匆匆的走進光潤亮險的之鷓主持的雞尾酒排間。此時大多數的人們正在餐室裏吃飯，因此雞尾酒排間裏祇有幾個人，而且其中沒有一個我認識。我向之鷓要了兩份加倍的馬提尼酒。

「你不喜歡酒甜吧，喜歡嗎？」艾克司頓小姐說。

「不喜歡，不要甜，之鷓，我說。」

「你力圖消好喝，是啦，」之鷓說，露出了一隻金牙，「不過這些日子什麼東西都這樣缺乏，不來時不讓海甜。」

「甜」這個字聽說了幾遍，讓我想到點東西，但是想不出是什麼。我尋思了有兩分鐘之後，我記起來了：歐爾尼在他的記本的最後幾頁裏所記的那些奇怪字之中有一個是「甜」。我正在思索這件事的期間，我注意到之鷓遞給艾克司頓小姐一支紙煙。

「我好像記得你喜歡吸吉士牌香煙，」之鷓在說，「我還剩下幾支。」

「有點不容易弄到吧，不是嗎？」我拒絕了之鷓遞給我一支之後這樣說。

之鷓要了隻眼。我過去在波拉尼餐館的時候，認識一兩個美國大使館年輕傢伙們。在

在他們都抽吉士牌香煙吸完之前給了我幾支接續過癮。」

「那他又送人又自己吸，唉？」我無心的說。

「當然！說實在話，我送人並不多。」

「既然如此，我看，好像不是之鵬就是他認識的什麼人。在我到錫勒比的舖子以前不很久會到過那裏，恐怕另外不會有什麼人在像格萊特里的這樣地方存着大量吉士牌香煙。況且十之七八不會有人在此地由之鵬無意中給了他一支吉士牌香煙，會帶走之後再在蘇苗利街和錫勒比商店很遠的某舖地方點着吸。不過當時之鵬或是他的夥伴之一，或許爲了使我不發生興趣的理城，由而到錫勒比商店去。」

「我們剛要把力量復強，爲提耗酒喝完的時候，艾克司頓小姐說：『剛纔在會堂裏你講話的那個大是誰？我以前在那裏見過他。』」

「是特許工廠裏的蕭嘉謬？」我說。此時似乎是講這件事的時候了。「事實上，她告訴我們他們的董事會似乎願意給我個位置。」

「她向我微笑了。『那很好，不是嗎？』」

「好極啦！不過奇怪的是——這是我們補說私話——董事會因爲我缺乏電氣工程和其他等等的經驗，並打算不用我的時候，有七位董事居然肯出頭替我講話，你知道那是誰嗎？」

「湯遜可以猜得到」，她鎮靜的說。我當時非常驚訝，因爲我相信她要假裝完全不知道。

「達靈頓上校」。

「你怎樣會知道？」我問，真像丈八的和尙摸不着頭腦。

「她直截了當的說：『因為昨天晚上你走了之後，我記得你關於那個位置所說的話，於是打了個電話給達靈頓上校，把你的事情告訴了他。』」

「哦，你真好」，我說，顯出了好像又想吻她的樣子。「不過我不曉得他是你的朋友」。「我覺得不妨再把其餘的話講完。『你記得你告訴我你別他不過見面招呼，說他不是和你一個派頭嗎？』」

城 黑 痛

「那話不假」，她說，眼睛一點沒有閃爍。「我並不很認識他，而且他不是我同類的人。不過我遇到了他，我覺得我有資格告訴他，據我看，你似乎是他們應該僱用的那種人。我給他打電話他並不嫌我多事，他說他很感激，而你也應該很感激」。

「我當然感激」，我勉強熱烈的說。「我希望能够讓你覺察得出來」。

那天晚上在「黑花王后」場面似乎很盛大。餐室裏人滿堂的，唯一空着的桌子是芬克來司特給我們留下的那一張。我看到霍思孟太太同着兩個軍官和幾個女人。在另外一張桌子上，我注意到希拉·賈賽德同一夥軍人在一起。不過還一次看不見白理高先生。菜非常好，他們並且替我找到了一瓶極好的麥掃爾特酒。艾克司頓小姐的確不怕喝酒，這瓶酒她喝了一

半。我們吃飯的時候，所談的話大部份是關於美國。我曉得她到過美國，因為警察告訴我她

的事情時說過。她告訴我她怎樣和朋友們住在加里福尼亞，一道到她覺得她應該回來做點時工作時候纔離開那裏。回來之後，她會做過一兩回事，不過不能繼續下去，因此最後開了這家禮品商店。當然這僅假話毫無意義，不過此刻還不是對他這樣講的時候。加之她確實非常快活（這一點是沒有疑惑的），我從那時候起，時常奇怪不知爲什麼。她那天晚上那樣快活。大部時間樂隊在辛苦的奏着樂。我們在吃飯中間，會起來跳了一小舞。後來催促着信好歹又拿來點霍思太太在兩晚上以前請我們喝。那種白蘭地之後，一個空軍軍官走了過來，被介紹給我，他不喝酒，但請求艾克司頓小姐同他跳次舞。

他們剛一走到跳舞的地方，希拉·賈賽德馬上跑了過來。她還是和平常那樣興奮，也許已經有點醉意，但看齊非常嬌媚。

「你這些時候到什麼地方去了？」她詰問。

我說我到處東跑西跑，大部時間忙得很。

「你幹麼帶那個死討厭的女人來？」她說，撚了個鬼臉。「你曉得我討厭她，我對你講過。」

「我曉得你對我講過，希拉」，我說，流牙笑着，「不過我終究不是你的丈夫，所以你不要那樣質問我。」

「假如你知道得像我一樣多」，她開口說，隨即突然住了嘴。

「怎麼樣？」

「不，我不該講。終究說起來，如果她是你的一個朋友」。她聳了聳肩。

我的眼睛到了她的眼睛。「希拉，你我曾打算談一次話，鄭重其事的談一次話，不是嗎？」

她的樣子有點害怕，不過點頭表示同意。「祇要你得便，我隨時可以談」。

自從她走過來之後，我就決定這是最好的第二步辦法。我那天早晨托部裏代向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公司做的。

現在已使我得到了我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好，不過我們不能當着大庭廣眾說。如果你能夠說開一班班朋友，我能夠讓艾克司頓小姐同一個空軍軍官呆半個鐘頭光景，我們就可以談。此地有什麼可以去談話的地方嗎？而且我說去談話，就是去談話」。

「我記得，死鬼」，她說。「樓上也許有個閒着的起坐室，我們倆分頭去找」。

「找到之後怎麼樣？」

「先找活的可以遞一個字條」，她說。「艾克司頓那東西動這杯白蘭地了嗎？」

「沒有，她沒有。想喝嗎？」

「痛快，痛快」。她一口就把那杯寶貴的東西吞下去。「不要替她再要一杯了。她不配再回頭見」。

我看着她重新回到她朋友們那裏，之後過了有一分鐘光景，她連翻帶跳的走到霍恩太太

太爾前，霍思太太不得不離開桌子聽她講話，看樣子好像她在鬧起坐坐的地點。我想到另外一個辦法。因為艾克司頓小姐仍舊跳着舞，而且看情形幾分鐘之內不會停止，我於是匆匆的走出去找芬克來司特。但是他沒在他的辦公室裏，也沒有在休息所或是雞尾酒排間，因此我放棄再找他而回到餐室，剛巧趕上替艾克司頓小姐和她的舞伴叫喝的東西。

我抱歉的告訴艾克司頓小姐有一兩個人我想問他們講一句話，此外還要打一個長途電話。如果她不在意的話，請她在她離開的期間繼續跳舞。她所應付了我一秒鐘，好像奇怪不知我玩什麼把戲，不過隨即微笑起來，說她當然不在意，因為她和那個空軍軍官都覺得他們倆是一對盡善盡美的舞伴。我也說他們看起來很好。

希拉不再對霍思太太講話，因為霍思太太已向舞廳方面看了幾次而且發笑過，我覺得此期差不多是我過去的時候了。我沒有等好久，因為樂隊在開始奏艾克司頓小姐最喜歡的萊爾茲舞曲。音樂剛一開頭，他們馬上便離開了桌子。

霍思太太那一羣人之中有幾個在跳着舞。她叫我坐在她身邊。看樣子似乎比以前洋毛更多，臉色更像桃子，內部腐爛得更厲害。我很想抓住那條長領子而後有所舉動，但所舉動，是否是輕撫或是猛扭我不敢說。我問她是否看見了白理高先生。

「自從那天晚上他不速而來到我的起坐室裏之後，沒有再看見他。」她回答。「我又向空放了一砲。」你曉得那天晚上發生的事情，我說。「我當時上樓來找你，我

實在走迷了路。後來我看見白理高就在一間屋子外面，不是等着進去，而顯然想轉屋子裏說的是什麼話。我遲疑了一會，接濟就一直走上去。正在那個時候，你的朋友，從曼徹斯特來的兩個人剛好把門關閉。

當時情形的確是那樣子嗎，倪爾先生？」

「當時情形的確是那樣子，看您太太」，我堅決的回答。「白理高還傢伙到底玩着什麼把戲？」

「我不敢說一定」，她說，「大醉開爐的眼睛，但是說話聲音很低。我詢問不知是不是批評。你以為怎樣？」

「他說他是個洗手不幹的美術品商人，因為一個朋友借給他一所小屋他搬到這裏來。」

「這話說得太無謂了」，我聽了很有趣，我從容的說，「爲了更增加點趣味起見，我請一做百事通的那位來。」

「我聽了很有趣」，我從容的說，「爲了更增加點趣味起見，我請一做百事通的那位來。」

「白理高先生。結果非常有趣。據說白理高是個在遠東借住一所小房子的洗手不幹的美術品商人。」

「白理高先生。結果非常有趣。據說白理高是個在遠東借住一所小房子的洗手不幹的美術品商人。」

「白理高先生。結果非常有趣。據說白理高是個在遠東借住一所小房子的洗手不幹的美術品商人。」

「白理高先生。結果非常有趣。據說白理高是個在遠東借住一所小房子的洗手不幹的美術品商人。」

「你聽到他那天晚上對於戰爭的講法嗎？他當然是故意的那樣說罷了。」

「我有這種印象」，我小心翼翼地說，「不過他永遠對我這樣。好像是——唔——要取消息。你注意，他曉得我自己的見解不是平常那種很光短淺的無稽之談」。

她顯着思索的神氣看了看我，此時我注意到她的紙煙需要點火。但是我剛在摸我身上帶的火柴時，她搖了搖頭。

「不必麻煩，謝謝你。我這裏有一個好的新打火機，我時常喜歡拿着他玩」。她說了之後，便從她的錢袋裏掏出一個朱紅和兩種顏色的小打火機。這個打火機同我口袋裏那個完全一樣，同歐羅尼亞被燒死之前那天下午給我看而被別人由他身上拿走的同一個也完全一樣。這種打火機無論在什麼地方都買不到，也與可以買到的任何別的打火機十分不同。如果這個女人不是我們的人，就是這歐羅尼亞的打火機。此刻我的腦子須要想的快。如果我把我的打火機給她看，而她不是我們自己人，然而却知道了打火機的作用，那不僅我告訴她的身份，恐怕要弄得自己前功盡棄。這個冒險未免太大，我採取折衷的辦法，這樣說：「我有一個打火機很像你這一個，是一位老朋友送的」。

很顯然的我的話對她毫無意義，所以她和部裏，特別支部或是軍事情報第一組都沒有關係。因此我此刻要弄明白她是怎樣得到的那個打火機。

「我那位朋友」，她寧靜的看我的期間我繼續說，「做這種打火機，做的數目並不多

。我敢打賭你那一個不是在格萊特里任何舖子裏買的」。

「不是，我不是買的」，她說，臉上浮着一絲淺笑。「是昨天晚上人家送我的——當做一件料想不到的精美禮物」。

我抑制住整調不讓顯得太急切。「是誰給你的？」

她似乎不在意這個問題。實際上，她聽了反而很高興。「是代瑞克，他帶送給我的。你認識他，不是嗎？同穿綠衣服的那個小胖女孩子跳着舞的那個高個子。他是個空軍少校」。

我向那個傢伙望過去。我記得他是我看見過同她在一起的那些青年之一。我一聽不懷疑他講的是實話。而且還是叫人感覺非常棘手的實話。我相信這是歐爾尼的打火機。這個空軍軍官怎樣弄到手的？我要問他，而問的方式須要非常機警，不讓他猜想這回打火機的背後隱藏着什麼把戲。我正在尋思在什麼時候，用什麼方法來整問他，而不引起霍恩太太的猜疑的當兒，一個女招待走了來，先問了我的姓名，然後把一個字條偷偷放到我手裏。這一切舉動自然都被霍恩太太看在眼里。我一面請她原諒，一面看字條的期間，看出她臉上依稀顯露着普通女人看到關係另一女人之風流韻事的任何形態時所表現的那種嘲笑神氣。不過我也許觀察錯誤。她也許在想我不過是個老老實實的蠢蛋而已。

字條上寫着：「三十七號房間，趕快來！S. C. 譯者按：為希拉。霍恩德之簡寫。」
假如字條的意思不是希拉。霍恩德要我馬上到樓上三十七號房間去會她，那她完全沒有在

何意義了。我迅速的向屋子四下裏看了看，但是看不見希拉，因此我想她必是已經上樓去了。艾克司頓小姐仍然以莊嚴北方人的姿態跳着華爾茲舞。我轉向霍思孟太太，有點不忿起勁的說我必須打一個長途電話。

「當然」，她說，微笑着。「不過要小心，別惹出麻煩來」。

「麻煩？」我站起身來的時候說。「我怎麼會呢？」

「我不曉得」，她說，「不過有時候人們打長途電話的確引起了麻煩，因此要小心」。

樓上非常靜悄，我沒有看到任何人。燈光很暗淡，我費了幾分鐘纔找到三十七號。這間屋子是在一條甬道的盡端，朦朧遙遠，似乎距離任何地方都有幾哩路。我先敲了敲門，然後走了進去。那不是一間起坐室，而是一間寢室，而且希拉也沒有在裏面。當時那間屋子閒着沒有用，但是有盞燈亮着，並且有一隻電爐。那隻電爐一定在我未進屋子之前已經空着關了。有一刻鐘，因為此刻已經燒得通明，屋子已經很暖。雙人床上鋪着一床深粉紅色的鴨絨被，屋子裏粉紅色的東西很多，因此整個的外觀是非常富於不應有的女性氣味。在放電爐的那一邊，有一隻短沙發，在對面那一邊，擺着一把安樂椅。你可以在那個地方坐下談話。但是那個地方以牠那種羞紅羅綺的姿態，却明明白白的聲明牠所期望的是與坐下談話有礙不礙的事（譯者按：意指如此環境適於男女偷情幽會）。我看了房裏的光景之後，身子仍然剛開始在門裏邊，心中奇怪不知是否是我弄錯還是希拉弄錯。

隨後希拉開了進來，氣勢那樣匆忙，結果門碎的一聲在她身後關上，她剛一打量了那間屋子，馬上就大 雷聲的向我轉過身子。「天呀，你是不是發神經？把我弄到這裏來？」

正在那個時候，我聽見一個很小的鎖門聲音。有人已經把我們鎖在屋裏。希拉也聽到了，此刻怒沖沖想把門開開。

「等一等」，在她剛要又向我喊叫的時候，我安靜的說，「你先別吵鬧，你看這裏。」

我把接到的那個字條給她看。

「可是我也接到你的一個字條」，她噙着嘴說。「那個字條在什麼地方？哦，我把牠弄掉了。你應該知道那完全不是我的筆跡」。

我不耐煩去問她怎樣以爲我會知道那不是她的筆跡。現在需要的是讓她鎮靜下去，因爲我曉得安排這個圈套的那個人，也許期望着她裏鬧一場，在門上亂踢亂敲，而藉此可以把我們兩個人一同在那個房間裏這件事宣揚出去。

「現在聽我講，希拉」，我開口說，「有人向我們傳了這兩個假的字條，把我們牽到這裏，然後把我們鎖在屋裏。我不知道原因何在，這或許祇是無聊的取鬧，也或許有更壞的惡意。但是我們的最好辦法是處之泰然。我們到這裏來的目的是談話，好，那我們就談話。無論如何」，我批牙笑着補充說，「恐怕沒有比這種寢室更讓我不動心鬧了。他們應該把這種屋子讓想出家當和尚的青年看。現在你坐下，別急躁」。

我這番話得到了我所希望的結果。她坐在沙發上，看着我坐在安樂椅上，然後開始嘻嘻的笑起來。「我們這裏再有一些舊行李，地板上再有些掛的彩紙片，就像是舊月的開始了。」

「唔，並不是」，我說，我在尋思話如何開頭，因為我不想把祕密洩露得太多。我們靜坐無言的有幾分鐘。

後來，使我吃驚的驚說：「親親我」。

我瞪眼看了她一眼。「皇天！一分鐘之前，你恨不得要咬掉我的腦袋，而現在……」
 「那完全不同」，她不耐煩的說。「我曉得你等一會要非常嚴肅的講話，大概要讓我非常討厭，可是雖然這樣，我喜歡你，因此如果你親了我，我心裏覺得好一點，要比較安心。祇是用一種適意友善的態度親」。

因此我以一種適意友善的態度吻了她，因為我當然想讓她覺得好一點，讓她比較安心。不過我吻了她之後，很慎謹的立刻走回安樂椅那裏。我並且點着一斗煙。如果我的靈魂的氣味糟塌了這間粉紅色的香閣，那未免太煞風景了。

「喂，希拉」，我說，「第一，你要明白我們倆在這裏說的一切話都是極端認真，不要讀第三個人曉得，對嗎？好！第二件立刻要明白的是我對於你的私生活毫不感覺興趣，也不想因為喜歡干涉爾干涉」。

「你喜歡我嗎？」她又那樣突然像孩子似的問。

「是的，我喜歡你，希拉」，我告訴她。

「我想你喜歡我。你喜歡我，可是不贊成我，不是嗎？」

「還話差不多」，我說，對她說笑着。「那天晚上我在藍坡旅館的酒精間裏，一見到你，馬上就覺得以前見過你。後來我想起來了，不過為了我確定的緣故，我恨了一個月。你的調查——不，你用不着為着此事愁悶——現在我已經知道了大半」。

「你不是在興昌公司——譯者按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公司之船舶部在我國名興昌公司的一康瓦爾公爵夫人」那條船上看見我的嗎？」她臉色突然變成慘白的問。

「不錯，我記得我在那條船上看見過幾次的一個傢伙被你死掉。你當時是在婦女理髮店裏工作，並且還有人修指甲，當時你的名字是希拉。衛吉德。後來你種一個編者言語衝突，引起一場吵鬧，結果你被開除」。

「而且還不是第一次，你相信我的話——她一半慢吞吞一半傲慢的說。「旁的女子隨便做了什麼事都可以過去，唯有我們這希拉，只要弄錯了一步，馬上就有難聽的話，馬上就變得壞蛋。天呀！我運氣真壞。信不信由你，我失掉的工作之中，有一半是因為我不肯低頭對人服氣。好像那種工作找了我。我十六歲那一年，在一家糖食店裏開始做工作，店老闆似乎以為我們也是他店裏裏食的一部份。他叫什麼名字？亨弗理，不是嗎？好，亨弗理，我恨

訴你。我並不是替自己辯解，我實在是從一開頭就一直沒有一個機會。我還是個後登，我父親就失了蹤。我兄弟姊妹都沒有，我媽雖然好脾氣，可是是個整料的傻瓜」。

「好啦，希拉」，我說，「不過你不是在這裏受害，你曉得，印度穿那動事又怎麼樣？」

「我對自已感覺到厭煩，因此我想另覓一個人，懶懶溫溫，憂鬱純潔，並且她應當比比較高一點的人。於是我買了點好的黑衣服（譯者按黑衣為喪服），穿着我最後剩下的十鎊錢，住在薩爾徹斯特（Salisbury）的一家旅館裏。薩爾徹斯特住着許多軍官。我把我的悲慘故事——怎樣去印度時是個少女新娘，後來怎樣突然死去丈夫——告訴了一些女人。此時我差不多已經勸哄得自己信以為真，而說起自己的故事的時候忍不住的要哭起來。之後我在兩星期之內，同萊恩奈爾訂了婚。他向來沒有懷疑過我說的一句話。到了這時候我手裏已經沒有一個銅板，因此我對他撒了一篇謊，說我有個眼着就要死的老姑母，借着她為名，跑到蘇格蘭。我到了蘇格蘭之後，當了兩個月的女招待。後來我告訴我的姑母已經去世，並且喪失了一切她生前答應給我的財產。但是我們結了婚，結婚之後，我唯一的工作是不讓任何人發覺我的過去。在你假裝一個完全不同的人的時候，你會驚奇你要胡謔出多少假話，但是我過去喜歡這樣辦。我在談論自己的時候，時常感覺非常不同，不過有的時候，特別是最近這幾個月來，我對於這種愚蠢的撒謊感覺討厭，我時常覺得想對人柄當面講：我從來沒有在

巴婆進過爲青年婦女作入社交界準備的精修學校，也沒有以名媛淑女的身份進過王宮去親見過當今陛下和王后，也沒有到過印度；而是一個後街裏來的不值錢的小私孩子，做的工作是洗碟碗，擦洗櫃台，給農場工人拿半磅瓶的牛奶……」

「給農場工人拿半磅瓶的牛奶有什麼不好？」我質問。

「在理論上對於我固然沒有關係，雖然隨便什麼人都可以做這件事」，她反駁說。「不過你不明白這些人是什麼樣的糊塗勢利鬼。我現在不得不和她們周旋敷衍的那些女人——我的意思不是說在這裏，是和萊恩奈爾一同出去應酬的時候——她們真壞透了，不過我當然不能不繼續裝假。真的，我不騙你，有幾次我差一點被人發覺出來。」

「坦白的告訴我，希拉，你幹嗎不能不繼續裝假？」到此我們纔談入本題。

她遲疑了一會，然後慢慢的說：「你要說就隨你說——因爲我不願意被人揭穿，再重新去做下賤工作。這一點我不否認。不過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我剛纔給萊恩奈爾的時候，我並不愛他，可是現在我真心愛他了。雖然他不在意我到處亂跑尋開心，他仍然像最初遇到我的時候那樣看待我，——把我看成一個身世這樣悲慘，這樣愛哭，持着服，脾氣溫柔的可憐孩子。他永遠忘不了這一切。如果他發覺我對他和他家裏人講了一大堆假話，我曉得他絕不會偏袒我，恐怕從此永遠不再同我講話」。

她住了口，我看到她的眼睛裏閃爍着淚珠。接着她開始安靜的啜泣起來。一分鐘之後，

我走過去把一隻手放在她的肩上。她把一個兩瓣梨花的面頰緊貼在這隻手上。

「要鐵器，希拉。多謝你把一切都告訴了我。」

「什麼，告訴了你一切！我的天，我講上幾個鐘頭都講不完。你用不着謝我，因為講老實話，能夠對什麼人談論這件事不再裝假是一種安慰」。她又恢復了原狀，並且接受了我把她的一支香煙。「可是你的用意何在？你究竟是什麼人？」

「我不過是個東跑跑西跑跑的人」，我說。「不過你可以相信我。現在告訴我一點——而且非常重要。有沒有什麼人曉得或猜到有關於你自己身世所講的話是假的？」

她現在想閃避我的問題。「幹嗎要有人？」她反抗的說。

「我用眼釘着妳。」我說道一點很重要。別讓我們浪費時間。開我們玩笑把門鎖起來的那個人也許不久就要轉來。告訴我誰曉得或是猜到了？」

她的嘴有點顫動。「我看不出。你有什麼權力可以問我。我的意思是說這與你有什麼關係？我告訴了你，我這個人就等於死了。」

「除非我要同你打開天窗說亮話」，我莊嚴的說，因為到了此刻我不能再浪費許多時間。「我在這裏的任務是防阻人們做有害國家的某種罪惡。這些壞蛋們藉以逼迫旁人供他們驅使的辦法之一是用威嚇手段，就是恫嚇要揭發人的隱私，利用對旁人的控制。這話清楚嗎？」

她點了點頭。「我曉得你這個人有點古怪的地方。」

，因為我見到她的時候不像是到旁人那樣多。不過我確係該知道，就是這塊樓下的你那位身材高大金髮藍眼睛的女朋友，艾克司頓小姐。每逢那個女人看我兩姊妹，藍麗之間總是對我表示她曉得我的祕密。她怎麼會多少曉得我的事情，我真是不能明白。不過我敢發誓她的的確確曉得。這就是我以前告訴你非常討厭她的緣故。」

「她帶到這裏來嗎？」我問。「她話之中好像她對這個地方不大熟悉。不過我今天晚上注意到之點對她講了一些，明她是那個酒樓開的老主顧的話。」

「我在這裏不常見她」，希拉說，「發着很伶俐的辯論」。如果她種之真秘密，我敢打賭你此刻心裏正在想是不是他把我的事情告訴了她——那一定不是在這個地方。但這件事情在我看似乎不很可能。不管怎麼說，像我對你所說，她非常勢利眼。嘿，現在什麼時候了？」

我告訴她那時是十點多鐘。「我們得想法出去」，她說，「面跳了起來」。本來等到萊恩奈爾回來之後，有人要向他造謠了。我們到底要怎樣辦？開玩笑傳那兩個字條的是什麼人？」

「你離開我去到霍思太太那裏的時候，你對她講過要我起坐坐的話嗎？」

「是的，我講過。她究竟住在這裏。我想她對於這一點或許知道一點。」

「她不只住在這裏」，我說，「並且還是這裏的東家。我想這個把戲是她幹的。她還嫌

辦，一部份是出於捉弄人……」

「我那天晚上沒有告訴過你她是個危險女人嗎？」

「並且也許乘機把我們倆拖下水，這樣可以對我們有點控制——這或許對她有好處。還是開一個手段，你看」。

「好，讓爾摩斯，可是我們現在怎麼辦呢？我不想大聲嚷叫」。

我走到門邊。「這完全要看他們是不是把鑰匙留在鎖孔裏沒有拿走」，我說，一面彎下身子。「看起來好像鑰匙沒有拿走。門下邊既然有很大的縫，那容易辦。我想那些抽屜裏大概有紙，沒有嗎？你遞給我一張好嗎，希拉？謝謝你。現在我要表裏從側著的屋子裏面脫身出去的老把戲」。

「真了不起！」她嘆，現在又興高采烈起來。如果把戲老舊，觀察却是新的，而且非常佩服表演的人手段高明。她幾乎氣都不出的看著我把那張有點硬的紙從門下縫裏滑出去一半，再用通煙斗的小東西把鑰匙從鎖孔裏頂出去，這樣鑰匙落在紙上，然後我再把紙和鑰匙從門下面抽回來。我把鑰匙交給她，把紙放回抽屜裏。我走回來的時候，她已經把鑰匙放在頭裏，不過還沒有轉動。

「我現在還不知道你是什麼人，不知道你幹着什麼勾當，你讓我害怕了這幾天」，她說，她的嘴幾乎伸到我耳朵裏來，「你並沒有實在的很好對待我，我的萊恩奈爾比你漂亮十倍

「但是我認爲你這個人真是世間難得！」

她說了這話之後，便用雙手摟住我的脖子極放縱的吻了我一吻，接着就把門開開急急的跑了。我沒有跟在她的後面，因爲顯而易見的我們倆分開下樓要好得多。我在那道門後又呆了五分鐘，心裏奇怪不知我在這件格萊特里的任務裏還有好多女人要吻。因爲這完全不是我的作風，而尤其是在我覺得一吐皮的不高興，而且又一點不年輕，前途毫無希望的現在。我從來沒有想做個有魅力迷惑女人的人，從來沒有想做個女性追求者，但爲什麼這樣的吻會找到我頭上，這其中的道理我後來會叫一個應該知道這一點的人解釋過；不過這個人的解釋與故事的這一部分無關，而且有點玄妙，因此可以略去不提。

我仍然靠着臥室的牆，一面吸煙，一面思索的時候，房門悄悄的開開，在門口出現的是艾克司頓小姐，臉上驚奇的神色比我所感覺的差一點。「你在這裏幹什麼？」她問。

「我在抽煙，在思索」，我說。

「但是爲什麼在這裏？多麼可怕的一間寢室！」

「這不是我的。我不過借用個把鐘頭在裏面吸吸煙思索一下。是這裏經理好意預備的。」

「是霍思太太說，她想你大概在這裏」。

「霍思太太經營着這個地方」，我告訴她。「你曉得嗎？大多數人不曉得，不過我看

你的確聽得」。

「唔，事實上我是聽得」，她冷淡的說，又瞪眼看了屋子一會，隨後把視線轉向我，臉上沒有微笑。

「看你的樣子，你在樓下跳華爾茲非常快活。因此我不願意打擾你。」我抱歉的說。「我覺得你喜歡跳舞，不喜歡談話，於是我極力的想叫你今天晚上稱心快活。我們下去好嗎？」

「我們走下燈光暗淡的甬道的時候，她一手扶着我的臂。」我是來找你告訴你那些空軍小夥子們有幾個帶着幾個女孩子正要到沙利文空軍中校的家裏去，他家裏顯然有個什麼聚會」

「有開留聲機跳舞喝酒等等。你我都被邀請，因此……」

「我不去，多謝」，我說。「我喜歡空軍裏那些人，不過不喜歡在晚上這個時候去，並且開着留聲機跳舞對我也沒有好處，不過你當然要去，雖然我本來希望我們有機會談談話」。

「我本來也想這樣。如果你不聽的話，我們為什麼不談一談呢？我到那裏去一個鐘頭」。

「一來那些小夥子們很有趣，二來我非常喜歡跳舞」。

「在這個期間，你回到我那裏去，給你自己倒杯酒喝，安靜的等着我。我十一點半就回來。他們之中會有一個開車送我回來，到了之後，我要留心不請他進來。你聽我說，後門的鑰匙在這裏。你知道路。唯一要囑咐你的是

像過去的時候越鴉雀無聲越好」。

她給了我一個極端留戀，意味深長的眼波，我也不該自己太開得只現不靈的胡塗所能以

同樣的眼波相報。「那好極了」，我說。「現在有一件事……」我退身起來，一時不能繼續

說下去。「我覺得自己是個傻瓜，竟不知道你的名字，因為我不能老稱呼你艾文司頓小姐，

不是嗎？」

她同意我說的不錯，告訴我她的芳名是戴雅娜。

「剛好是我希望你的一個名字」，我壓着說，得到的報酬是我的臂被握得更緊了一點

。「現在告訴我，戴雅娜，你認識一個叫代瑞克·繆爾的空軍小夥子嗎？他不是不在此刻仍然

在這裏？」

「是的。他也要去參加聚會。幹什麼？」

「我不過想很快的同他談一兩句話，並沒海旁的事。你介紹我們一下可以嗎？」

那夥人（我注意到裏面沒有希拉）已經準備好要走，但是戴雅娜艾文司頓把年輕的繆爾

從人羣裏拉出來給我們介紹了一下。我把他帶到一個角落裏。

「是關於你送給霍思孟太太的那個打火機的事」，我說。

我看出他不高興我提這個，雖然我的猜想是因為他同論年紀可以做他母親的霍思孟太太

這樣親暱覺得有點害羞。

「同你有什麼關係嗎？」他說，皺起了他的眉毛。

「有關係」，我說，「不然我就不問你了。不過我所注意的不在乎你把牠送給霍思舌太太。我想知道的是你從什麼地方得來的」。

「唔，那沒有什麼特別神祕的地方」，他說，顯而易見的覺得好一點。「本來是之鷗的東西，我給他十五個先令買過來。如果你想問他，他就在那裏。喂，之鷗！」

當時之鷗正在穿過入口處的門廳，同時正在穿一件黑大衣，看情形好像急急忙忙的要離開那個地方。不過他聽見穆爾叫他，便轉過身來停住了。我們走到他跟前。

「是關於你賣給我的那個打火機，之鷗」，年輕的穆爾說。「夥計們，這件事還是你們倆去私自解決的好，因為他們分明在等著我」。他那夥朋友剛決定好某人和某人坐一輛車，此刻正喊着我，我和身穿高領笑的戴維斯交換了迅速而會意的一眼。她恐怕要比那夥人中其餘的女孩子們年紀大十歲，不過雖然這樣，有她在一起，顯得她們成了不值錢的毛丫頭。

之鷗因為被攔阻，初上來神氣不大高興，不過現在又恢復了常常那種愉快懇懇的態度。

「如因你不在意，我不能多談」，他對我說，「因為我已經辛苦了一晚上，我不騙你，並且此項還要去會個人。如果你想弄個像那樣的打火機，對不起，我辦不到」。

「霍思舌太太讓我看看那個打火機了」，我輕輕的說，「現在問題是我弄了一個種樣一樣

「我明白了」，之鷗說，也把他的聲音放低。「那個打火機是我拾到的。拾着的地點當然不是在這裏，不然的話，我早已把牠交櫃了。有一天早晨我在路上拾到牠。我天生眼快。時常人家似乎看不到的東西我看得到的」。

「既然那樣說，恐怕就是我要的那一個」，我對他說。

他搖了搖頭，微笑着。「不，不是的」。

我想現在我捉住他了。「你怎麼曉得，之鷗？」

「那很容易，倪蘭先生。你什麼時候到的這個地方？星期二嗎？星期三嗎？」

「上星期一」，我說，此刻不那樣自鳴得意了。

「我是在你到的那天的上星期三四拾着的那個打火機」，他說，「我恐怕有人找，因此保留了一星期——因為你曉得那個小東西做得很精巧——之後因為沒人開口提牠，於是我那天晚上向酒排開裏的一兩個當舖拿來賣弄，被瑟爾先生看到。他要出十五個先令買牠，他既然要買，我就賣給他了。不管怎樣，我很知道他買來做什麼用」。他說到這裏變了憂眼。

「對不起，倪蘭先生，不過事情經過是這樣——明白嗎？還有旁的事情嗎？」

「沒有事了，之鷗」，我說，裝出了違心的高興神氣。他點了點頭，泚牙笑了笑，然後匆匆的走了。到空軍中校家裏去的那夥人此刻已走。希拉或霍恩孟太太的影子都見不到。我沒有理由再逗留下去，況且最後一班公共汽車幾分鐘之後就要開。使我安心的是我剛到了那

車禍過後之後，汽車很快的就到了。此時雨已停止，雨後留下了一種冷濕的感觸。公共汽車
駛得從這頗冷濕的軟濕中首途前進。車上客人都彎着背坐在座位上，好像生新對這個人已經
結束，然而實際上並沒有。

七

如果沒有特殊情形，我喜歡遵照旁人的囑咐行事，因此我最後到了戴維娜，艾克司囉佐處後門的時候，遵照她的囑咐，盡可能的悄悄的走進去。當我注意到一條光線由樓上起坐室門下面透出來的時候，我走得更是緩悄，至少費了兩分鐘功夫纔走完了那段樓梯。不過不管怎樣，在那道透出光來的門後面的一男一女正在談得很起勁，而且二人說的不是英語。我走上梯頭之後，幾乎在那一對男女發覺房子裏不只他們兩個之前，我已經一腳闖進了那間起坐室，瞪眼看着他們倆，他們倆在那裏很舒服，面前擺的又是酒又是煙。女人是非芬。

那個男人我從來沒有見過。他身材高大，腰板挺直，臉刮得很乾淨，年紀約有五十歲，一頭灰硬頭髮，穿着深色衣服。他站在那裏用眼斜着我的時候是一種人，等到我一開口講話，他馬上又變成另外一種人。那種情形好像一副人格已被海綿吸去，另外一副比較低微，比較謙卑，危險性小得多的人格來代替他的位置。這個動作做得極好，但只是不够快。

「驚動了二位真對不起」，我非常圓滑的說，「不過艾克司囉小姐特別請求我走路腳步要極力放輕，她今天晚上同我在『黑花王后』吃飯，因為我們有話要談，她提議我再到這裏來等她，她要在某人家裏再睡一個鐘頭再睡。」

我開始脫去我的大衣，那個男人馬上幫我的忙，就好像多少年以來他一直沒做過旁的事情似的。我曉得他會來一番解釋，因為菲芬大大嚇了一跳，顯出非常惶惑的神氣，此刻尚不曉得應該講什麼話。不過我覺得我可以幫他們點忙。

「我這個星期不是在『馬戲場』見過你嗎？」我說，對她訛牙笑着。

「不錯」，她用真濁不流利的英語說，「我在那裏登台，好吧，唉？」

「很好」，我說，「人人都在談論着你的表演。唔，因為我來的時候，艾克司頓小姐特別提到我可以自己倒酒喝，我想我要向你們湊湊酒」。我向小桌上擺的一瓶白蘭地走過去。我注意到他們已經喝了大約有半瓶，他們的杯子裏還有一些。

「讓我來，先生」，那個男人很恭敬的說，這種恭敬態度顯然是他一見我馬上裝出來的。那個人物的一部份，他於是很謙虛的給我倒了一大杯白蘭地，很小心的把杯子遞給我。我坐下，但是他却仍然站着。我剛一闖進屋子的時候，菲芬本來四肢大張的攤在一把安樂椅裏，此刻仍舊坐着，不過腰板坐得筆直，屁股挨着一點椅子邊沿。我吸了一口白蘭地，顯出與頭朝望神氣，看看這個，望望那個，等着他們開口講話，雖然我明知這講話的是那個男人。

果然不出我的預料，「我不能不解釋一下，先生」，他非常精密的開始說，「……」當差。不過我年輕時候，在因為意外出事弄得有點跛腳之前，我本來在馬戲班和雜耍班裏表演。我不懂認識這位女士，同她全家都很熟——他們都像我一樣是演員——並且我娶了她的

姐姐」。

「這樣說來，他是你姐夫了，」我對菲芬說，菲芬聽了還舊惡空捏造的話之後真高興了一點。在未聽之前，是非常不安。此時她發笑了。

「當然，」那男人繼續說下去，「我們有許多話要談。可是我白天很忙，而她又到夜裏很晚纔離開戲院。我不會請她出來到我主人家裏去，兩時候還太晚，她也不能請我到她的住處去」。

「不能，不能，不能，完全辦不到，」菲芬嘆，要不是那個男的酸腐的看了她一眼，她一定還要多說。

「那一天我偶爾的到這家舖子來找我主人，無意中對艾克司頓小姐提起了我們的關係：」
「那個男人說。」

「於是乎她就提議那一天晚上她想她出去回來的晚的話，你們可以上她這裏來。」我聽着，接着好像驚奇於自己的洞察力和魔術又這樣說：「並且恐怕就是今天晚上，她忘記了」。

「確實的。我希望你不要覺得我們太隨便，」他指着煙酒繼續說，「不過艾克司頓小姐人非常親切，當時的確說過我們要吃喝什麼東西，可以自己拿，不必客氣」。

「當然！爲什麼不這樣呢？」我又吸了一口白蘭地。我看到他又很快的看了菲芬一眼。此刻他倆都把他們的白蘭地喝完。

「我要把這些東西收拾了嗎？」他問。

「不，不要麻煩，」我誠懇的對他說，話裏明白的表示出我曉得他們要走。菲芬此時正在繫她的皮大衣，那個男人正在穿大衣，在他離開之前的最後一兩分鐘裏，我仔細端詳了他一陣，他的臉同他的談話完全不配合，所顯出的是倔強，堅決莽撞。在他微微向前探着身子穿大衣的當兒，他的左頰受着天花板上的燈光的強烈照射，突然顯出剛纔看不出的一個疤痕。

菲芬在臨走的時候說了一句使我驚訝的話：「我昨天晚上在後台看見了你。」她說話的腔調裝得很自然，但是無法使她眼睛不露出猜疑神氣。

「不錯，我曉得你看見了，」我告訴她。「我昨天晚上去找你們班裏的萊利，我已經認識了他相當時間」。

「他不是個好的滑稽演員，」她說。

「他糟透了，」我說，「不說既然那樣，他就不該登台」。

「我不得不離開，心裏很遺憾，」那個男人說，他此刻正在穿他那件大的大衣，戴上一條白綢圍巾，正要準備戴上一頂黑色軟帽，話中所指的的確是戲院而不是飲食房，「阿，這就是生活！你要對艾克司頓小姐解釋吧，先生？謝謝你！晚安」。

樓下的門剛一關好，我馬上拿着他們用的杯子在小廚房裏洗好擦乾，放在一邊，然後把

他們在煙碟裏留下的一碟紙煙倒倒了，重新把安椅擺好，熄滅天花板上的燈，坐了下來，樣子好像我在等候戴雅娜。艾克司頓回來的期間已經痛飲了一番。他們喝，許多的那瓶白蘭地和我的杯子同樣顯眼的擺在小桌子上。我拿定主意在她未回來之前不再喝酒，因為實際上我並沒有心緒喝酒，不過等我一聽到樓下她的動靜時，我要很快的喝一大口，這樣一定會生出我所希望發生的印象。隨後我點着一斗煙，腦子裏思索了一回，所思索的主要的是剛纔走的那個男人，因為看情形大半這就是歐爾尼想找到的那個人，也就是歐爾尼記事本裏所說「左頰有深的疤痕」的那個人。當然他此刻也許就在樓下門外盤桓，等着戴雅娜回來好告訴她剛纔的情形，不過我不想下去看看，縱然可以看見的話，可是我所辦的事是把檯燈熄滅幾分鐘，打開窗子，出出屋子裏的煙氣，當我關好了窗子，拉好窗幕，閉開檯燈之後，我看錶差不多就到十一點半。她當時說十一點半前後要回來，而我有種觀念以為她在這下類事情上是說話守信的一個女人。

做這種工作，有的時候你自己並沒有佈置什麼機關，並沒有什麼直接證據，然而你就知道要發生事故。此刻就是一個那種時候，我可以覺得出整個事情都在推動。

我以為她一定另外有一把開後門的鑰匙（雖然我想像如果我不在那裏她儘可以繞到前面店門，把店門開開），但是她並沒有。我匆匆跑下樓去開門讓她進來之前，趕快喝了那一大口白蘭地，這樣我就在門後匆忙的吻了她一下，使她馬上以為我在她未回來的期間煮着鴨

了一陣酒。並且她一逃起坐室，當然會立刻注意到酒瓶的狀態——相信任何女人都會這樣。此外，我把頭髮弄亂了一點，下樓的時候屏住呼吸，這樣我的臉是紅的，我並且裝出一副睡圖，一半醺睡一半興奮的態度。

「是了！」她襲，把一切情形都看在眼裏。「我想你沒有太受罪，親愛的。」她用的那種馬上下人以親密之感的開玩笑的口吻，我看出必是發生了使她與高采烈得意洋洋的事體。她之被稱為火熱冰冷的女皇——然名不虛傳。

她從她的寢室裏出來之後，用閃爍的眸子看了我半天，口裏說：「我相信你喝醉了，寧弗理」。

「我可以拿生命打賭我並沒有喝醉，戴雅娜，」我口氣非常加重的說。「只是我似乎等了很久罷了」。

她挨近我的身邊。「我很抱歉，」她溫柔的說。「我還有個壞消息告訴你，有人不久就要來，我恐怕他走的時候你也得走」。

「哦該死！」我腔調裏顯得非常沮喪。「你聽給我講，戴雅娜……」

「沒有辦法，」她用同樣溫柔親密的口吻說。「況且除了今天晚上之外，將來還有幾晚晚上。那就是說，假如我們要做朋友的話」。

「朋友！」我希望我的神氣會着像我的腔調一樣多的責備成分，替將我粗聲暴氣發了瘋。

承脾氣。「我的天，你不曉得你此刻怎樣對待著我，讓飛歸」

「我不曉得嗎？然而也許我曉得」

「飛歸，曉得，也許不曉得。」

我把她摟在懷裏狠狠的吻了吻她，而她的反應還是那種平常老練、幾乎熱情，但沒明白我意圖的作風，在那天晚上的舉動絲毫沒有兩樣。還好像跟一位第一等的女教員學著一襲黑

「我要同你說老實話，」我們身子分開，我和她都喝了點白蘭地之後。她道。「我說老實話就是說老實話，我近來不大和人接吻，而我是怕多接吻的。我喜歡和適當的人物接吻……」

「我就是適當的人物，」我此牙笑着說。

「在某幾方面說，我以爲你是個或者或許是個適當人物。」她睜眼看著我。我又重新注意到她眼睛的多麼漂亮，多麼深，她的眼神是多麼冷酷堅決，其中沒有一絲溫柔，永遠不會有也不能有。假如沒有溫柔與與溫柔同時併生的諸趨與情勢，那兩性間的全副關係不過是一場風仗而已。「不過我現在處境極爲困難，親愛的，我認爲自己可以信任的那幾個人，不是我想同他們。情勢極其複雜，而男兒幾種可以愛的人，又不像我曉得自己可以信任的人。除非我可以信任他，我不想找個愛人，不，我的意思不是指普通女人那種信任」

「我所講的完全不是那個……」

「我並沒有以為你是講那個，戴雅娜，」我說。「你不是個尋常的女人。不過你的意思是指什麼呢？因為不管你的意思指什麼，我是絕對贊成的。」

「我希望有個男人，不管戰時也好，平時也好，會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訴我，」她冷靜的說。「如果我問他問題，我盼望他能够答覆。當然他不答覆其他任何人的問題，而要非常謹慎。我覺得你就是我所希望的那種人，亨弗理。」

「我就是。你不妨試試我，」我急切的說。

「我所謂對他信任就是如此，」她繼續說，就好像我並沒有開口。「我一旦相信他無論什麼事情都肯替我做，我就無論什麼事情都替他盡力。」

爲了加強當前的局勢，我又撲住了她。她並不拒絕。然而也不合作——這一點我事前就曉得。「看上帝的分上，不要滔滔不絕的對我講，只要試試我就得了。你講了這些，滿可以叫人發狂了，如果使你煩悶的是關於這次戰事一方面的事情，好，你曉得我對於這次戰事的意見——這並沒有多大要緊。親我吧，告訴我你想知道什麼。」

她吻了吻了我，不過正在那個時候，我們聽見樓下門口傳來了一陣門鈴聲。「他來了」，她說，一面掙脫了身子。「我不高興與他忽然換合進來，然而他來却是非常必要。如果我確信可以信任你，那麼——唔，此外還有許多晚上，不是嗎？」她說完了這話就走了。

在她最初提到不久就來的那個傢伙時，我會和自己打過賭斷定要來的是什麼人，可是現在我知道自己完全錯了。因為我絕沒料到來的是白理高先生。他涎着白牙，裝出假笑，樣子像個又紅又白的小鱷魚。

「女士，」他一見到我馬上嚷起來，「我很驚奇不過高興，非常高興。真的，這太出乎人的意料了。雖然我不曉得爲什麼會這樣，因爲關於這場無謂戰爭，我已經聽過你認爲我們目前是努力替俄國人和美國人作戰的一番清心爽神，入情入理的偉論。你怎麼樣，老兄？聽說你老兄要在特許電氣公司有高就了，這話是真的嗎？」

「下星期我要到董事會去，」我回答，「不過自然我不曉得結果如何」。

「他們會用你，」戴雅娜機密的說，「不過將來你要求待遇的時候，一定不要超過八百五十鎊一年，在最初六個月終了之後也許可以加薪。」

「你看，」白理高笑着對我們兩個人說，「眼前是位俊俏媚人的女人，她不甘願僅僅做花瓶，她曉得怎樣在這個荒謬世界上讓自己有用，她並且明白：年八百五十鎊的薪水大概要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大大增加」。

「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她附和着重複了一遍。接着她顯然意在請我講話的先看了我一眼，然後鎮靜的說：「白理高先生正在納悶不知道他們「特許」廠裏是否已經開始製造新發明

明的安柏孫式高射砲」。

「的確已經開始了，」我立刻說，他們大約已經過了有十尊，以後就停了工，因為他再
再爲用了錯誤的砲架。此外濶闊製造的人不滿意放射的時候發出的響子。」

「真了不起！」白理高先生嘆。不過確實他們沒有告訴你這些話吧，哼？」

「沒有，他們並沒有。不過他們傾着我到廠裏各處看了一遍。我平常有個習慣，總讓
請耳朵張着聽着。」我聲音極當大，話裏有點吹牛，不過沒有太過火。我看到幾條絲綢看了一
眼，意在請他證實她關於我暗示給他的話是實在情形。

「的確如此，」他說，接着好像答覆她看的那一眼繼續說：「不過我用不着告訴你，
親愛的，實際上我們「特許」廠裏並不需要此外任何人在廠裏工作。」

「當然不，」她鎮靜的說。「不過他在「特許」廠裏呆不久……」

「如果你心裏想着伯爾頓——史密斯廠裏有什麼機會，戴維娜，」我說，「不要忘記我
在那裏試過，他們根本不理我」。

「那是因爲你同他們裏面人沒有關係，」她說，「可是你和「特許」廠裏人們相處了幾
星期之後，伯爾頓——史密斯廠裏將來會有位置，我們可以毫不費經的把你弄進去。」

「你看，」白理高先生嘆。這是我說的。接着他轉臉向她說：「當然你的話一點不錯
。有一個聰明女人的直覺力是多麼好！好了，那麼……」

「他是她一個假朋友，他的姿勢和腔調阻止住了他。」不要聽他。今天晚上不要再聽他。

接照目前的情形，我們大家說得已經很多了。在沒有說任何旁的事情之前，先要有個鋼琴師的試驗」。當然這一番完全是對白理高先生而不是對我講的，不過她靜了之後，就向我轉過臉來，裝出了一副笑容，這樣說：「明天我一天在鋪子裏，不過星期六下午差不多永遠是我們忙的時候，因此也許你可以早晨到我這裏來。」接着她好像纔出了一副莊嚴的架子向我們兩個人演說起來。「這些人們多麼蠢笨！」她嘆，她這樣臉紅聲音激烈我還是第一次看見。「他們怎麼能够期望保持他們的權力，然而同時又這樣蠢笨！世界將來不會讓傻瓜們統治。我們有領導力，有信仰，有膽量，有頭腦。這些可憐的傻子們有什麼？」

她這番話好像戲台上的說白，但是還是她的真心話，因為像許多有她這樣思想的人們，像我時常所注意的一樣，剛剛在她想讓你不知道她心裏的真實思想和感覺的時候，她的態度變成故作姿飾。他們這些希特勒、抽下來的傻瓜都屬於一個類型，在這班人的心底，永遠有一個偉大的歌劇在表演着，希特勒本人和他們自己都是其中的主要脚色。艾克爾對我們居高臨下，擺出莊嚴高貴的架子站在那裏，此刻她可以聽到聲勢大的管絃樂隊在演奏着那激奮的奏着。

白理高先生看着我，我狠狠的盯着他，同時戴雅娜站在那裏傾聽着她的管絃樂。我們馬上認清了對方臉上所揭示的真相。我掏出一支菸烟和我那個特製打火機。「打不着」。我點，一顆拉着打火機，「你帶着火嗎？」

他一下子就把他那個同我的一模一樣的打火機掏出來。「我本來可以把這一隻送給你」他拿着牠點我的紙煙的當兒這樣說，「不過這是一位老朋友送的東西」。

「那裏話」，我說。「我要注意明天把我的打火機弄好」。

原來如此，我們兩個一同看了看戴雅娜，她此時剛從納粹統制全世界的快樂幻覺中清醒過來，我們向她道了晚安告辭，她仍然半沉迷於莊嚴之中，我很高興我沒有留下不走，她重新回到這個現實世界的時候，剛好趕上在我們走到樓梯根之後非常輕柔的握了我的手，此外沒有任何其他動作。於是白理高和我一同溜入黑暗之中。

我們有一兩分鐘沒有講話，這並不是因為我們沒有許多話好講，而是因為我們倆都知道也許有人徘徊在那裏，等着我們離開戴雅娜住的地方。因此直到我們慢慢的從黑暗中走進方場的時候纔開口講話。那時剛過半夜，要說格萊特里似乎已經睡去，對於此時此地已經不是諱公道話；格萊特里似乎已經失了蹤。我們可以說是在一個極大的洞裏爬着，只有幾片隱約的燐火爲我們照路。當一輛卡車呻吟着穿過方場的時候，這輛車子好像是從另一個世界裏降落的。我此時又覺得自己是在地獄中摸索着。

「我們上那裏去，倪蘭？」白理高問，他在黑暗之中幾乎只能聽到他的聲音，而看不見她的人影。

「如果你高興，我們可以到我住的地方去」，我說。「不過假如隨便到什麼地方對你都

一樣，那麼我想上警察總局去看看你，總局裏的警監知道我的一切，我們已經一同工作了到但當程度。如果碰巧他此刻仍然在局裏，我有一兩件事情要對他講；就假如他沒在那裏，我也想用用他們的電話。」

「他們不曉得我」，他說，「不過我想就是他們現在曉得了也沒有什麼關係。」

「不錯，我想沒有什麼關係，白理高」，我說。接着我說明怎樣因為歐爾尼的被殺使我和韓樸警監接了頭。白理高對於歐爾尼的事情一點都不曉得。等到我把話對他講完的時候，我們已經摸索到市政府大樓後面，我正在尋找通宵開着的那道門，我們進去之後，湊巧值班的警察以前已經見過我一兩次同警監在一起的那個警察。他說警監不久就來——我心裏想必是發生了什麼事情使他們沒有睡覺——在他未到之前，我和白理高可以在警監辦公室隔壁一間空空如也的小屋子裏等候。

我和白理高就這樣等在那裏，在兩個裸露燈泡的生硬光線之下，兩個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打着呵欠，房間裏有一股消毒劑和和走味紙煙煙的混合氣味。房裏的火已經熄滅。我們坐在兩把任何警察一定坐着太小的椅子上。白理高有着一百歲，我覺得自己大約有七十五歲。他承認他非常疲乏。

「爲着這件事討厭的事情，我不得不東跑西跑，裝出快活神氣亂談一氣」。他說，「結果等到一天完了，我累得要死。下一次我裝一個心臟病很厲害的老病鬼，那樣人們要來看我。」

不過當然，我不會來看我。可是這些一個時時刻刻要說些使大家開心的話的牌色真是重要。如果這就是一個社會寄生蟲的生活，那麼他費了這一番氣力是有資格生存的，但是我從我的任務之中，學會了怎樣討取各種叫人難以忍耐的討厭人們的歡心，我負着一個任務，你覺得，倪爾」。

「我曉得」，我流牙笑着說。「你的情形我馬上調查過了」。

「我的情形是怎樣的：我確實已經退休不做事了，當時希望寫點文章之後，我覺得在戰爭期間一定有我可做的事情，我有一個姪子在軍事情報第五組，提出了這種防護工作，這種工作雖然有許多缺點，我不能不說我仍然覺得有點趣味。你是怎樣參加進來的？」

我簡略的告訴了他。隨後我問他用的什麼方法會使戴雅娜·艾克司頓突然信任他是替他們做着工作。

「你不曉得他們現在用的標記嗎？」他問。

「不，我不曉得，我自然曉得幾個舊的」，我告訴他，「不過我明白他們的標記圖樣了。這是一重阻礙，雖然我所採取的辦法自然是我並不想假裝自己知道其中秘密，不過只是一個不滿意的加拿大人，他實在不關心戰爭，因此可以被收買或者……」我說到這裏就牙笑了。「用女色勾引」。

「我也是那樣辦，這一點你親眼看見過，雖然女色勾引是不會有的」，他說，「我親眼看見過」。

「你注意到了，我真是這樣辦，還要在圍套上加點食餌，用精粹們非常熟悉的食餌。因爲，
信不信由你，倪蘭，擦胭脂或是過於加重我的噪音字，總之，舉動像個老三色蓋並不是我
前的習慣，可是我今天早晨在倫敦知道了他們的類語和標記。我來做給你看看。」於是他
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僵硬的橫擱在我的膝上做成一個「V」字。「然後你說，『那是個V字，
代表Victory（勝利），我不是說一個小寫的V，而是一個大寫的V』。這是你說的話。錯
了嗎？然後對方把他或她的左手食指橫過你的兩個手指，把V變成A，開時快活的說，『那
很好，我會記住』，真妙，不是嗎？天啊，我們這個世界是個多麼愚妄的世界！想想看，幾
百萬人或許依舊着這樣的滑稽動作！然而事實擺在那裏，你試試看，倪蘭，因爲你不久就許
要用。」

我試了試，結果使他滿意，然後他繼續說：「我想我要對那個姓文克頓頭的女人試一試，
因爲我已經對她懷疑了相當時候，並且她人似乎有點蠢笨，因此我想今天晚上試她一試，
可是後來知道她同你約好今天晚上同你吃飯，於是我同一個知道我一切情形的空軍中校商
燈，由他舉行一個晚的聚會請她參加。我在那裏試了她。結果她立刻上了我圍套，她並且
堅持着叫我看看你是否願做個新加入的人員。當然我不知道你的底細。正像你不知道我的底
細一樣。可是你怎麼這樣快就看出她來呀？」

「主要的因爲像你所說，她是這樣蠢笨，心裏還樣自負，自命不凡，因此她沒有甚麼

她自己的舉動。先說她叫人一看就知道不是開那種鋪子的那類女人。她告訴我她開的這所鋪子很便宜，可是過了還沒有五分鐘我就發覺她是在撒謊。再就是她既然開這種鋪子，却又不耐煩始終裝出開這種鋪子的女人的樣子。她自己的起坐坐毫無特色，這表明她不敢讓那間屋子表現出她的真實自我。再一層，以她的社會背景而論，她顯然可以在各種婦女服務隊之中的一種裏找個適合她性情，可以誇耀於人地位很高的職務——比如說，在婦女海軍航空部裏當一個職員，或其他諸如此類的工作，但是她不這樣辦因為她不是站在我們這一方面，她在納粹德國到處遊逛過，在某個時期到過努連堡，戈培爾說她像瓦格涅歌劇裏面的一位女主角，她宣過孝忠德國的誓，學會一兩樣把戲，之後在戰事剛一發生的時候，納粹悄悄的叫她坐船到美國，盡上她的力量去為著作禍。隨後她又奉到命令回到此地來，開了個鋪子，這樣她能夠充分發揮出她的最大功用」。

「可是我同意你的話，她既然不是那種人，幹嗎要開那所鋪子呢？」白理高問。「假定她有錢可以那樣辦，而我們想她也有確有錢，他們幹嗎不叫她剛好在市外弄所房子開個餐旅館來招待那些年輕軍官呢？像我們的朋友霍恩喬太太一樣」，他澀牙笑着補充上。「當然你曉得她那裏一點沒有值得我們注意的事情」。

「不錯，她不過玩弄着黑市玩，不過是個俏皮，奢侈淫蕩的老鼠罷了」，我說。「她和我們沒有關係，不過我真願意此後戰事未結束期間，叫她在一家酒館裏洗碟洗碗」。

「別說了，提議罷。」他反對的說。「總是歸這人弄成這樣。」

「爲了這種人，可以作點兒品的女人，我們已經出了一筆太大的代價。」我說。「而且我見過很多很多旁的女人，無論那一個都抵不過一百個霍思太太，現在已經丟了臉。過着下賤生活。從現在起，像霍思太太這類女人，不叫她們作王。就叫她們挨餓。」

「你太狠了，傑爾。」他溫和的說，並且用一種又善端又的姿態看着我。「我從最初看出你來了，你有些……」但是他的慷慨用着上兩旁旁補，沒有講完的話。

「別管我。」我心裏並沒有想那慷慨的對他說。「我們正談論着這雅羅·艾克司羅。我用這所房子不是一個空門面。縱然他們不愛她，而容易見到的所想像是什麼聰明絕頂的人，物（？）真。傑的可憐！可是他們也不是這樣家。據我用人猜想，並且我看歐爾尼的記事本裏，到這。這一片很幫助人猜測。我以爲柏如德商店是個小小乾淨的物件通訊。店裏裏羅着的小紫假花，可以示出一個消息，凡是他們的人事，隨便那一個，只要在店窗外頭停個一兩分鐘，就可以弄明白其表示的意義……」

「像非本姑娘叫人喊喊的聲和眼一樣。」他訕笑着說。「我想你注意到了吧？」

「我注意到了。我並且注意到你注意到了。我，天晚上見了她，於是我把遇見非本和左邊上那兩個男人的事情告訴他。白面高對於這個人一無所知，因此我見得他對於當地情形沒有十分像我知道的那樣清楚。但是在此時我對於我的兩個主要嫌疑犯還沒有有一句

說，而且我決不講，並非因為我不信任白理高。而是因為如果我們倆仍然各人走各人的路綫，那還是不講的好，好讓暗含的也把這個意思完全表示出來。

「之鴻怎麼樣？」他問。

我將那打火機的事情告訴了他，那個打火機之鴻證明是他十天之前給我的，不過我記得那就是從歐爾尼身上拿走的那一個，我並且告訴他我在場勒比的舖子找到了一枚吸了一半的吉士牌香煙，菲芬的電話號碼單上有錫勒比舖子的電話號碼，我指明歐雅娜。艾克司頓實際上認識之鴻遠比她假裝的外表熱得多，我問他曉不曉得之鴻在波拉尼被炸之後到七地之前這段期間做的什麼事。「你查，他們告訴我他所以到此地來的緣故，一部份是因為他嚇破了膽」，我接下去說，「可是他等到經常的大轟炸停止之後纔」這裏來的，況且那傢伙的神經一點也沒有毛病」。

「最後得到一位這樣聰明的同事真是多麼叫人高興！」白理高說，他雖然此刻會樣子的約換有一百五十歲的年紀，却在振奮這一點，「當然，在你最初在薩坡旅館的酒排間裏聽我們閒談的時候，我就覺察出你是個機警觀察銳敏的人；不過你在幾天之內，居然有這樣的進展，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也許幾乎有點嫉妒。你要記住，我已經在實察幾個月了」。

「那又當別論了」，我對他說。「你得憑空捏造出一個腳色，可是我卻直接以一個腳色的面目出現。何多我們追求的那些人現在已經變得過於自信，舉止言談已經不像先前那樣

橫，戴雅姆。艾克司頓也許是這夥人中最愚蠢的一個，只要得着這種匪徒高氣揚揚的得意，就會叫你有這種感覺，再就是他們把歐爾尼撞倒打走的那種作風，叫這位警監馬……是謀殺。」

「然而之鷗雖然有那個打火機，撞死歐爾尼的却不是他，」白理高傲慢的說，「因為在歐爾尼被撞倒的時候，之鷗正在他酒排間裏給客人們弄酒。」

「不錯，不是之鷗，不過我以為之鷗那天晚上後來或者第二天早晨會到了撞死歐爾尼的人，從他手裏得到那個打火機。」

「我同意你以為之鷗多少同這件事有關，」白理高說。「實際上我已經注意他好些時候了。我請他們在倫敦的人告訴我一點他在波拉尼被炸之後的行動。據說之鷗有一份墨西哥護照，在快到一九四〇年年底的時候他到了美國。他暗地裏玩的什麼把戲會得到許可回來，我不曉得，不過這個許可不會是容易得來的。當然，除非是他本國的大使館毫不知情的讓他通過。」

「你曉得，白理高，我覺得此地的複雜也許最初是在美對計劃的，我說。」戴雅娜到過那裏，之鷗到過那裏，也許我們會發現另外一兩個人也到過那裏，之鷗住在什麼地方？」

「他在巴末司頓廣場二十七號有個房間，」白理高立刻回答。

他的話說到此處為止，因為正在這個時候，那個長下頰的警長何愛德走了進來。他的神

氣此刻並不表示比我們初次見面時稍好一點，但是他無法忍受他出醫院和我正在某處
感情上一同工作的這們事實，顯而易見的他奇怪不知白理高來做什麼，我沒有對他說明原因
請他改善好了。

「我已經對你講過了」，他開口說，他的視線在我頭頂上方大約有兩呎遠，「他說話
還是到那裏去的好。」
「到那裏去？」我問。

「河溝那裏。他剛從水窪拖出一輛汽車來，車裏有個女人。警察認為你對這件事情要處
理。」
白理高和我彼此看了看，包佛德舒長不喜歡我們這樣。「他沒有講穿什麼人去的話，
」他意思明白他說。

「我現在心裏想的是怎樣回家！難道還有三哩路！並不是怎樣到河溝那裏去看一個死
死的女人，」白理高趕忙的說。「雖然也許我不如就留在這裏。」

「你們六個在這個時候可以調查嗎？現在什麼時候，快一點了嗎？」
「他們調查是可以調查，不過通常他們對於調查絲毫得不到結果，我不曉得我們幹的是
要二十四小時的工作。怎麼？你怕長的是有翅的吉弗斯嗎？」
「是的。」我回答。

「你憑幹嗎不問我們？」警長說。「我們在本地住，你曉得。如果你所謂吉弗斯捕的是像偵探差兼管家的傢伙，臉上有一個疤，我想我曉得你指的是誰。」當然，他說到這裏，就不再說了。他是那類人。

「哦，行行好吧。我們不過想法剷除幾個國家頂危險的敵人」，我低聲下氣的說。「告誡我們那個傢伙是什麼人。爲了節省你的時間起見，我不妨附帶着說：看他年紀約摸有五十歲，一頭有點硬的灰白頭髮，一口非常留心正確的英語……」

「是的，我曉得」，警長說。「姓是馬利斯，他是達靈頓上校的總差兼管家。一個性極古怪的傢伙。我有時和他講幾句話，可是他是沒有什麼毛病的，你曉得。他上次大戰的時候，同達靈頓上校在一起——做他的侍從。做事處處有條有理。」

「我曉得了」，我一隻腳已經在那隻小椅子下面蹲了半天，此刻我把牠伸出來在地上用力頓着。「啊，白理高，還是不管調查的好，如果你願意的話，可以在這裏等着。」

「我寧願在這裏等，也不願意跑三哩路，」白理高說，一面有點行止不定的站起來。「我就這樣沒有再好的辦法了嗎，警長？」

「你不如到隔壁房間裏去，那裏至少有個伙，你可以弄碗茶喝。現在我們得走了，」他對我說。

他們在外面有輛車子，五分鐘之後，我們已經在河濱附近某處探前進，最後到了一個

從七八樓的地方落下。在路旁另外停着兩輛汽車，每一輛卡車，車上體淡的頭燈像閃閃的漁燈，在溝岸綠泥與濃厚山濤的水上。溝岸上到處是一堆堆的破爛零碎，無可廢物，好像這裏是一切文明的最後歸宿地；而我們本身比這一切破爛零碎無可廢物來相差並沒有好多。似乎沒有任何特別理由，爲什麼夜色也未黑更豈不再磨得重一點，把我們壓扁。我們此刻正向一個類似小屋的地方走着，在那個小屋外面，我看見有個女人站着，當警察把他的電筒開亮去照的時候，我看清了她的面孔。那張面孔由於疲倦悲哀的結果，似乎已經變成一個薄薄鈎銀牙銀齒，然而同時又似乎這貌向來沒有看見過的最美麗的面孔，我的心不由地動了動。

那女人是瑪片萊。安·包恩司登大夫。她沒有向我們打招呼，恐怕不願見我們。她只是站在一邊，用已經十分疲乏了的人們那種極疲憊疲倦老頭聲。他們在小屋入口處發了塊油布，我們掀起油布走了進去。裏面吹着幾隻風扇。我看到警察的大地頭和兩個警察。他們正在低着頭看着什麼東西，看樣子好像深迷一境。夢中人。我認得自己也同他們一起沈迷了。在那裏又是一些破爛零碎，無用廢物。總在這些東西當中，此時仍然沈沈着體淡的頭燈。

買賽德的昆蟲。

恐怕我們進了小屋沒有超過半分鐘，警察便開了口對我談話，然而在我覺起來，似乎聽了有幾個鐘頭。我當時思索着希拉和我在「花」后已幾間察察我的談話。我手已是多少

乘痛痛之前。幾聲對我說：「那幾聲有聲，令人聽得發麻。我自德十八歲參加上大大戰時，時候，已經看過了人們死，因為他愛我，我愛他，他使我的生命史中，這最靈氣的，這最靈氣不開不離，我始終離開死神沒有多遠，因為他愛我，我愛他，他使我的生命史中，這最靈氣的，這最靈氣不開不離，死傷是很大的。然而目前這網情，量不同，而且也極多。當瑪拉吉等和孫子被槍死之後，我心中茫茫，猶如無知覺了好幾天，當然當中所當識到的，只是我曉得我們已經大軍臨頭，無可逃避。然而仍有時間來，顯現自己的不顧危險，這個人命在己，這後那一刹那。彼時我像一個燈光似的熄滅了。後來我被拖回一個世界。這世界不是我與高深靈靈，一樣隨着二小時七十哩的車子的薄網，先的這世界，而且永遠也不會是這世界了。我對於這個人命的網子，雖然清着兩女人孩子，這或肉體的遺留，第二世界所給的網子，大小；然而我就是在這世界裏，裏先也未會想到這網子，不是消的網子，雖然我此刻在管管，還沒有開口說話，就開始想，這不是我應該預先料到有這一着，是不是實際上這世界我的這網。

「這四車，開過河邊大約是在十一點半的網子」，雷聲說。「有個傢伙當時在網裏，定着。穿過這路，看到網到了，於是到我們這裏來報告。這網是離自己的車子——那網小號，當時沒有機會出來」。

「有這當時和這網子的，這網子呢？」我問他。

「沒有，就這網子，這網子呢？」

「不，我相信不是自殺。沒有人選取這種方式自殺，何況她事前並沒有自殺的念頭。我今天晚上在『梨花』后」開警署了半天，包恩司和大夫在外面有什麼？」

「她時間在晚邊，有開醫院，我恰巧找到了她」，他答。「當然，毫無辦法。我們警署局裏兩警官正躺在床上發着二百零三度的燒。包恩司和大夫已經回家去了嗎？」

「沒有，她現在站在外面，她本人樣子像個死人」。

「謝謝你」，一個警官說，我一陣沒聽出她的聲音來。「我在這裏，並且準備回答隨便什麼問題，不過請警署得先給你發問的權力。」

他可說——因為那一個不能呢？——她以為我是弄她狂獸，他曉得她已經學習了一天，計刻累得幾乎要死，他此時此地關於我又不願做任何玄奇解釋，因此當他聽到她的話躍起來的時候，我並不怪他。她走近來一點，坐在一隻翻過來底朝上的箱子上。這一切完全是遲緩動作。眼前情景好像一個老鬼們的集會。

警署必是已經感覺到這一切而拿定主意絕不示弱。「發長」，他吼起來，「現在帶這些人去搜查那輛車子。你們都帶着警筒吧，沒有嗎？不過別讓光四處亂射。拿些粗麻布把車窗遮起來。趕快去！」

這一來打發了他們。我抽了抽身子，彎下腰，用眼睛隨着那輛屍首。

「他在『梨花』后」喝酒了嗎？」警署問。

「她或下喝了一些」我說，「不過她在兩點半點鐘之後睡開我的時候神智很清醒」。

「她當時，過要上那裏去嗎？」

「沒有。我在離開的時候——就說十點半前後吧——到過找她，可是看不到她。話就說來，她不知道和我一同到那裏去的，不過我和她說話談得相當久，我想同她講個水落石出。」

「她說不定跑到另外一個什麼地方又喝了幾杯勁很大的酒」，警監極厲苦臉的說。「我相信她是個喜歡到處亂跑的年輕女人」。

「不錯，她是的。但是不會跑到河溝旁邊來」，我對他說。「這一層不能不加解釋。」

「如果她喝醉了，那就無需乎解釋了」。

「我不認爲她喝醉了。我不認爲她是自殺。並且我也不認爲她是在黑暗中迷了路，」我嚴厲的說。「正像警監，得不到得祖叫以打破當前的沉悶局勢一樣，我不得不變色俱厲的講話，並且顯出有些倔強的樣子。」「你不高興嗎，包恩司登大夫？」接 我向她逼近身來。「如果我不認爲你一定比我說得好，我就不請求你了」。

「你怕做什？」她毫不引起勁的問。她心裏已經暗暗裏養成了一種對我的厭恨，現在這問題顯得很露出來。一把兩呎長的刀子，

「你便倒車就換換的隨變便轉嗎？這一個很靈驗。不然我可不降短你了。我們總得翻來」。

他必是到那點點帶出深幽痛楚的呼吸，因為他安靜時叫她的話去聽。

這件車倒手完全是拖延遲緩的動作，她叫我們把兩隻燈拿近一點，她還是將燈搬起，而且我總想：當不願意做任何我要越慢的事情，她掉以二相便我會看中間中坐出一股靈驗之快舞的美妙而輕易的技巧來開始工作。在這那深試的手指發發停止不動地揚起起來雷的時候，我可以從她的臉色推知我的猜想是對了。

「這裏有個重難題」，她慢慢的說。「我可以摸得出來。這液液集在鋼皮下面。這說明不是車子雨了的時候她受了重傷，鋼的發備在車子的某部發上面，就是……」

「有人把鐘打昏，大概用的是一根橡皮棍」。我說。「這是我所猜的。他們當時在此地附近在車子裏說話。因為她執拗，因此那個人把鐘打昏，把車子開下河溝。你會看出這是和那件案子同樣的手段。」我「這話去對……」說。「外表好像車子出事……」說。

「他的話和你所發見的符合嗎，大夫？」他問。

「我對於這道傷知道得不是很清楚」，她雖然勉強的說，「不過我並不覺得這在車子雨了的時候鐘的兩邊在什麼地方就會……」這話說的。看情形很發激打我的，我靈敏」，她靈敏的……」說。

聽她再講幾句我即睡去。當然我睡去之後這話聽不見。她已經完全。也許放過。忘掉。我即睡去。可不知在我睡去之後。因此我大沒有睡理。成覺到愉快。

「這個女孩子。希她。買幾條。」我說。「我睡不久她自己就醒來。她小睡幾條。兩條。什麼方式。可是我睡過。還是我今天晚上。這話聽不見。可憐的孩子。她並沒有什麼真正的害處。不過她有一個不願。知道的話。不願聽的過去。該是聽到了。要在我們這個不可思議的社會階層中。給自己的地位。因為對於她自己。已說了許多假話。在印度年輕的守了等等。請如此類的鬼話。她甚至於對她的丈夫。說她丈夫家裏。兩人都說假話。她所以能給能。第一是把她自己。從一個女招待。給她的地位。並處到一位年輕的丈夫。可是之後她真心愛上了她的丈夫。兩主要的。就是因為這假話。不願再聽假話。」

「聽着你的這一切呢。嗎？」我問說。
「不錯。不過我早就到了她這層困難。」我說下去說。「我並不知道這了種種。不瞭解的原因。有一些人或許會對她施壓力。給我勸說。大概這些人們之中。有一個今天晚上。除了她之外。還有什麼希望……」

「對於所希望的是——嗎。問你那一行。有國人的希望。嗎？」我問說。這幾乎忘記也。這幾乎忘記也。

「不錯。她事先沒預料到，她以為他們需要錢——或者——下好，這我們談起一時聽私人的懇懇。可是來到這兒他們需要的是什麼之後——我今天晚上該去寫寫時不過我在他那裏是什麼東西——這一點沒有。拒絕屈服於憐憫之下，並且聲明要把這們把錢需要的人告訴你我或是她丈夫。遲一來決定了她的命運。她非被弄死不可——兩——馬——這——我的看法」。我低下頭去看著他們從奧河溝裏打撈上來的那個景象悽慘的東西。我想起那個磨突的鼻子，那張成熟微笑的嘴，那雙顏色奇特的明亮眼睛。「而且如果我的猜想準確，她比起任何被機關鎗打成兩截的小夥子來都毫無遜色，同樣是戰爭死傷人員。她並且還是另外一個更殘酷的戰爭中的另一犧牲者，所謂另外一個戰爭是普通人——對照沒有一個地方是病態的社會制度。這些可憐的人們快活高興的從小長大，以為天堂就在附近，然而就在這個——俟我們開始把他們踢入地獄」。

「我過去不曉得你這般想法」，包恩司登大夫柔和驚奇的說。

「你現在不曉得我的感覺」，我嚴肅的說。「時候已經不早而且我說的太多了」。

「你用不着對我說時候晚」，麥藍亞怨着說。「不過我要請我到我的辦公室裏去——大夫，也許你要開車子把我們送到那裏」。

他蹣跚走出去又吩咐了那個雲安一些話。瑪格萊。安。包恩司登以一種落——家——骨子裏却是陰柔的悲愁管了我一句，然後轉身去為屍體。那好幾位傾倒死去的男子不過——在——

身人與她談話安適舒暢的一樣。

「我見過她一兩次，」她喃喃的說。「有一次，我見着她，她看起來很漂亮，那樣快活——享受人生之樂——縱或這一切有點缺乏理智。有的時候，每個女人都那樣。我看見她和一個高身量的漂亮年輕男人在一起，那一定是她的男伴。我覺得顯然他們倆互相愛慕。是的，我——時一陣很羨慕她。」

「一點沒有值得羨慕的地方，」我說，我說的時候，故意讓腔調顯得冷淡無謂。「現在我要告訴你一點事。我剛纔會到你站在外面的時候……」

「臉色像個死人」，她輕輕的說。

「不錯，臉色像個死人。疲乏，困倦，分明沒了精神。光留下一張面孔的空殼。我心裏這樣想：『這是我從來沒見過的最美麗的面孔』。這面孔似乎叫我心裏難受。」

她生了個勁的站在那裏，看看我，樣子神祕，咫尺天涯，近而遠處。「幹嗎你特跟我這話？」

「並無作用，不要煩惱。」我的口吻比刻確是冷淡無情。「我為什麼說出這話呢？在你毫無關係。不管什麼人——我此刻腦子裏並不特別想着女人，因為對於男人們發生這種情形，可能更重大了。除了什麼突然使我驚奇的事。或者有什麼使我驚奇的東西，我就覺得驚奇。聽說出來。我有一次跑了六百哩。目的不過是替那老麥西那那道卡諾瓦水櫃是備作。」

「現在你既然已經告訴了我，你心裏覺得好過些了。」她說。那時候我含羞比臉上說的話

多的時候。

「不錯，我已經完全清楚了。從現在起，我們可以馬上接濟。你別想再發誓了。還是

我是沒有關係的。來，包恩司拿大卡，我，卡吧。」

她開着車子把我帶到市政府大廈。白理高在那裏。不過他給我留了個字條。說他畫

上一個星期他住的小房子付瓦羅的運費汽車。並且說第二天精神不那麼疲乏的時候要來

看我。醫藥沒費。功夫說包恩司拿大卡完了一些必須辦。例行手續。因為我現在因為她

講的話比她醫藥要講的多。我提議她用车子把我送到我住的地方。直到我們上了車以後。我

緩緩地說我住在什麼地方。

「那不是我……」

「不對，是歐爾尼住的地方。我們在那。會到的，你也許記得。」

「是的，我記得，他被撞死的那天晚上。」

「他沒謀害的幾天晚上。」我用九。說。「是的，歐爾尼。被謀害的。正像我們相信過

女報。今天晚上被謀害了一錢。什麼樣家。什麼業務不壞吧。對嗎？」

旁人像這樣說我。可是據我猜，他就在你的房子裏。你用那兩個德國女人說服了你
的弱質。」

「她告訴了你！」

「沒有，當然沒有，」我說。「不過從她的態度上顯然看出她對那兩女來興趣，看出房子裏有叫她膽虛的什麼東西或者什麼人，這樣是不難把這種情形和你先生的弟弟聯合在一起的。」

「你高興到處跑着偵探人家嗎？」她憤恨的說。

「你用不着講這個，」我說。「我高興什麼，或者不高興什麼同此事無關。可是我恐怕與圖。包恩刑堂談一談。」

「是了，」她傲慢的說，「你是一種警察，不是嗎？德國秘密警察的一種英國翻譯本！」

「當然！我總是把老頭子孩子們放在獄裏，打得他們一命嗚呼，說呀。」

「自然那樣，」她說，「你只需告訴本地警察——像達靈頓上校那樣愛國志士會經過訴過他們捕去——說他在我房子裏。那麼你們可以把他下不難你最新的獄裏，你可以隨他談上幾個鐘頭，他這罪惡都不能避免。」

我極力忍住氣，雖然這不是件容易的事。這個女人從一開始就有一種使我生氣的力量。

我已經好多年沒有遇見什麼人這樣了。「我告訴了本地警察。」我安穩的說。「至少我告訴了韓模警監——可是話說起來，他算得上是你的一個朋友。我告訴他之後，他作了難，因為他以為我告訴他的意思是想叫他有所舉動，可是我說明這是我的事情，我願意與聞。包恩可是不受干涉。」

「幹嗎你說那話？」她問，放棄了腳纏那種憤恨譏諷的口吻。

「因為——又是舊話重提——我想在你房子裏同他談一談。如果你能趕快穩定個時間，我一定高興。我們就規定在明天下午吧。」

她想了一會。「我同意我自己也在場。」她最後說。「奧蘭的神經非常衰弱。他是心神有點不安定的那種人，他所的這一切虐待和酸澀並沒有使他進步。四點鐘嗎？」

「四點鐘，」我重複了一遍。「在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只要一杯親切可口的茶就夠了。我想明天看情形一定忙。我現在得趕快下手，」我說，照其說是「她說，不知說我心裏這樣想。」「不然的話，我們認識的另外一個人不久就要遭橫禍了，他們是三個二個的成一堆，我們現在已經去了兩個了。好了，多謝用車子送我回來，包恩司登六夫，瑪麗萊，安，」我補充上。

她此時叫我吃了一驚。「平常我的稱呼是瑪格萊，」她說，雖然沒有任何特別表情，我雖然就要走，我的身子並沒有移動。我現在曉得她是在那裏端詳我，雖然可看見的並不多。

「你沒有辦法以輪船是條件國王國嗎？」

「是的。先在加拿大。後來在南美洲。在大而有益的地方做著大而有益的工作！——雖然我自然不是坐的第一把交椅！——有的是日差和公氣。是飽。和酒。是在管火管網的假話小管子裏下着腐爛的食大不相開。」

「是的。我心裏在想你那時候一定和現在不同。」她徐徐的說。

「你說着了。那時候。大不相同。做你！——工作漸漸完結。計劃漸漸完結！——在維也納！」

「你怎麼記得？」

「你那天下午對我講了一點。我當時注意到你的臉上充着懷疑。現在你不會感到而孔鼻那的花兒就這。」

我等待她回答。可是她並沒有。隨後我聽到了二個極微弱的聲音，曉得她是笑了。我總要把持住自己。「趕快回去睡睡覺吧。」我說。「書太累了，晚安。那格萊！——不要忘了，明天四點鐘。」

最後那一天是個星期六，爲了我感覺自從替部裏工作以來向所未有的那樣越來越不耐煩地，因此我把全部工作急急的作了結束，在我企圖說出那天發生的一切之前，我應該給你一個當時工作背景的輪廓，如此你可以隨時把牠記在心裏。那是一九四二年正月下旬一個濕冷的星期六，當時日本鬼們正在滬集日愈逼近新加坡，並向澳洲推進，利比亞戰事暫時陷入窘境，因爲天氣關係，飛機中止了對德轟炸，此外是一種普遍的不安和幻滅情緒，是在格萊特里的一個濕冷的星期六，方場上是一個人們情緒不熱烈的市場，商店外面，隨後是電影院外面，到處都是滴着小的人的行列，到處都是濕衣服的蒸氣和臭氣。永遠不是道地的白晝，而燈火管制的黑暗就在附近幽隱之處等候着。假如你想像戰爭是條溝通兩個陽光照射之山谷的隧道，那麼此刻你大約是在隧道的中部，在溼潮冰冷的冥晦之中，抽着此外只剩了最後一支的紙煙，心裏尋思自己過去是否曾和朋友们緊坐一處談笑風生。經過這個背景行動着忍耐的人們，隨人給與，毫不貪求，除了在他们的心裏，懷念着不在眼前的面孔，等候着永遠不來的信，假如必要，甘願爲一個對於他們確得有生氣的格萊特里捨身而死。他們的遲鈍耐心，他們的缺乏熱烈與憤激，使我困惑莫明其妙，使我一半動氣，也許因爲我永遠不能斷定他們

是行爲走向，還是七找這在所謂道內，每人寫在……
 地味長個……然……
 拘禁在……的那……
 苦的囚感，加上我……這……
 工作……

那天上午我和白理高都在警監的辦公室裏——關於他的情形我已經對警監解釋過。我已
 經向倫致打了個電話，從那裏得到了一點消息，恐怕因為我說話的腔調非常不耐煩，都裏叫
 我利用給我的一切權力積極進行，盡力使立刻得到結果。警監除了苦惱之外，不曉得如何加
 速他的尋常警察辦法，此刻已開始努力調查希拉昨天晚上離開「黑花王后」之後的行動。他
 告訴我除了猜想之外什麼事都不做，而猜想對於他們是無用的。他們在想到逮捕之前，需要
 鐵的證據。

「這一切我都知道，」我告訴他，「我並不怪你。不過我不打算那樣辦。我不想像規
 矩的幹，實際上，我要主張一直等到最後一隻老鼠已被剷除之後，大家再這樣辦。到了那時
 ，我們大家都是朋友，願意堂堂正正的幹。」

「這話有理，」白理高說，露出了他那一嘴白牙，「我贊成我們的朋友。我今天早晨報
 紙都沒有功夫細看，不過大略的瞧了一下，可是就是我看見的，也實在暗示我們作優秀業餘
 運動家的那點現在有點危險了。」

「我這不是一種優雅的藝術表演。」發聲連連的說，「這是一條低劣的職業訓練。你，我自從上次看見你之後，睡了大約有兩個鐘頭，現在盡力的辛苦工作的是那兩個腦髓，還實據，據我著，如果叫你在法庭上舉證據的話，恐怕連三分鐘都用不了。」

「這一點我曉得。可是我也曉得實實的情報一直從格萊特里透盤出去，並且曉得重案警送情報的是什麼人。我還曉得已經發生了兩樁外表像是意外橫禍的暗殺。而在不久的將來，或許要再發生一樁。而且我想我曉得兇犯是什麼人，可是如果我們想找到你所需要的那種證據，那或許要在這裏從現在坐到聖誕節。我們要做的是成膝關節僵硬能夠，直到他們承認犯罪為止。我想你在希拉那輛車上沒找到一點東西吧？」

「沒有一點有意義的東西，」他回答，「我事先就沒有期望會找到。並且到現在為止，也沒有一點地方可以證明她當時是和什麼人在一起……。」

「除了使我由此確信她是被惡毒的炮頭上那個小小傷痕之外，」我嚴厲的說。「不過謀害她的那個人不曉得我們已經發現了她後腦的那個傷痕。你們兩個都願意照我的辦法試一試嗎？」

白理高願意，像我所曉得的一樣，警監躊躇了一會之後說他也贊成。

「既然那樣，我們現在就動手，」我說。「現在什麼時候？大約十點三刻。白理高，戴維斯·艾克司頓相信你，像她自己所說，不過她對我現在還不肯相信，因此你趕快到警察局

去，裝着非常驚惶的樣子，告訴她你有一個緊急的消息要告訴之，叫她一定要馬上通知他，自然問題是他要由她嘴裏得到這個消息，你告訴她昨天晚上有人在諾爾頓——奧克斯工廠裏想暗地裏破壞機器。有人看見一個樣子像之的人急忙跑掉。警察們相信他們可以證明他到過廠裏，他們有指明是他的證據。時間嗎？大約在十一點半。你聽清了嗎？」

他馬上背了一遍，白理高腦子很快，我不耐煩去查探警監對此行動作何想法。「再為甚還有一件事，」我接着說。「後來說出希拉·賈賽德昨天晚上深夜開車開到河溝裏淹死了，屍首是今天一清早撈了出來，看情形好像她喝醉了酒。她會把這件事也告訴之，不過要緊催她，她一定要馬上告訴他。Achus, dching! — (注意。注意!)」

白理高剛一走了之後，我馬上記起我要同達靈頓上校定個約會。我先向他家裏打了個電話，隨後又向「特許」工廠裏打了個電話，他在工廠裏，我告訴他因為關於我在「特許公司」有成功可能的工作問題和「兩件旁的事我非常急切要趕快來見他。他非常客氣，說他整天都有事，並且還得早早出去吃飯；不過那天晚上大概十點鐘可以回來，如果我不在，那樣晚出來的。」

妨那時來找他。我說我高興去。接着我附帶說：「我剛剛聽到供應部的司考孫在……」上對你講話的時間替我講了幾句好話。我心裏一直納着悶不知道這樣一來局裏會有什麼改變。真的改變了嗎？哦——好得很！那麼十點鐘見。」

「我並不願意聽得打聽」，我聽了幾次重約說的話之後，我說：「可是最後那事小

「故事又是怎麼一回事？」

「唔，你會記得星期三晚上八點三刻到九點之間，正在歐爾尼被撞倒然後被拖走的時候，像你告訴我，達靈頓上校正在從後偷教聚的二個電話。我剛纔提的就是那個電話。」

「我就這樣猜想」，他說。「不過這位某某先生替你講過幾句好話嗎？」

「達靈頓上校剛纔承認他講過」，我仍然板着臉說。「可是呢，我在什麼地方能夠買到一點濃厚的黑機器油呢？」

「你要多少？打算做什麼用？」

「一個普通信封方便裝得下那樣就可以」。我告訴他，然後等他吩咐了值班警察去換一些之後又繼續說：「至於問我打算做什麼用，你對於我目前的辦法知道的越少越好，警察，不過我覺得這個東西對於你比我更有用處」。於是我把我在錫勒比商店裏找到那支抽了一半的吉士牌紙煙遞給他。「你要明白，這是昨天晚上在柏爾頓——史密斯工廠裏找到的——是想進去做點破壞工作的某個人丟下的。你要注意，雖然我在另外旁的地方找到過那類煙盒裏面裝着打賭錢這是之類抽的」。

「他沒有顯出高興的神氣，不過他是夠謹慎的把那四個煙盒頭放在一個信封裏，至於他是否我的命。」還有旁的東西嗎？」他問。

「你那位警察……昨天晚上告訴我達靈頓上校向管家說聽話，或者……」

粉——你知道這個人嗎？——他姓馬利斯——上次大戰跟着達靈頓上校在聯隊裏做他的侍從。我希望有個人去查查聯隊的案卷，把關於馬利斯這個人的的一切都儘量查出來——他被開車後到的什麼地方等等。我希望這些必需要知道的事情能儘量的快告訴我纔好，就是電話因為打得太多線燒起來也沒關係。這一點對於你們人們和對於我一樣重要」。我意味深長的補充上說。

「你以為其中有欺詐（Hanky-panky）嗎？」他說，一面把他很重的身子從椅子抽出來

「我對於Hanky-panky，這個字眼的意思不大清楚，不過假如他的意思和我想像的一樣，那麼我的答覆是肯定的」。我等待着，一面兇猛的抽着煙，心裏不很高興，同時警覺——他或許是謹慎，但實在並不遲緩——開始要求迅速動作。於是我看自己的錶，我不願意在我們會見之隱之前，之臨離開他的住所到「黑花王后」去，因為我們必須在他自己屋子裏同他表演這一幕。不過正在這個時候，有人給我打來一個電話。是白理高從威雅娜那裏打來的。「她已經出去了」，他輕輕的說，「不過我仍然留在這裏，注意一切都保持良好秩序。此地說不定會有她不願意她不能信任的強人所發現的東西」。我從電話上可以聽得到他的嗒嗒笑聲，這表示他在以下十分鐘裏要忙碌有用了。

我們坐在一輛警車裏子開到巴來河頓寶壘，不過我們避開二十一號七號之對面的地方。我們

直等到看見戴雅娜。艾克司頓匆匆從那裏出來之後，纔走過去見之鵬。之鵬雖然在那個地方唯我獨尊。在第一層樓上（譯者按即俄美國說法之三樓）佔有一個相當寬大而非常不整潔的臥室兼起坐室。他身上穿着一件應該洗的化藍次，他的樣子完全不像在酒排間櫃台後面時那樣齊齊乾淨。不過看他神氣並不苦悶。他，那德寬闊的棕色臉上浮着微笑。他看見了我雖然吃了一驚，但臉上的笑容並沒有消失。屋子裏四下有許多齋。我倒沒想到之鵬還是個讀書的人。

「不管警監對於這雜類行研察任務作何感想，我們一進了那間屋子之後他就來了一個有聲有色的表演。」之鵬，包拉特先生，不是嗎？」他說，用着一種安閒而非常感動人的語氣。

「好，包拉特先生，我是轉機警監，我相信你已經會過倪爾先生了。」他說了這話之後坐下去，把他的帽子放在他坐的椅子旁邊地板上，態度嚴肅而有點憂鬱的看著之鵬。

「哦，這是怎麼一回事呀？」之鵬問，他不高興被人這樣瞪着眼睛。警監這種典型的人他過去還沒有遇見過。二我不久就得出去工作，可是現在我連衣服還沒有穿好。」

「昨天夜裏有人想溜進柏爾頓——史密斯飛機製造廠裏，警監以一種徐緩而感動人的方式說。」一部份電線被割斷。不過廠裏發覺報了警，但是延了一步，人沒有捉到。可是那個人跑掉的時候有一兩個人看到了他的影子，我們粗略的知道他的容貌樣子。」

「那和我有什麼關係？」之鵬問。

「那是我們無弄清楚的。你看，眼兒的人們之中有一個說那個人像他，差不多一口認定是你。此外我們又找到了這個」。於是便掏出了信封，從信封裏取出了那個官士牌煙捲頭，用手舉着。「一支官士牌香煙，在此地很稀少，實是買不到的。可是我們確巧知道你吸官士牌的煙。實際上我注意到那張桌子上就擺着一包。此地或許可能另外有一兩個人吸官士，不過他們長的樣子未必像你；反過來講，也許有幾個人，在暗光之下會被旁人認爲是你，不過我想他們未必也吸官士。因此我覺得我們有幾番可以開條裁個問題。比如說：「你昨天晚上在什麼地方，包拉特先生？」

「我在「黑花王后」做着事，像往常一樣。」

「你剛過十點半就離開了那裏」。普監說，看他神氣好像曉得一切而從未聽見過那聲響似的。「我們感覺興趣的是在十點半以後的事。現在說明」

「我回到這裏」，之語說，仍然顯着有點自信的樣子。

「一點不錯」。普監突然伸出了一個極大的食指指着他。「不過我推測你直到十一點三刻的樣子纔回來」。這一截嚇發生了效力。之語顯然以爲我們已經同樣下作的人們談過，聽此不得不承認他是大約在那個時候回來的。

普監此刻沉甸甸的坐下，好像願意在那把椅子上坐上幾年一樣。「我們注意的這條證據」

「對在案后」之儀。本詞到此地之語的題一段期間，普監明白，現在你要小心，包拉特先生

你曉得有多少人——有時候還有無事的好人——就在這種地方把已經到了一定要驗明他同那
們所要知道的只是老老實實的風話。那樣，如果你沒做什麼錯事的話，不會對你有什麼害處
」。他等到這裏住了口，等候之鴉開口。

之鴉不肯接受他這話，假如他犯了普通罪的嫌疑。他一定早已叫我們繼續證明他同那
件事有任何關係了。可是我事先早已注意單單挑選他最擔心怕被懷疑與之有任無關係的這話
，現在他要冒險證明出事的時候他確沒在出事地點。

「我沒有想給一位太太惹出麻煩」，他喃喃的說。

「不怪你，包特特先生」，之鴉說。「那是我們大家都不要意做的事，不過我們不會讓
警了你的小小惡習。現在你說這位太太是什麼人，你到的什麼地方？」

我的酒杯間是一位老老實實的人，又是我學校的太太」，他開口說。「我
們時常在一塊開玩笑。她不能管我，我也不要走的時候，她也準備着走。她的車子
等在那裏。於是她叫我帶她的車子。她還有什麼話要問我。好，如果你一定要知道，她
當時已經很有點醉了。我不願意說這話——因為她一大半一定是在我的酒杯間裏喝的
——不過這九事實。她喝醉了是無問題的。她說了許多胡話，問我是否聽得到。她叫酒醉
裏年輕男人們在一起。什麼閒話。此外又說了旁的話。我不喜她這樣。還有一件，她叫
我車子亂走，據我聽大概是因為喝醉了，眼花看不清楚。還說不喜。她還走錯了路。雖然因

爲一本弄鐵器，二來，聽滑溜話的一切話，我，一上來沒注意到。因此結果——大概在十一點一刻的樣子——我們仍然在停著湯姆附近。我請她等下車子，說我累了不耐煩了，於是我就下了車子走回家來」。

「她怎麼樣？」警監問。

「我猜她發了瘋，我看見她的車子繞我身旁開下坡去，看她神氣好像不知道，或者不在乎她要到什麼地方。噢，她喝醉了」。之鵬臉上顯出了似笑非笑的神氣。

「當時有什麼人看見你下車嗎？」

「如果有人看到，我也沒有看見他們。當時天那樣黑，又那樣晚——你曉得此地到了那個時候是什麼光景」

警監的樣子好像此刻剛開口講話。「你下車的確實地點是在什麼地方？」

我還沒有等之鵬回答就說：「一會就回來」，說了就下了樓。我在已經多時沒有整理的廚房裏找到了之鵬的女房東，一個年紀有點輕的女人，她給我的印象是對於生活已感失望。也許之鵬已經讓婚失望。

「之鵬現在正穿衣服」，我對她說，「他要他昨天晚上穿的鞋」

「我剛把牠們弄乾淨」，她說，隨即交給我一隻多少刷乾淨了的編皮鞋，我把牠夾在臂下，然後出來把廚房門小心的隨手關好，森門廳裏一堆糾纏幾件大衣。我把其中一件藍的厚

時也是最漂亮的試了試，之鷗現在變得粗心了。一個口袋裏放着一個手套，在另外一個口袋裏放着一根短而重的橡皮棍。我馬上把這根橡皮棍放進我自己的口袋裏。然後我走到前門裏面。鞋匠那裏，轉身背着廚房，這樣如果女房東決定想偷看一下的話，她也看不見我是做什麼的。我把兩雙鞋用警監給我的黑油塗抹了幾個地方。塗了之後，我把鞋在鞋匠上輕輕擦了幾下，把我手上的油擦乾淨，把盛油的信封放回我的口袋裏，然後上了樓。不過我沒有讓那兩個人看到鞋。

果然不出我所料。看情形顯然他們已陷入僵持狀態：之鷗一口咬定說他大約在十一點一點的樣子在停車場附近離開了希拉的車子。他顯着很自信的神氣。警監也顯着同樣神氣。不過我可以看出他已經開始在煩悶，有點不耐煩起來。

「我剛告訴他」，警監說，「賈賽德太太的車子和人一起跑到就在「特許」邊邊邊的海裏。他說他對這件事絲毫不曉得」。

「哦，我離開她大約有兩哩路，怎麼會曉得？」之鷗辯說：「我聽見說她淹死心裏的確難過，不過我剛纔對你說過，她喝醉了是沒有問題的，她既然喝醉了，差不多什麼意外都可以發生。實際上，我當時央求過她讓我開車」。他此刻開始覺得安心了，什麼話都可以隨嘴說出來。

警監已經盡了他的力量，現在輪到我來施展手段並且變換變換調門了，剛纔警監對他是

幾時將車擱下，現在我對他是用廢話了。」

「不要滿嘴放屁了，你這混蛋」，我嘆，居高臨下的站在他面前，不過這聲仍然藏在車子背後。「我來告訴你你什麼時候下的車子——並且在什麼地方。你下車子的時候剛剛有一點半以前，並且我可以把你下車的地方指給你——離河溝不到二十五碼的地方。」

他本來是說牙笑著的，現在聽了我這話馬上收斂了笑容，開始惶惑起來。這正合我的心願。「你太粗心了，之蘭」，我繼續說，像個強盜影片裏的人物，「現在你的扎釧都被綁紮了。你沒有注意到你停車子地方的那些黑油——我猜是因為在黑暗之中看不見的關係——不過你本來可以注意到你鞋上黏了一些。不錯，就是這兩隻鞋。看吧！」我把兩隻鞋拿到他的臉上。此刻他臉上那種自信神氣全部消失，我現在這得他沒有再閃躲的機會。

「你在停車場附近沒有下車吧，下車了嗎？」我對他劈頭就是一句。「你是在車子剛過淺溝的地方附近下的車。不是嗎？不要再狡辯了。我可以證明你是在那裏，事實非常定期顯的擺在那裏。」

他用舌頭舔了舔嘴唇，他現在有好幾人五與我爭執我也不想再聽明白。好——他繼續清說，「一切都和我剛講的完全一樣。不過只有一點，是我並沒有在停車場附近下車，我是在河溝附近下的車。」

「……這聲聲你是怎麼聽到的？」我問他，「你承認了嗎？這聲聲的聲響？」

「沒有，沒有旁的了。」老陳急急的說，「這錢袋裏還有幾枚洋錢，你……」

我把他的錢袋在地下，用手推着他的面孔把他推回他的椅子上。「我要告訴他，你對誰講的什麼話，你這壞蛋，你告訴她如果錢袋裏還有你所需要的錢，你要把你知道這關於錢袋的一切都宣揚出來。」我看得這這一命命中了要害。「可是她說她不講，不但不講，反而還要馬上報告警察，你曉得她說的不是現話。因此你這命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你這這那件事做了：你把她打昏，閉動機關，站在路開板上開着車子，隨後你自己跳下來，讓車子駛進河裏，這就是你把她打昏用的東西，看這個吧！」於是我把那根橡皮繩繫到他的臉上。

到了此時，之鵬的神志已經昏迷。我被這緊迫的開動，使他一直沒有機會來考慮我們會有的危險。他立刻跳起來對付他。此刻他丈八和尚摸不着頭腦，對於他自己的目前處境和周圍都是糊塗糊塗，他腦子裏亂響了幾聲，其中也許有什麼話，噴過之後，分明忘掉他這衣服都還沒有穿好，就從他坐的椅子那裏一頭向門口跑去，但是錢袋先到了門邊，骨頭一發，錢袋似的直撞之鵬，一把抓住了他的肩膀，輕輕的把他搖晃了一下。

「你先穿上這衣服，」錢袋說，「錢袋可以用錢袋一同去換口供，這錢袋就歸你保管。」

錢袋說我要用這錢袋到這屋去，隨後對錢袋子向來要他聽之鵬，錢袋說我自願將

，因為我的事先並沒有規定在什麼地方見面。據理他也不會在那邊帶水的街上打劫，因此我曉得他一定要回市政府大廳。果然我到了那裏只有五分鐘他就到了。我看他氣喘，知道他已經得到了驚嚇果。不過，催着他急急忙忙的進了藍坡旅館的休息室。我們在休息室可以舒適的談話，並且如果必要時，可以借用電話。我把心隔的事情告訴了他之後，問他打不打算跟蘇雅娜出去的那間後頭了些什麼。

「有一隻我開不開的小藍盒子，」他低聲的說，「不過我在麥加里士上找到了這件東西——是開着什麼姑母的風濕症嗎？什麼波列的半馬路普通電話，有一部份從美國來的，你曉得。我們的密碼專家會毫不費事的把其中意思弄明白」。

我俯把那些密碼看了一兩分鐘。從外表看，我們是兩個安靜的人，在旅館的休息室所談產生意義——無疑的談論的是關於租賃鋪面事情。

「你不喜歡蘇雅娜吧，喜歡嗎？」他開始把那些信按着次序整理好聽時候這樣說。「我的意思是說，我們曉得她是個壞人，並且完全反對我們這一邊，不過你多少可以喜歡她。我想像之中覺得你備或許有點戀愛過節，或者將來會有，哼？」

「不，我不喜歡她。」我回答。「她的錯誤——當然是由於自大——是不考慮一下你所謂的戀愛過節，對於我這一方面正像對於她那一方面同樣可以做為達成任務的一種手段。據我推測，這位小姐的芳心，寄託在一枚戴單眼鏡穿高統靴的那個類型的德國軍人身上，她這

位愛人給她飽喝幾杯白葡萄酒，稱她是布倫亨爾特女王（譯者按 Brunhild 爲德國著名史詩中 *Nibelungenlied* 中之女主角），待她睡而溫柔體貼，時而拳打腳踏。如果你問我，我說這一對的相同之點是在某一點的限度內他們是聰明的，可是一超過了這個限度，却是變得要命。他們的毛病是自大。他們自以爲是鷄宰之徒。他們沒有理解力，戴雅娜鑄子裏那個傷風老是不好的年輕孩子女店員恐怕真正見識比戴雅娜多十倍。

「我自己剛一見戴雅娜就討厭她」，白理高沉思的說。「不過話又說回來，我回來不歡或是信任那些高大，俏皮，保養好，眼光冷暗的女人。她們這種女人外表自作聰明，把女人明天生那種愚蠢遮蓋得嚴嚴的，直到最後這種愚蠢變成純粹的瘋狂。同時反過來講，有的女人胡說亂道，有時候爲了好玩開心鬧得甚至於過火，可是等到你真實了解她們之後，她們往往比所聽聞還聰明。可是現在我們對於戴雅娜怎樣辦呢？她目前仍然充滿了驕傲和自信。雖然閉於之門的事有點煩心，之門對於她當然不過是一個得力的同夥，並不是朋友。如果你認爲沒有什麼兩樣，我願意我自己去對付戴雅娜。」

「我也要這樣提議，」我對他說。「我自己的看法是這樣——她一覺察到他們在此地的小小組織已經了結，她不繼續呆在此地，把過去遮掩過去——這件事總可以很容易的辦到——却愚蠢的馬上逃走，去報到等候以後的命命。」

「你這話我最同意不過，」他涎牙笑着。「我的確將來一定要請求調到你們這裏來，因

爲你的這件小事，總合得與其官位相稱。假使幾分鐘之後我神態悲，這悲態是爲你這件小事而悲，告辭離之語已經被論，現在已開辦供給出口，也許這話是沒有事理上說。

「對了，就這這辦，身請這地地事操練，你自己今天等一下就通通之天。」

「在這期間，我以優子們當中一個和這半元八兩的聰明人物的香幣自動也當這忙，我自己很開心的笑着說。「我送這輛車，自動地買車票，還樣可以節省時間發覺這般，這後再……」

「向那一方面打個電話——請我聽聽大概在倫敦——然後我們兩人個個對面。」我請。

「跟踪！」他嘆，高興得笑起來。「我真希望我自己有信心來用這些堅硬的美國錢，這網！不錯，不錯不錯，我們兩人個個雅雅，現在說到那網式走這貴費的，我不能不承認我對於她感覺到一種審美方面的興趣……」

「我把菲芬交給你辦。」我說。「她的事你負責好了。可是誰想弄，那個網樣真有個叫萊利的小夥子，他機敏的意識到我們的工作，對我幫過忙。」

「萊利？讓我想想看，哦不錯，我想起來了。我認爲拿唱動作專門職業的弄好之中，這沒見過比他再糟的了。不過假如我們決定讓菲芬再繼續表演幾個禮拜，我推測我們更該讓萊利這網樣弄，所以警察利就許有這網樣。」

「本館，這館員請一談，不過你得拿定主意。我今天晚上要出遠門。我還在今天未定之前把整個的格萊特里的工作匆匆結束了。」

此時他突然停止了洗牙發笑弄姿做態，而變成一個嚴肅的長者。朋友善關切的凝光看過來，「你要小心別大意。你不懂，傑蘭？」

「我不太小心」。我說，希望自己的話不要顯得太晚午。「我高興今天大大冒冒險，這真高。我轉移，喜歡這個工作。不知什麼緣故這個鬼地方叫我情緒低落，叫我心裏不痛快。我希望趕快把他交代了。然後我願意請索部裏放我走。不要再幹稽查捉捕個誰的勾當。我覺得我已經盡了自己的責任。我有我自己的工作，而且做的並不壞。啊。」我說，此時有斷與在起來。「在遠東一定有像我這種人可以做的的工作。有公路，橋梁，鐵路要修築。尤其是在中國。白理高，我希望重新回到空氣裏面，幫助建設一點東西。我並不想逃避戰爭。我要到戰爭熱鬧裏去工作。不過我必須享受點空氣陽光。和一個光明正大的合理工作。不然的話，我不久就要陰陽得悲觀厭世了。」

「你另外沒有什麼人共同生活，不是嗎？」我曉得他的話並不僅僅是開玩笑。

「沒有。我是光棍一條。」我告訴他一點關於瑪拉吉塔和孩子的事情，剛剛足以使他了解我的話並不是故意叫人動聽的假話。

「我明白了」。看情形好像他還要說什麼，不過抑止住沒有開口。「好了，關於你重

轉你從前工作的事，如果陸軍情報組可以幫忙——我想這件事要由他們辦——我在陸軍部裏有一兩個朋友，或許能夠暗中幫幫忙。現在我要跑去叫戴雅娜敬畏上帝。如果你加以思索一下，「他站起身子來的時候補充上說，「這就是她和所有她那一類人所以這樣喪心病狂的原因。她們缺少對於上帝的敬畏」。

我向警察局打了個電話，因為曉得警監此刻一定仍然忙於之職的事情，所以沒有找他，知道由倫敦給我來了一個電話。因為我急於要知道是什麼事情，我叫他們接電話的把當時電話裏講的話重新說了一遍。之後，我匆匆冒着雨跑回賴格蘭街十五號，開始寫我的報告，魏金生先生，格萊特里鐵路人員之中的那位偉大戰略家，現在想出一個攻佔荷蘭的計劃，只要我們有旁處不特別需要的五百艘大船，這個計劃就很有成功的希望。魏金生太太，此時已經很和我談得來，她有個喜歡聽關於南美的誇張故事的奇特慾望。她對於迅速結束戰事沒有任何計劃，實際上，她認戰爭完全不是什麼人為的東西，而是一種鉅大天災。在這種天災勢力之下，「可憐的德國人」——她毫不遲疑的這樣稱呼他們——所受的痛苦正和我們一樣。她自己的戰爭是在買東西和辦伙食一方面。她以一種怯懦的頑強與勇氣從事作戰，從來不想得到多於她應得之分；但對於她的應得之分，却安閒的規定非得到不可的決心。魏金生太太比我們其他的人——我們可以說是戰時內閣閣員，她丈夫，和亨弗理。倪爾——年紀大約大一百歲

而她自己內心深處也聽得這一語，此語誠是覆轍時候之一。

在四點鐘的時候，我到了蕩鵝大道，好像我是一劑六呎高的毒藥似的被那個奧國女管家領進了起坐室。瑪格萊·安·包恩司登在那裏等着我，不過屋子裏沒有奧國的踪影。這一次她穿着暗綠色的衣服，衣領和袖口有些深紅色的點綴，我覺得她漂亮極了，我還有一個印象，覺得她這樣打扮頗費了點心思，不過她也許要證明她自己並沒有鴛鴦苦心的打扮，並且也許因為前一天晚上剛剛在她離開我之前曾啜微哭過，因此此刻態度非常冷淡。好像這個茶會是個嚴重的錯誤，不過因為她容氣而不說出來。

我也可以用我自己的方式裏這套把戲，而且馬上開始裏起來。「你先生的兄弟在什麼地方，大夫？」我問，好像我是來討租期的房租似的。

「他一會就下來。我們覺得還是等你來了之後他再下來的好，」她以一種溫和愛憐的忍耐說，她這種態度叫我想向她身上搜擲東西。「這樣不致於有人突然進來的時候看到他，你要曉得」。

我點了點頭。「話講起來，我們已經捉住昨天晚上那個兇手了」。

她聽了這話很驚駭，並沒有企圖掩飾。「那太快了。你們怎麼樣搜齊了所有的證據呀？」

「我們並沒有搜集證據。不過我請到了誰是昨天晚上的兇手，其餘多半是靠齊踴躍威逼

惘然。可是結果居然發生了效力！

「我可以問是什麼人嗎？」

「可以，是之鷗。」

「之鷗？」顯然我對她講着話的這個格萊特里的女人沒有把她的半光陰化費在「黑花王后」裏面。我對她解釋之鷗是什麼人，覺得不得不對她費這番唇舌心裏說不出來的高興。不過我沒有提到間諜工作那一方面，她也沒有問一定會引到那一方面去的任何問題，雖然她用奇異的眼光看了我一兩眼。

奧圖還沒有來，茶先來了，於是我在瑪格萊面前擺着茶和點心，二人一半親密，一半敵對的繼續談着話。「你究竟做着什麼工作？」她問，看樣子好像對於我的答話並不怎樣關心，或是準備高興的聽。

「如果你願意，我要在臨別道裏之前告訴你，」我回答。「但是現在不。」

「你覺得我叫人不痛快，不是嗎？」她問。

「不錯，」我說。

這一定是她所預料的答覆，可是我說出來之後，她感到了困惱。我看得出她眼裏突然露出憤怒的閃光。「我並不時常高興打人」，她說，「可是有時候我真想打你」。

「那就要如果忿怒打，一定是我高興的時候」。

此時我們似乎到了講義無語可說的境地。也許是因爲與隨。但還得走了進來。他年終和我不相上下，但是神經過敏，近視，看樣子好像好學不倦，身體顯然發育不良，我不喜歡他，不過還許許是因爲他嫂嫂用關切親愛的眼光看他，完全和她看我的神氣不同的緣故。他接受了一杯茶，但是對於這杯茶似乎不知道怎樣處置纔好。我此刻注意到瑪格萊向他投射了一個懇求的眼波，牠的意思分明是：「對他講話要留神」。可是我連輕輕的點點頭讓牠放心的動作都沒有，而只是茫然的瞪眼看着。

「你想對我講話」，他小心翼翼地開了口。他口音很重濁，不過我不想用聲音來換做出來使人有一個印象。

「不錯。幹嗎你還呆在這裏不走」？

他閉上眼睛，聳了聳肩膀。「我還有什麼辦法？我還有什麼地方好走」？

「這個問題真是開的蠢」，瑪格萊說，自然是對我而發。「他在這裏比較安全，我們可以照料他……」

「不對。理由並不在此。而且你曉得理由並不在此。我希望得到真實的答覆，包恩爾登先生」，我嚴厲的說，「假如我這樣有什麼幫助，我要告訴你我對於你所以不走的理由的猜測。你所以仍然呆在這裏，甘冒被人發覺受不登記之處分的危險，是因爲此地有個你想保護的人」。

這話對他是一語破的，不過我注意到瑪格萊却不以爲然。她仍然顯出贊賞的神氣。「不對，這話不對！」她開口說，可是接着就住了嘴，因爲她看見奧圖表示我說的不錯。

「可是奧圖你始終沒告訴我，她變着說。」

「瑪格萊，我不能告訴你，不能告訴任何人！」奧圖苦惱的說，「我一轉眼之間竟見過一個人的面孔。一次是在晚上在『特許』工廠。另外一次也是在晚上，在城裏。」

「這就是你爲什麼一定要在晚上出去到處暗查的原因嗎？我覺得其中必有緣故，奧圖！」

「你們要明白」，他對我們兩個人說，「我覺得我認識這個面孔，不過我沒有把握說一定可以尋我有把握，這一點關係很重要。」

「你一定要弄清楚，比如說，那個面孔左臉上有痘，唉？」我問，注意到他臉上消失了

血色。

「奧圖！」她靜靜的喊。

對着他微笑了，搖了搖頭。「我真的沒事，瑪格萊，謝謝你」。他極力忍了一下，然後看了看我。「許是不錯，不過你怎樣會知道是那個呢？」

「哦，爲了這一點」，我徐徐的說，用眼睜看着他，「我怎樣會知道你過去是納粹黨的

黨員呢？」

看。

「你這個討厭的賤婦！」薄自然是從瑪格來嘴裏說出來的，罵地裏像一盤鞭子抽的響。

我兇暴的向她開了口：「住嘴！我到這裏來目的是說明真相，並且查明真相。如果你以為討厭，那未免太不幸了。不過今天有好多事情要弄個水落石出，如果你不能夠幫我的忙，你不要阻撓我。從現在起，請你安靜」。

奧爾正在發渾身抖。我現在明白他和她戀愛着，並且恐怕已經有了相當時間。由於這個事實，我體會到當前的局勢已經複雜化。我突然覺着他難過。我覺得此時我纔明白他實在沒有任何地方可去，他人雖然活着，却等於已經死了。

「我同你打開天窗說亮話，包恩司登」，我安閒的說，給他一個恢復鎮靜的機會。「你想你看到了一個你從前認識的人，一個德國人，事實上是一個納粹。那個人自然曉得你在此地，並且決定此刻是報告你一度當過納粹黨員的適當時機。當然他並沒有親自向納粹當局去報告，他這件事辦不到。不過他把這個消息傳送出去。這是你為什麼突然被覺你自己被人像一個敵僑看待的原因。我今天早晨從倫敦證實了這一點。你已經脫離了納粹黨，不過你作納粹黨員有好幾年，你現在想把這個事實遮掩起來。不幸的是倫敦有兩個人記得你是以前的納粹

因為瑪格是個女人，因為她喜歡奧爾而現在看見他受了屈辱壓制，並且因為這個真相

的暴風驟雨了。她對丈夫和維也納，和一切寶貴的記憶，她不責備奧圖，却找到了我。「我覺得你討厭到了極點。我希望當還沒有該你到這裏來」。

「我們這次會談不在此地而在一個警察分局裏舉行也一定不會比較好些」，我說。「而且你這樣侮辱我，對於你沒有一點好處。如果你覺得這件事叫你這樣不痛快，為什麼你不請我們兩個談」？

「因為我不信任你」，她氣憤的說。

「好了，好了，請不要說了，瑪格萊」，奧圖說。「一切都是我的錯，不錯，我的確參加過納粹黨——我當時假許多旁人一樣，也受了欺騙——而且得到訓令要保守秘密，我先對亞爾那來德，後來對你，都沒有講。可是等到他們剛一進兵維也納我看清楚他們真心要做

的事情，看清他們的真面目之後，我馬上脫離了黨。這並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脫離了之後，我亦對什麼都不要求，只要求做反抗他們的工作，要求幫忙把他們打倒，為着達到這個目的，如果須要的話，就是死都可以。請相信我的話，瑪格萊」。他說完之後，摘下眼鏡去拭

眼睛，眼鏡一取下，馬上顯出青蓮近視眼不戴眼鏡時那種可憐無能為力的嬰兒神態。這樣一來解除了她的武裝，因為她給予他一個寬恕溫柔的微笑，並且把一隻手放在他的手上放了一

「好，我也相信你的話」。我說，打算告辭不再打他們倆說。「如果你想幫忙，你可以

幫忙，事實上你這些時候所做的事就是我想似的事。我想認明左臉上仍然帶着一個深疤痕跡的那個人。現在你一見到他的面孔你就記起了一個人。那個人是什麼人？」

「在我明瞭你有什么懷疑這些問題同權力之前，我不能告訴你，你帶點尊嚴的神氣回答第六營團司登科夫剛纔說過你不信任你。為什麼我就要信任你？誰也不如我知道的清楚，納澤間諜到這都是，就在此地也還是存。」

我看了看瑪格來，她此刻似乎感到扭捏不安。「幹得好，包恩司登科夫。他現在不信任我了。在過去這幾天裏，本地同知這事論太多的人已經被納澤間諜謀害。讓我們等着第三個人再被謀害——並且我們嘴裏喊着「希特勒萬歲！」——好嗎？不要告訴我這是孩子話，我自己曉得。不過我覺得心裏不痛快。」

她並不直接答覆我，却向何開了口：「我告訴過你，奧姆，昨天晚上倪蘭先生和韋模警監在一塊工作，甚至於看情形差不多是由他負責，我以為……」她說到這裏遲疑起來。

奧姆點了點頭，然後看了我一下。「我看見的這張面孔」，他說，「叫我想起了，一個我見過幾次的納粹。非力克司，現代的上尉。」

「多謝」，我說，現在態度嚴肅起來。「好，我曉得他在什麼地方，今天晚上我打算同他談一談。」

「你希望我和你一同去把他認清楚嗎？」他急切的問。「我們到什麼地方去？」

「是一所我還沒有去過的房子」，我回答。「不過我約略的曉得這所房子在什麼地方」
 「柏爾頓——史密斯工廠過去大約再走一哩路。名稱是「橡園莊邸」，是達靈頓上校的產業。
 今天晚上九點鐘我和你在那裏見——就在大門裏見面。」

他用一種有點詭異的腔調把我囑咐的話背了一遍，然後問道：「你有手槍嗎？」

「沒帶到此地來」，我回答。「我們上面不鼓勵我們帶鎗，我不帶也可以敷衍過去，轉
 什麼？」

「如果那個人當真是羅代爾，那他是個非常危險的人物」。

「關於這一點我們只得冒冒險」，我說，一面站了起來。「我九點鐘在那裏等你」。我
 向瑪塔萊轉過身去，她的神氣不太快活。我並不期望再見她，我本來有話可以說，可是現在
 不能夠了。「多謝你的招待。並且——再見吧！」我匆匆的走出來。我腦子裏恍惚覺得她說
 了些什麼話，隨後跟着我出來到門廳裏，但是我並沒有停下脚步去弄清楚究竟是否如此，現
 從衣架上抓起了我的帽子和大衣，急急忙忙出了大門進入溼冷的黃昏。此刻差不多又到了
 燈火管制的時間了。

我回到賴格爾街去看看是否有什麼信息，結果看到了警廳來的一封短信，說之騰起初很懶，最後終於屈服，在口供了盡了押，隨後要求要見一位牧師。不過他僅僅承認了打昏希拉然後把汽車開下河溝，卻沒有承認幹着什麼間諜工作，也沒有說出關於間諜工作的任何消息。還表示像我想做的一樣，還要用躍跳威嚇催促的手段。警廳信上的帶着一個從白理高傳來的信，他說他那天晚上要在「黑花王后」吃飯，希望我能夠到那裏去和他一起吃。

我在七點半左右，當真到那裏去了。我們在雞尾酒酒排間裏會到，酒排間裏的人滿滿的，不過不完全是平常那種樣子，因為一個愁眉苦臉的女子在勞而無功的想代替之騰的腳差。不過我覺得想喝酒，便對白理高講明。

「爲什麼不喝呢？」他問，臉上帶着平常那種諷刺的露齒微笑。「你今天工作成績很不錯」。

「此刻還沒有結束」，我提醒了他。「事實上壓軸戲還在後面。據我觀察能力所及，這齣戲只能有一個唱法，主要的是用威嚇手段。我們沒有充分證據。我們一定不要讓他們有充分的時間來看清楚這一點」。

「那麼你應該保持快活和清醒，」他說。

「對於快活我不知道，不過清醒——不錯，正是因為要清醒我纔覺得想喝酒。」我變變的瞪眼看了這人羣，多半是穿軍裝的青年帶着幾個女朋友，隨着樂台堆得厚厚的。「我想我今天晚上覺得衰老之甚不痛快。我不滿意這個死討厭的戰爭，我不滿意這個國家，而且我不滿意我自己」。

「我先把我的這種酒拿給你來了來」，白理高說，「不過也許力量比較大一點——然後再給你。」是他一面喝着酒杯裏沒有喝完的酒，一面走到櫃台那裏，因為他有辦法，所以竟比此外任何在那裏喝酒的人一定都短的時間就端着酒杯回來不過力量大一點的酒回來。此時爲興高采烈地開了口：「讓我來做個聰明的老伯伯一樣的對你講。我們將來要戰勝——那就是說，我們將來會肯定的打敗軸心，假如這是你的意思——因爲照我的意見看，美利堅國中——和我們自己聯合起來不會打敗。其次，在以後這兩年之中，我們這個國家有兩條路可以選取一條：不是充分更生，重起爐灶；就是從老根上迅速的腐爛滅亡。這後實現再遭重興的危險，唯一的辦法是緊緊的把制住數目的五萬的有地位，有勢力，大人先生派頭的人們，堅決的告訴他們，如果他們不想被分派做最叫人不愉快的的工作，那麼就請他們免職，袖手旁觀。在我閒散無事的時候——目前我並沒有閒着——我自己也可以公正的被包括在那些人們當中。至於你，你既不够年輕得會聰明辯論塗，也不够老得會糊塗的聰明。你

需要變換變換。也許有你可以敬重崇拜的什麼女人會當面稱讚你真了不起。現在我們去佔下我定好的那張桌子。管他打仗不打仗，我們在這個地方還沒有關門大吉，或是除了糖水淡而無味的啤酒之外不發亮的任何東西之前，吃頓好味道的飯再說。」

我們正在吃飯中間，白理高突然說：「我們的朋友霍思孟太太現在離開她的男朋友跟我們來了。你以為我們要對她講什麼呀，但爾？」

「隨他腦子裏想到了什麼就講什麼，」我嗓子裏咕嚕着說。「有幾聲叫人驚愕的事情她應該知道。」

可是霍思孟却把我們講出聲叫入驚愕的事情。不過在未講到這件事之前，我們已經談了些時候，她開頭告訴我們她對於之鳴很憂慮，因為這是他第一次沒有來工作。

「你可以不必為之鳴憂慮了，」我說。「他現在已經被捕。你還是忘掉之鳴的好，霍思孟太太。」

「奇怪極啦，」白理高說，「我從來沒有受之鳴態度的欺騙。」

「關於這一點我也是如此，」霍思孟太太平靜的說。「我總覺得他是個不讓人喜歡的人。大概是他的習慣極壞，不過做事很好，這個地方少了他似乎不是原來那個樣子。」

「我恐怕不管怎樣，這個地方不會是原來那個樣子了，」白理高說，向她拋牙笑着。「你的話什麼意思，白理高先生？」

「我認爲這個地方不會讓你經營下去了，你要曉得，」他對她說。「究竟說起來，我們是在戰爭期間。不要以爲我這個人沒良心。我在這裏吃過幾次非常痛快的飯，並且發現這個地方很有用處。我以爲倪爾也是如此。不過我恐怕這個地方不能再開下去了。」

「並且還要脫離開黑市，」我說，「而用叉子弄了更多的雞肉在上面。」「不，不，調查黑市奸商不是我的行道，不過假如我聽到你照舊做黑市買賣，那我就不能不告發你了。」

「好，我不打算向你道謝了。」霍思孟太太說，外貌還是那樣光滑俊俏。「我看你是一隻豬。」

「好了，」我說，「我看你是一個生得細緻，臉上長着柔毛的那類人，不過就是不值得那樣化錢保養法。你是我們消受不了的那些奢侈品中的一種。」

「他講話滿不在乎，」白理高說，「可是我很抱歉，我的霍思孟太太。我一直對於你比你對於我喜歡得厲害。自然我不是像可能的那樣年輕，我是讚美你的審美觀念，不過我是有能力的。」

她冷酷的看了看他，隨即轉身向我。「外面有謠言說希拉·賈桑德死了。這消息是真的嗎？」

「是的。她昨天晚上從河溝裏被拖出來——淹死了。」

「就你昨天晚上在我們這裏的一間臥房裏和她過了大約有一點鐘而論，你這話說得未免

有點風涼。」

「我對於這件事心裏並不很風涼。而且昨天晚上那一點鐘我是對她很正經的講話。」我直對她眼睛看了一番。「此外還有你喜歡知道的什麼事情嗎？」

「有。你今天看見戴雅娜·艾克司頓了嗎？」

「沒有，我沒有，不過白理高看見了，幹什麼？」

「今天上午剛在吃午飯以前，她給我打來一個電話，可是我出去了，她沒有留下信。」

「我大概可以告訴你還個信，太太，」白理高說。「至少我能想像是什麼信。她大概還

告訴她今天下午要離開格萊特里——永遠不回來了。」

僅僅一道閃光——你不能過甚其詞的稱之為旁的——掠過了霍思孟太太光滑的臉，也野

攪亂了她那對睫毛像天鵝絨一樣的眼睛的深處，隨後她對我們兩個，顯出探索的態度，看着還個，望望那個。「你倆曉得點事情，我的意思是關於戴雅娜的事情。你們不如告訴我。你們可以相信我不告訴任何人。我有充足理由講這個話。」

白理高和我迅速的交換了一個眼色，我們一致決定不說出任何話。霍思孟太太如果對許多其他比較重要的事情不感覺銳敏，對於這種事情卻向來感覺銳敏，馬士曉得了我們的主意。

「戴雅娜是個傻瓜，你們也許早已看出來。」她說，僅僅含蓄極少一點隱諷的意趣。「

她有一個時期對納粹入了迷。後來她到美國中牽這一個男人。她回來之後，告訴我我與她斷了自己，不過這完全不是我的事情。

我當時希望她能學着長點見識。我想其

「我不明白是不是你應該操心。」白蓮荷臨睡前說。這情形，這件事似乎絲毫不與你相干。自然，只要你住的好，吃的飽，穿的好，大開其心就行了，講實在話，這多一半是促隨的觀感。我不過得釋出他臉上那副神氣的意義罷了。」

她十分真摯的站起身來，比刻畫了香我。「我昨天晚上看見你和羅查一起的時候，心裏很奇怪。以為我曉得她不是你那個類型的人。她幹的什麼把戲？」

「她忘不了勞德堡那些奴役一切的德國民族，」我回答。「她正在把我們出賣。你們這些人就可以做出這種事情，有的是爲了錢，有的是由於恐怖或野心，不過我想她顯然是浪漫的長髮和一味自負的一種混血物。」

「那不錯。」霍恩說。「你預備走開。」戴羅娜向來是那樣子。我過去時常勸戒她。你要曉得，她是我妹妹，自。比她小一兩歲，也比我糊塗得多。好了，一個空軍

軍官剛纔告訴我，在德格蘭在他們的一個航空站附近有一家很好的小旅館。我或許要去試一試。大約三年半以前，在坎城（Cannes）按爲法國南部臨地中海一城市）來的一個女算命的（曾國倫曾帶準大家都去找她）告訴我只有五年活頭。如今事隔三年半，那麼我這約摸有一年半



好活，不是嗎？已經很修長了。我現在過得非常煩。社會。」

在她像一隻天鵝一樣回她鄉張桌子和她親友那裏去的當兒，我們眼睛對着她的背後。「我的年紀到了更懂得節道理的時候，」白理高有點悲傷的說，「可是那個女人却把我迷住了。我一定要調查明白她是否到蘇格蘭去，然後等我一有了假期，我就要到那裏去看她的情形，如果我到了她那裏，碰巧她那位空軍朋友值班不在家，我們可以坐在火爐旁邊，她可以告訴我一點她自己的事情，告訴我她那情節絕妙詩人的自傳的一兩章。不過在她未定之前，我應該把她介紹給韓棋督監，韓棋督監在言辭舉止方面正是同樣奇特。」

「請到蘇監，」我說，「我不知道你會不會告訴他說我如果今天晚上大約在十點半之前聽不到我的消息，我希望他要到達蘇頓上校家裏去一趟。」

「如果他去的話，」白理高說，「我要和他一道去。除非你高興我跟你一同去，倪蘭。」

「不要，多謝，白理高。做這件事我只能看到一個辦法，而這個辦法非常靠不住，很容易失敗，而且我們兩個人都出頭露面也沒什麼。如果今天晚上回頭我們見不了面，假如你沒有旁的比較重要的事情好做，可以在明天早晨到賴格蘭街十五號去找我。並且多謝這頓飯。這頓飯不定對於我們倆之中那一個很可能的是最後一頓好吃的飯，再想吃就要過些時候了。」

「仍然覺着清醒嗎？」我們離開寢室的時候他問。

「清醒，並且鬱悶得要死，」我回答。

我在拐角處趕上了一輛公共汽車，湊巧坐在我旁邊的那個傢伙曉得橡園莊邸的地址，告訴我應該在那裏下車。外面還是那樣無，更加上悽風冷雨，據那個人告訴我，在這條鐵路上海走四分之一哩，左手轉彎，就上了通到那所房子的那條車路。路程或許只有四分之一哩，不過在我覺起來，似乎長得多，因為我吃力的走着，在黑暗中看着，並且覺得自己身上越來越濕。我最後找到了那所宅院的入口的時候，剛剛過九點鐘，因為我藉着門口的掩蔽好歹的看了着錶。這裏是與奧爾該和我會面的地方。我等了大約十分鐘，之後我斷定奧爾該必是以爲我說的是另外一個隱房子比較近的地方，因此我走上那條車路，瞪着眼睛向黑暗中四下裏看着，直到眼睛痛起來。最後搜尋着前門的兩邊，沒有奧爾該的影子，也許他那位多請的嫂嫂已經勸哄了他的心，說他那麼寶貴的身軀，那裏可以冒險作這樣的遠足。

現在沒有奧爾該去認明是不是那個人。我不能十分確定第二步要做什麼，不過我悄悄的轉過那所房子的側面——房子似乎不很大——直到最後到了房子後面一些下房當中，從這些下房的一所裏面，大概是從一道門的下面，射出了一道微弱的光，小是够小的，不過在那種漆黑的夜色之中，清晰得像一個信號烽火。我極力放輕脚步，悄悄走到那道門邊，門沒有鎖。我當時的舉動實在有點不大。明，可是冷濕的黑夜，一切我的等候和暗中逡巡，再加上奧爾

包恩司特的不在場，聯合起來讓我感覺不耐，並且恐怕讓我疏忽。管他怎樣，我走了進去。那是一個略長的地方，過去作過一間大的馬廄，現在似乎僅僅作儲存破舊傢具無用零碎之用，對着門的那一頭作爲一個作坊。在那一頭，在上首百葉窗的窗子下面，有一個長方桌子，有一個人在那裏工作。上來我不能够看清他的面孔。光線是從我們二人之間的一尺高處在上絲網塵封的電燈泡裏發射出來的，朦朧暗淡，雖然另外有盞遮罩着的燈照着桌子本身。不過在他跳了起來的時候，我看清就是前一天晚上我在戴雅娜·艾克司頓那裏遇到的那個人，那個臉上有疤的人。

「什麼事？」他高聲的叫。我此刻注意到他身上穿着一件家裏男僕穿的短外衣。

我向前走了兩步。「我跟你談一談，」我說，一面摘下帽子插了插上面的雨水。

他認出是我，我在一剎那中間體會到有什麼人，大概是戴雅娜·艾克司頓，已經對他講了一些使他疑心我的話。他現在的態度和他前一天晚上告辭的時候的態度大不相同。這本該使我要加以警戒，然而不知什麼緣故，我當時並沒有在意，我不得不一不做二不休的把危險置之度外。

「我是馬利斯，達靈頓上校的男聽差，」他說。

「不，你不是，」我不管不顧的說。「你是弗力克司·羅代爾上尉……」

他必是自從和我對面的時候起，手裏就一直拿着那隻左輪手槍！後來我知道是二葉小

的！因爲我剛一說出了他的姓名，他馬上就開了槍，我覺得我的左肩上受到了一下打擊，幾乎使我的身子旋轉了一圈，我曉得他打中我那裏。我躺在地上，肩上覺到一種火熱血液回流的感覺，等候換第二槍，同時也是最後的一槍。我一直沒有看到奧圖來到，因爲我不是面向着門，不過我聽到他慌慌張張連連帶跌的進來，喊了一聲「羅代爾！」接着去輪手槍又嚇的響了一聲，我扭過身子去，剛好起上看見奧圖倒向地下。我重新轉回身子，此刻羅代爾正慢慢向前走來準備結果我的性命。正在我身後的空间裏，發出了轟的一聲，因爲屋頂從此，響聲受了拘束，起了激盪就是震身欲裂。響聲過後，我看見羅代爾慢慢的倒下去。他的身體大動了一下，癱瘓了一兩下，隨後就完全靜止不動了。他已經死了。奧圖從地上開的槍，聽聲音，他用的好像是一隻大口徑的槍，必是把他的五臟六腑打出來了。但是奧圖怎麼樣呢？

我感覺到眩暈，有點惡心，他爬到他躺着的地上。他胸口中了槍，顯然沒有多久活頭，他認不出是我，他已經神智昏迷，口裏喃喃的說着我不能夠聽懂的德語。突然的他微笑了，好像他無所謂到什麼地方，他們又都重新修好，並且開始奏莫差特的音樂，隨後在一分鐘之後他死了。

我曉得我在流着血，我的肩膀在顫動着，不過有片刻功夫我無心照料我自己。我閉着眼睛對於那兩個死去的德國人從這一個的屍體看到那一個的屍體，離開他們真真的離的在何處

遺遺發遠，已經在英國燬滅火管制的黑煙中，在這個古老的馬廄之內，變價變命。真像一個個，那個軍人固執，會沉迷於條頓民族的世界帝國統治世界的癡狂之夢。另外那一個，那個性情溫和，舉動偷偷摸摸的化學家，會逐一再轉變，最後走上死路一條。並且救過我的性命，爲了什麼？

在工作櫃子附近，有一個自來水龍頭，我用手帕在上面浸透了水，然後在肩膀上輕輕的拍撫，最後把牠摺疊起來，塞進衣服裏面。墊在創口上，然後努力弄緊外面的襯衣和外衣，好讓牠保持原放的位置。我看了看那張工作櫃，發現羅代爾剛纔是在製造一個小的木箱，一種玩具保險箱，可以用來盛紀念品。這不過是星期六晚上一種無害的業餘工作，也許使他覺得他自己對於一種古老單純合理的生活還沒有完全失去接觸。我猜測他不過偷偷的溜到這裏來工作一會，因此大概讓房子的那一道後門開着沒有鎖。後來知道我果然猜對了。我慢慢的穿過了鋪砌的天井，手裏拿着帽子，覺得冰冷的雨令人精神清爽，沒費好多功夫就找到了那一道沒有鎖的門。

像我所預料的一樣，房子裏沒有一個人。我想不出爲什麼我不應在那裏舒舒服服的等着房子主人回來的理由。不過我先在門廳旁邊找到了一個盥洗的地方，洗乾淨了手臉，梳了梳頭髮。鏡子裏那張面孔，蒼白瘦削，似乎不是我的，牠顯着一種半瘋神態；可是雖然我覺得空虛疲乏悲傷，却並不覺得半真，然而這種神態明明擺在那裏。我非常需要喝一點酒，

不過不想搜索這個人的房子去找一點，因此我坐在門廳裏，吃方的裝滿然後點着一斗我重疊自己不要抽的煙，等着聽上校的汽車聲音。大約十分鐘之後，我聽到了，於是開了前門的鎖，然後回到我座位上。

達靈頓上校，服裝整齊，臉色紅潤，吸着雪茄，着煙繚繞的大踏步的進來，看見我坐在那裏並沒有顯著的吃驚。我注意到他沒有隨手把前門鎖上。

「怎麼，怎麼，是佩爾，不是嗎？我家裏那個傢伙在什麼地方？」
「他在後面什麼地方，」我說。

上校領着我到了一部份是個書房的屋子裏。我看見屋裏後部有一道門通着一間較小的屋子。據我想像，他是在那間較小屋子裏度他的大部時光。我可以看到那裏面有張大的寫字檯，他也是從那裏拿出來一些酒。他叫我脫掉大衣，不過我拒絕了。羅代爾當時向我開鎗的時候，我的大衣是大敞着，此刻我把袖小心的扣好，以遮蓋下面外衣被血浸透的衣襟。他的態度還算酒脫，不過他不由得待我好像我是他的部下，並且心裏曉得這一點，就因為他皮膚的那種英國人特有的紅潤，像一種康健的紅色，初上來給他一個熱烈的假外表，不過此刻我正注視着他的淡藍眼睛——像戴雅娜。艾克雷頓的眼睛——裏那種冷峻的驕傲。實際上他是同一個族裏的一個年老男人，我私心勉強的請他還給我的那杯酒，我這個舉動顯然使他感覺驚訝。有人，恐怕是戴雅娜，告訴過他我喜歡喝杯酒，不過我不想和他一同喝。

「我那個聽差有點隨便，」他說，直到我們坐下之後他一直說着話。「不過實在是個滿盛的好人。馬利斯——一個威爾斯人。上次大戰的時候我的侍從。」

「勞埃·馬利斯，過去在前卡迪甘聯隊。」

「對啦。曉得你和他談過。自然是個性情古怪的傢伙，不是英國派頭，差的很遠。」

「達靈頓上校，」我徐徐的說，「上次大戰的時候你的侍從勞埃·馬利斯三年前死在卡迪甫療養院裏。」

「你講的什麼胡話，倪蘭？」這不是一個人人在虛張聲勢，而是一個人人在假裝虛張聲勢。我在注視着他的眼睛。這並不是容易的事，我身上不好過，幾乎神昏目眩，而且那個肩膀並不是開玩笑，「我敢說有幾個同名同姓的勞埃·馬利斯死在卡迪甫療養院裏——恐怕有五六個——不過這一個沒有死。他媽的，我應該知道我自己聽差的姓名。」

「你確實知道他的姓名，他的姓名是菲力克司·羅代爾。」

我這話給予他的打擊很重，不過他外表上沒有怎樣顯露出來。「聽我說，倪蘭，你在那裏說胡話，而且你的樣子很特別。我主張如果你有什麼要緊的話要說，你不如痛快的說出來，然後馬上就去睡覺。我要說你患了點流行性感胃，也許在發着燒。」

「我也許，不過菲力克司·羅代爾是他的姓名，上校。一個有地位的納粹黨黨員，到這裏來幹間諜工作，你把他改名換姓弄成馬利斯。」

我跑到外圍有個證人，我想他也請到了，不過他沒有耐煩去理會牠。他開始咆哮起來，分明中似似突然大發雷霆，像個空速前進的小氣球，然而在那個險象叢生的假面具後面，其實在仍然十分冷靜穩當。「我的天，你一定發了瘋。你上旁聽去講那種胡話！你要明白，如果這裏有個證人，我可以把你帶到法庭上去要求賠償巨額損失。我可以——而且——我警告——一定要這樣辦。怎麼，如果什麼人聽見你……」

可是正在那個時候他的證人到了，因為門上先輕輕的敲了一下，隨即走進來瑪格萊，包恩可登。

「我很抱歉，」她對上校說，「不過我叫了半天門沒有一個人聽到，而我又這樣心焦。因此我只好走了進來。」她說了之後，皺着眉頭瞪眼看我。「怎麼回事？」

我搖了搖頭，「我回頭告訴你。」

「奧圖在什麼地方？我突然覺得非常心焦，我不能不親自到這裏來。他在哪裏？」

「他坐下，」我說。「想法別急躁。」

達靈頓上校向我們跨進了一步。「這一切是怎麼一回事？」他開口說，不過我好歹阻止住了他。

「你也坐下，上校。這裏是你的證人，這樣你的主意是完全決定了。」我向瑪格萊轉過身去，她坐在椅子背上，瞪着眼睛看我。「我心裏很難過，瑪格萊。可是奧圖是死了。他在墓

我的那個納粹羅代爾把他打死了。他在臨死之前把羅代爾打死，隨後他自己不久就死了，他救了我的命。」

他面色慘白，身子靜止不動。「你怎麼樣？」

「我會平安無事的。我須要辦完這樁事，不要走。」

她點了點頭。我轉向上校，他此刻放棄了剛纔那種虛張聲勢的舉動，此刻是僵硬，留心，樣子冰冷的坐著。我須要逼他逼到叫他無話可說，我覺得自己已經沒有多少逼勁，可是這件事此地此刻就須要做。

「這是沒有用處的，上校，」我開口說。「你完了，如果你此刻不聽我講，你不久要在法庭上離。羅代爾在他當作坊的那間馬廄裏死了。之鷗已經被捕，並且已經招了口供。我們已經談戴雅娜·艾克司頓離開這裏上倫敦，就是爲了要跟她的蹤。」

「你講的這一切聽起來很有趣，」他說，「不過我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或者怎樣會和我有關係。」

「是你告訴大家你的老侍從馬利斯羅著你，然而實際上那個人是個納粹，羅代爾，可是這不過是個開端，上校，比如說，拿我們的朋友戴雅娜·艾克司頓……」

「如果你說的是那個開舖子的女人，」他說，「旁人替我介紹過，她有一兩次爲着瑣碎事情給我打過電話……」

「像我在特許電氣公司，我到位置的事。」我說。

「哦，爲什麼不能？不過撒開這一層不講，我真不熟識這個女人。我從來沒有單獨的碰過五分鐘，而且我從來沒有向她鉤子裏插過綫，你來證明我到裏面去過好了。」

「你根本不要到鉤子裏去，」我對他說。「還有什麼消息要告訴你的時候，可以明白的在店裏裏表示出來。那是個小巧的機關，你們的組織之中有你，一位本地的大人物，做着特許電氣公司的董事，有羅代爾，你們工作的真正主腦，在美國謀好計劃，把計劃解釋給你們全體聽的那個人，愉快的作你的聽差。有柏如禮品商店的戴雅娜，誰會懷疑開那種鉤子的那種女人呢？還有之勝，在『黑花皇后』他的酒排間裏，永遠是任何團體集會缺少不了的人物，在那裏酒永遠是賣的很快，去喝酒的空軍陸軍人員免不了講點本行。再就是永遠有向你們這些人們煽發新命令的種種方法。這個星期一個走繩賣藝的女人，菲芬利用着『馬戲場』的戲台作傳信機關。不，不必告訴我你從來沒有和那個女人交談過一句話，我曉得你沒有。還用不着，但是羅代爾越來越過於自信和疏忽，昨天晚上禁不住和一個老夥伴喝了幾杯酒。」

「我真聽入了迷，你可以看得出來，倪爾，」他用一種細小枯澀的聲調說，「不過我在什麼地方和這一切無稽之談發生了牽連真是想不出來。」

「隨後我今天早晨就選了你的破綻，上校，」我有一種輕鬆嘔弄的口吻繼續說，「你或許記得我說我聽見供應部的司考孫在星期三晚上對你講話的時候，他對我關於那個『特許』

工廠的位置講了幾句好話，你說他講過，因此局面就改變了，然而……」我說到這裏故意停

止不說了。

他馬上對這一語開始攻擊。「發覺任何人的破綻不成問題，」他輕蔑的說。「你話裏藏着這樣高興，因為你聽見說司考孫那天晚上同我推薦過你，我自當是出於平常的客氣，假裝他講過這話，那有什麼關係？」

「一定是讓你受絞死的處分，」達靈頓，「我說，放棄了已經達到牠的目的的噁弄口吻，假定我現在告訴你司考孫在星期三講話的時候，確實對於那個位置推薦過我，那麼你在什麼地方？非常顯明的關於那個談話你不曉得你自己是什麼地方，只因為你並沒有親自接那個電話，現在我來告訴你其中的原因。特別文部的歐爾尼，被派到柏爾頓，史達斯工廠裏來當工頭，那天晚上來見你。表面上是同你商量關於向一個伙食會議演說的事情，可是實際上是因為他已經開始懷疑你，他多少曉得一點羅代爾的事情，因為他的記事本裏有幾次提到了那個疸，不過他不曉得羅代爾是同你在這所房子裏，因此你，因為已經開始懷疑歐爾尼，讓羅代爾躲避開，結果歐爾尼始終沒見過他，他也始終沒見過歐爾尼。這就是等到歐爾尼剛一離開你這裏，你覺察到他知道得太多，非把他弄死不可，你不能夠把在路上撞倒歐爾尼這件工作交給羅代爾去辦，而必須要親自出馬的原因。這件事難辦的是因為你當時等着司考孫在八點三刻左右親自打來的一個電話，可是後來你看清楚，如果羅代爾替你把那個電話——在長

途電話裏隨便胡亂學你的腔調就可以混過去——你不但能夠親自出馬，並且還可以得你暫時不露出事地點的一個還不錯的證明，不過你犯了幾個錯誤，上校。你沒有能夠叫警察相信歐爾尼是在你最後把他丟掉的那個地方被撞倒的。並且更重要的是你在離「黑花玉后」不遠的地方把他弄起來放在你的車上的時候，你不曉得可憐的歐爾尼最後做的一件事情是丟掉他的記事本。警察們拾到了這個記事本，我仔細的看過一遍，歐爾尼人很淺蓄，並且着手這件工作已經好幾個月。你可以想像，」我說，一面直看着他的眼睛，因為這是至高無上的一種威脅，「你在他那些筆記裏面佔着顯著的地位。」

他仍在極力的思索，這一點我可以看得出來，不過他沒有講一句話。我差不多已經沒有一絲力氣，因為我的肩膀此刻血又很快的流起來，我覺得我的頭火熱眩暈。可是我不能不叫偵探退却和昏亂。

「還有，」我接着說，「對於你從歐爾尼的衣袋裏拿出來的那個打火機，你第一個懷疑是對的。那不是普通的打火機，你無論在什麼地方也買不到一個和牠有略相似的。」我聽他看了看我自己的那一個。「凡是担任反間諜工作的人員，不管他屬於那一支部隊部門，每人和發給一個這樣的打火機和某一種公式的問答話。我曉得歐爾尼有這麼一個打火機，因為那個星期四三的下午我和他受過了通常彼此互認的試驗。你從他的衣袋裏拿出那個打火機攪攪保存起來，因為你有一個本能的感觉，覺得牠有什麼重要地方，也許因為牠顯而易見的不是一

個冒充工廠工頭的人會帶在身邊的那種打火機。那天晚上後來你遇到了之曉，事前你已經有時間仔細看過了那個打火機，斷定牠不過是一個小巧的玩意，不過你不想留着牠，因為牠是歐爾尼的東西，因此你把牠送給了之曉。並且要記住，「我儘可能的嚴厲的說，「我們已經定了之曉殺人的罪，他已經承認。他已經招出可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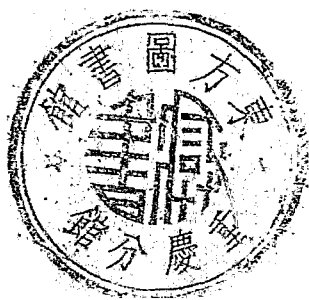
屋子裏黑了一陣，我聽見瑪格萊喊了一聲，隨後發覺她正站在我面前。我費了一番很大的勁設法穩定住一切，包含我自己之內。

「不要，不要，不要管我，我讓自己過一兩分鐘。」我對她說。「那代爾開鎗打中我腰胸，現在血又流得很邪，不過我可以支撐着把這件事辦完。請坐下，瑪格萊。」她並坐下，彈正在我的背後傷傷地刺痛。我費了番上校，他坐在移裏一動不動的好像變成了石頭。

「假裝不是全整事情已經弄清楚，一切不可少的證據都已經在警察手裏，」我對他說，「我不會在此地，在這種狀態之下，告訴你這一切話。我到此地來並且呆下去，只因爲我喜歡親自完成自己的任務。還是虛榮心，如果你高興還稱呼稱的話。大概這是我的弱點。你的弱點是驕傲，逞強，你把你自己看作一個當然享受特權的人，和普通大眾大權懸衡。並且爲了保持你的特權，你準備付一筆大的代價。你厭恨民主政治和民主政治表示的一切。你這個人，有點根本上兩重，驕矜，專橫，自負的地方，使你不能夠接受民主政治。轟轟隆隆飛飛從德國飛到此地來的時候，他正在尋找像你這樣的人。並不是你親德，照普通意識

不愛國。上次大戰在你看是件直接痛快的國家主義的事件，我不懷疑你在上次大戰的時候，六的盡過你的力量。可是這次戰事與上一次的大不相同，不是你所能夠忍受的。我那不曉得聽過你演說，你僅僅說出許多你們那流人物一直說着的講——告訴民衆保持他們的舊有地位作戰，工作，受苦，好保持他們已經對之失去信仰的什麼東西——這種論調，每一句話對於希特勒和他的黨羽都抵得過額外增加的一門砲或是一條鞭子。不過你比同流人物中的多數人來得比較聰明一點，也比較放肆一點，因此你察覺要保持你所要保持的一切，那表示說民主主義一定不要打勝，而法西斯主義一定不要失敗。因此他們使你相信納粹的勝利只是表示你會得到你永遠希望的那種英國，你自己和另外幾個人安穩的高高在上，普通一般民衆永遠保守着他們固有的地位。可是你從那條陡峻的老路上滑下來……玩着有名的滑雪嬉游戲……瘋狂的驕傲……撒謊……叛逆……暗殺……結果你失敗了，達靈頓，你已經失敗了……如果你不想……被人認爲一個英國的吉士林……把你記在心裏……那只有一个辦法……一個辦法……可以出脫……」

「我不能再繼續說上另外一個字，因爲全屋子忽然變成烏黑，忽然亮得耀眼生輝的在閃動着，正像我的肩膀一樣，不過憔悴的是我不需要再說另外一個字了。我像一個作着混亂的夢的人，並不吃驚的看見門關閉，警監的胖大身軀塞滿了門口，就是在那個時候，我也明白眼前的局勢需要他的出現。」



「好，警盛。」我聽見上校說。「一會」。他說了這話便走進了另外那間屋子。在任何人有機會行動之前，碰地裏響，一下鎗聲。分明在場的人聽見我說：「好，此外沒有任何旁的辦法。」不過我不記得。我昏迷了。

十

我在瑪格萊的房子裏度過以下的三天，擺動於發騰與發脾氣二者之間，我的溫度一退減，我的脾氣就增高，這一部份是由於我反對老臉在床上，不過他們弄來的那個醫護也多少有點關係，她也許是個好看護，不過給人作伴真受不了，她是個身材高大，生着一頭紅頭髮的女人，一嘴長牙，滿臉雀斑，她對待我好像我是個十歲左右憤懣了的小寶寶，只要得到最少的一點散勵，她一定早已讀些愉快的兒童故事給我聽了。她極力阻止我抽煙，不過結果我轉到勝利。可是她靠着瑪格萊的幫忙，的確阻止任何到那裏來看我娶和我談話大人話的人們。再就是瑪格萊此刻只是負責醫治我的大夫，依目前的情形而論，我和她還可以是在寒暄乎在，有時在溫度升得很高的時候，我實在開始想像我會夢過在格萊特里發生的一切，想像我過去從來沒有見過這位有着嚴肅面孔和明亮眼睛的女大夫，想像我突然被人弄進一家私立醫院，自己是昏迷不醒。因此當溫度降低的時候，我就到處亂敲亂打，口裏咆哮，那個紅頭髮的怪物叫我不要頑皮。

但是在第四天上，星期三，那個看護告訴我她要走了。她並非實在認為我可以不必看護，不過她另外有一個更急的病人，我在下午向她很渾文有禮的道了別，瑪格萊事情很忙出去

了。我希望她已經回來，不過，無論如何，沒有那個看護是邪惡的，不久我就睡着了。醒之後，電燈已亮，窗簾已經拉好，屋子裏擺着茶，在茶旁邊是穆監和白理高。兩個人此時的光景好像一對經驗豐富的滑稽搭檔：一個這樣大，重，遲緩；一個這樣小，快，古怪。我看見他倆很高興。

「我們一直就來看你，你要曉得，倪蘭。」穆監說，「只是她們不讓我們見你」。

「我曉得，」我咕噥着說。「許多討厭胡鬧的事。這是那們看護幹的事。」

「哦不，是包恩司獄大夫，」穆監說。「她態度很堅，不是嗎，白理高？」

「她話說得非常堅決，」白理高說。「有一次像個潑婦似的朝向了。個性很強，你要曉得，倪蘭。」

「我同意你的話，」我喃喃的說。「她在這裏跑出跑進，面孔總是板得緊緊的完全沒有和過談話，我就是和她談話也不知道要說什麼。現在有什麼事？」

你們那裏的奧斯威克在電話裏對我講話，白理高訛牙笑着說，「我告訴你你已經幹够了這種妨礙工作。自然他認為還是胡話，你這樣可賣貴，那裏可以丟掉。」

「這是實話，穆監說。」看看目前這種工作，可笑的是——雖然我不能說護我想痛快的笑一笑——如果你受過警察訓練，你對這件工作一定不會成功。就因為證據一直不充實。現在好了嗎？」

「充分嗎？事情的一半根本就沒有什麼真憑實據，」我對他說。「不管怎樣，不是你們那種證據，雖然有許多心理上的證據。因為有這種證據，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其餘是憑氣和臉皮厚。可是你用什麼話答覆的老奧斯特威克呢，白理高？」

「我把你對我講的話一字不差的講給他聽。於是他說部裏要給你一個幾時間的假，這樣你可以有個休息日子……」

「休息日子！處在這種紛亂之中，人怎麼會能夠有休息日子？你能夠到什麼地方去？你能够做什麼事情？」

「你可以追隨羅思太太，」白理高說。「我聽說她正在收拾東西，這句話的意思，自然是說另外有個人正在替她收拾東西。」

「我對那個女人不像你那樣上迷，」我說。「實際上，我不想再看見她了——除了她在一座櫃台後面替上夜班的工人弄可，你告訴奧斯特威克說我說不想休假。我想工作，不過從今以往，是假我自己的那種工作。他能够阻止我在工兵隊裏找點活嗎？」

「他能夠而且一定要阻止你，」白理高說，「况且，你不是已經有點老……」

「老！」我笑着說，斜眼看着他。「天啊！因為你看我老躺在床上。我明天就起來，點頭，你可別這樣說法。老！爲什麼……」

但是此時瑞格來走了進來，這一次沒有板面孔，我想像還是因爲我們幾個人在一起納悶

「不過就算她不是爲我而顯顏色。我也高興再見她那個樣子。」

「你不應該，那樣說法，」她說，不過聽得很溫和。

「他今天下午脾氣非常壞，」白理高說，滿着他那雪白牙齒嬉笑着，「他說你在這裏跑馬路進，面孔總是板得緊緊的。」

「她們病人在這個時候會做這個樣子，」警監說，此刻突然變成了一位醫學權威。她點了點頭，微微笑了一笑。「我們時時刻刻預料着這樣。」

「不要坐在那裏談論着我，好像我是個白癡或者什麼東西，」我着惱的說，「如果我發脾氣，那並不是因爲我的身體狀況，事實上，我覺得身體很好，我明天就起來。」

「你不要起來，」她馬上說。

「我一定起來。自然我實在很感激你這樣照料我法。我希望我沒有惹得你太討厭，可是，我再說一次，如果我發脾氣……」

「你本來是在發脾氣，」她說。

「不錯，我是在發脾氣。不過這是爲着——哦，這是爲着那個老蜘蛛奧斯特威克，他的權提爾讓把戲，格萊特里這個黑窟窿一樣的地方，和我們這想憲法的權續作職法，還是舊有的那種同一方式，糊裏糊塗弄得一團糟，讓民衆們感覺到受了挫折，這是因爲——哦，我需要有點工作……」

「你需要徹底好好的休養，」她說，這一次又說得很快。

日理高站起來，一面我覺得他有點不懷好意的看着我們，並且說：「這種事情總有一兩層地沒有過結，我可以替你了結，倪爾。當時我和奧斯特威克講完話的時候，我的確想暗地裏替你幫幫忙。」

「多謝，明天來看我，告訴我一切關於戴維娜·艾克司頓和菲芬和其餘人們的事情。」警監把一隻比一家人家每週所得的定量的肉還大的手放在我的臂上，「老兄，」他使人驚奇的開了口，「要聽大夫的話。並不是說你不聰明，因為你大顯神通幹出來的事，叫我從現在到聖誕節都幹不出來，不過她的見識比你多的多。現在你有什么想要的東西我們可以替你弄來嗎？」

但是我想不出什麼東西他們可以替我弄來，雖然我可以想出許多東西我想要，瑪格萊同他們一道出去，在她回來之前，似乎有充裕時間可以各方面的想一想，不過我此刻不比較清明的理智把錯誤的觀念矯正過來，却陷入一種幻想，虛幻中看見我自己在一個遙遠無名稱為愉快地方，充滿了日光和新鮮空氣，努力辛苦的做着一種合理的大規模的土木工程工作，一種使一直到現在沒有多少機會的成千上萬的人們生活比較容易，比較充實，比較幸福的工作；並且有瑪格萊在那裏和我作伴，她也是一天到晚辛勤的從事她的工作，隨後在黃昏的涼爽與寧靜之中，在我們的神祕的小房子外面，和我談着往事，此時我從幻想之中清醒過來。

看見她坐在我的床旁邊，面容嚴肅的看著我。

「你腦子裏在想什麼？」她問。

「沒有多少意義，」我說，「不過不妨告訴你。」於是我把我的幻想告訴她，在我所能記憶的多少較為詳細，多點渲染。

她用溫柔明亮的眼睛看了看我，她對整個面部和悅可愛。「你講的我全明白，」她說，「不過為什麼有我在那裏呢？」

「不要講啦，」我說，並且把視線移向旁邊，雖然天曉得是什麼地方。

「幹嗎我要不要講？」她問，隨後停了一會之後又接著說：「我覺得我應該通知你，這是我此刻比上星期六多知道了許多關於你的事情，白理高先生和喬虛已經把你的情形告訴了我。」

「他們對於我知道得不多，」我說，「我並沒有多少可以知道的事情。」

「他們所告訴我的足以讓我明白為什麼你性情這樣——這樣酸（陰沉），這是你的說法。我的性情也有點酸陰沉。」

「你差不多酸得像——酸得像——糖漿布了。」

她笑起來。「這倒是句新鮮話。過去沒有人把我比成糖漿布了。」

「好，我喜歡糖漿布了，如果你這裏有糖漿的話，我們明天就來一個嚐嚐。現在先說正

要緊，我曉得你的情形比你所想像的多。我近來對於你具體了一層思想，家海毛蘭三三三三

「天呀！就像那樣開頭，是嗎？」

「不錯，就像那樣開頭。你的毛病是這樣——你要注意，我一點也不想挖苦你——由於尊敬敬佩和其餘種種原因，你嫁給一個男人——不錯，是一位偉大人物，如果你高興這樣想的話——比你年紀大多少歲，一個已經活得差不多的男人，你以為這是偉大的戀愛，而實際上恐怕完全不是什麼真正的戀愛。現在事過境遷，你覺得你自己也已經活得差不多，可以拋棄自己的大部份，深深藏着的女性陰柔部份，包裝起來放在冰裏。」

「我明白了，現在你呢？」

「我？我只不過是不走運就完了。我還是不認時呀。」

「我實在願意你別不說，」她說，絲毫沒有笑容，不過用那雙亮晶晶的大眼睛看着我。我避開她的眼睛，却發覺自己在瞪眼看她的手，她的手我從前注意過，手指長長的，形態細小，然而幹起本行來却又這樣有力，這樣巧妙。我伸出手去摸了摸牠，好像是要弄確實的樣是在那裏。

「好，不過你不會怎樣高興聽，」我徐徐的說，「我已經等了十年，不，也許是十五年，不能再說得久一點，因為在這段期間以前，我一定不會體會你的價值，當直到你，我上星期費了大部份的時間來顧映我自己假裝不曉得這一點。然而我的內心深處，」

在曉得又有什麼好處呢？有什麼用處想把你從冰裏打開包，或者打碎踏爛……」

她笑起來。「對不起打斷了你的話，不過你說什麼打碎踏爛形容的真妙，然而自然靈敏在是感覺非常銳敏，不然的話，你不會曉得情形是像這樣子，對不起，請說下去。」

「我只想说——我現在既然沒有一點可靠的東西可以供獻給你，那麼在情緒方面使你復生（因為實際上就等於這樣）又有什麼用處？沒有一點東西。我就在現在正計劃着儘可能遠遠離開此地，自然除非戰爭實在需要我在這裏。可是我甚至於連一封好的信都不寫。」

「你也許不相信——雖然你直到現在甚至於還沒有聽見我好好的談過話——可是我信寫得很好。」

「我不要你的寫得很好的信，」我向她咆哮着說。「我要你，就因為你是你——而且這一次是真的——我曉得拿不拿到我想要的東西沒有什麼重要。為什麼到現在我還沒有聽見你好好的談過話呢？」

「因為我老是害怕。」

「你的意思是說因為奧圖和警察和其他等等嗎？」

「一部份是因為那個，有時候你的態度叫我害怕，不過此外還有對我更重要的一點。你說我心裏想着關於我自己的事情，你看，我自己可以覺得出來我已經開始不再想那些事了！什麼活的已經差不多完了呀，什麼冰呀，現在的確沒有好多冰了。」

「上這裏來，女人，」我愛，因為她說完了最後一句話之後，已經站起身走開了。」「
「當然我就要從床上跳下來了。」

「要跳，」她急速的說，接着就趕忙的向我跟前跑過來，她想又扳起她的面孔，不
是我很快的就阻止住她。隨後過了一小會之後，她說：「我必須到醫院裏去。我今天晚上不
能送你，我回頭叫人給你拿幾本書來，明天我們想法好好談一談；不，我必須走了，親愛的。」

「好，爲了約書亞的緣故，」我說，「你在外邊燈火管制的黑暗之中要當心你自己。」



中華民國三十
四年七月再版

黑 城 諜 窟

基本定價：肆元貳角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著者：英 J. P. 普列斯萊

87
1987
華僑出版社



聯華 3118
基本定價 4.20
現售定價
生粉紙本